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

第九卷 第六期

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定價表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尺寸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前內封面	三十元	十五元	七元五角	四元五角
後內封面	二十五元	十三元	六元五角	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六元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刊登四期八折十二期七五折二十四期以上七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二）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報代辦照收製版費（三）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數餘俟出版時收清（四）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五）廣告文中西均可惟須用楷書以免致誤（六）在登載廣告期內可贈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路
天樂坊五十號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北平南河沿菖蒲河一號甲
漢口模範區洪春里新十四號
哈爾濱道裡警察街二十七號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圓實收七百五十萬圓
公債金及盈餘滾存五百零八萬圓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
儲蓄存款
總分行 天津 北平 上海 漢
口 香港 杭州 廣州 大連及
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
天津行址 法租界八號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圓收足七百萬圓公
積金二百四十萬圓
總分行 南京 天津 北平 上
海 鄭州 漢口 青島 哈爾濱
蘇州 大連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中南銀行

資本額定二千萬圓實收資本七百
五十萬圓公積一百十六萬餘圓
總行上海漢口路四號 分行天津
英租界中街 漢口歆生路 廈門
港仔口 北平 南京 鼓浪嶼辦
事處 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
機關 業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在案

大陸銀行

股金本五百萬圓公積金一百八十
萬圓營業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儲蓄 貨棧 保管庫 信託等
附業 總行天津 分行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無錫 青
島 杭州 哈爾濱等處 其他國內
外各埠均有代理處及特約機關
天津總行法租界六號路 支行日租界大和街南口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準備庫

經政府批准 以四行四千五百萬圓以上之資本
保本保息 期短利厚 又分紅利 營業獨立 會
計公開 會員儲金種類如下

定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二年期滿 年息七厘 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圓起碼 二十五個月滿期 年息七厘 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圓起碼 十年五年兩種 年息七厘 紅利照分 十年者每半年復利一次 五年者每一年一次

活期儲金 甲種週息四厘 乙種三厘 可分紅利 甲種以五百圓為限 乙種以五千圓為限

代理所

天津及各埠鹽業銀行 金城銀行 中南銀行
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種儲蓄金）
天津儲蓄會 英界中街六十七號 電話經理
室南局二七五三號 辦事室南局四十五號
宮北分會宮北大街 北平分會東交民巷匯昌
大樓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虹口分會北四
川路四十號 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 本會章
程儲蓄須知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鈔票 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
設專庫發行 十足準備
公開辦理 流通及準備數目每星期公
告一次 並請會計師查帳查庫以昭信
實 本庫設在天津英租界中街六十七
號 分庫宮北大街 北平分庫東交
民巷滙昌大樓 隨時兌現

電話

本庫 庫長室 南局二七五三
辦事室 南局一八六五
宮北分庫 二局二一四二
宮北分會 二局二〇〇五
北平分庫 東局二八〇七
北平分會 東局四〇七五

請聲明由國聞週報介紹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到開	第七次	第三次	第一〇五次	第五次	第二〇一次	第一〇一次	第一〇三次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一・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二〇・一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五	一一・四五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四・三四	一九・一六	二〇・一一	二三・四一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九	一四・四三	一九・二〇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開	九・四五	一一・三五	一四・五三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二	一五・五六			一・一〇	
唐山	開	一三・〇五	一四・三〇	一八・二〇			三・三〇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一七・一六	二一・三五			七・〇九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一七・四〇	二二・〇一			七・三七	
山海關	開	一七・三五	一八・二五	二三・四〇			八・三五	四・四五
錦縣	開		二三・一五	三・二五			一三・〇五	一〇・二五
溝幫子	開		一・〇〇	五・〇七			一四・三五	一二・一五
大虎山	開		二・〇五	六・一三			一五・三八	一三・二四
皇姑屯	開		五・三〇	九・一五			一八・五〇	一七・一五
南滿站	開		五・五五	九・三五			一九・一五	一七・三五
遼寧總站	到		六・〇五	九・四五			一九・二五	一七・四五

上行車

站別	到開	第四次	第一〇四次	第一〇二次	第一〇六次	第八次	第二〇二次	第六次	第十次
遼寧總站	開	〇・一〇	六・四五	九・五〇	一四・三〇				
南滿站	開	〇・四〇	七・一〇	一〇・二〇	一五・〇〇				
皇姑屯	開	一・〇〇	七・三〇	一〇・四〇	一五・二〇				
大虎山	開	五・二〇	一一・〇三	一四・〇〇	一八・三〇				
溝幫子	開	六・三八	一三・二五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錦縣	開	八・一〇	一四・三〇	一六・五五	二一・三〇				
山海關	開	一三・三〇	一九・五三	二一・五五	二・五〇	五・五五			
秦皇島	開	一三・四五		二二・二八	三・一四	六・二三			
北戴河	開	一四・一四		二三・〇六	三・四〇	六・五二			
唐山	開	一七・一〇		三・二〇	七・〇五	一〇・三三			
塘沽	開	一九・〇三		五・三二	九・一三	一三・一二			
天津東站	到	一九・五五		六・三七	一〇・一五	一四・一三	七・三〇		
	開	二〇・三〇		六・五〇	一〇・三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九・一五	一六・〇〇
天津總站	開	二〇・四三		七・〇六	一〇・四八	一四・三九	八・一二	九・二六	一六・一三
豐台	開	二三・一六		九・四三	一三・五四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一・四五	一八・四八
北平前門	到	二三・四二		一〇・一〇	一四・二五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一二・一三	一九・一五

說明

一　平吉直達特別快車第三及第四次每日開行

二　平浦直達特別快車第二〇一及第二〇二次每日由北平浦口雙方對開

張景惠就黑省省長



前列由右至左　王殿忠　鈴木（日旅團長）　張景惠　村田（張顧問）　吉祥　早崎（日代理領事）　後列張右　林義秀（日特務機關長）　新井（張顧問）

汪精衛等謁陵寫眞



汪精衛等於二十二日至紫金山謁孫陵，右圖即當時之攝影。中立執手杖者爲汪，而容憔悴，一望而知爲病久新起者，立其後者，右爲陳璧君，左爲曾仲鳴，前排則爲張繼與孫科，立張繼之後者爲邵力子。（南京中華攝）

啓事一

國人公鑒：國難日急，國勢日危，我國民之責任亦日重，我國民希望政治清明亦日切！但中國政治何以不上軌道？曰，國人不注意政治，不批評政治，不監督政治！國人今日，應痛悔前非，勇於維新！自即時起，注意政治，批評政治，監督政治！惟對政治有清切認識，然後批評方有威權，監督方有力量！欲達此目的，端賴有系統敏捷，正確之政治記載，及客觀，銳利，深刻之時事分析。本報愛國，不敢後人，數年來，向此方面努力，深蒙國人愛護，近更奮發邁進，貢獻國人正確政治記載，客觀時事分析，希國人勿放棄責任，批評政治，監督政治，庶幾政治有清明之望，國難有轉危爲安之勢。望國人多多訂閱本報，讀者廣爲介紹！區區貢獻，伏懇垂察！

啓事二

本報每年共出五十期，照例於二月中休息二星期，以便整理機件，努力革新。自二月二日起至二月十五日止無報，九卷七期於二月二十二日照常出版。特此公告．敬希亮察！



時人彙誌

郭秉文

郭秉文，上海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返國後，歷充國立東南大學上海商科大學校長，紐約華美協進社社長，世界教育會副會長，國際商會中國委員會副委員長，出席荷京國際商會大會代表，實業部工商訪問局局長，現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向取公開態度。投寄之稿。或創作。或譯述。凡與國內外政治經濟等問題有關。或介紹學說。以及有價値之紀載。均所歡迎。體裁白話文言不拘。

二、稿件篇幅以自四千字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四、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如欲檢退者。請投稿時聲明。並需附足寄還郵費。如能附繕成詳明地址封皮尤佳。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六、稿件本社有酌量增刪權。如不願增刪者。請先附帶聲明。

七、登載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八、稿費於每月底核算。登載稿件。酌致薄酬。稿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三十元。

乙、酌酬本報或天津大公報。

丙、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九、本報徵特各地有新聞價値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需附有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酬金每件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値之本報。

十、投稿請寄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是幸。

本報編輯部啓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二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惠稿。請寄上海總編輯社部。自當代爲刊布。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六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二月一日出版



國際鬭爭與中俄問題

曉光



現在國際形勢，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鬭爭，日愈尖銳化。處在這個偉大鬭爭中間的中國，放棄了中山先生聯俄政策，對俄絕交之後，仍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自日禍發生，政府搖尾乞憐於帝國主義國聯之前，聲嘶力竭，絲毫無靈！茫茫宇宙，中國痛感孤立之悲哀！最近暴日兇燄愈熾，國際形勢悲觀，國人對於自動取消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之俄國，爲目前國難計，爲國家民族存在計，應當加以考慮了。

記者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的緊張

現在的中國外交問題，是整個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在我們分析中國外交問題的各種關係的時候，必須先從世界的形勢說起。

現在的國際政治形勢，用一句話來說，即是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形勢。在中日事件發生以後，這種形勢更是非常顯然了。二十世紀的時代，是所謂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主義時代，他是建築於少數資本主義的國家分割壟斷全世界殖民地市場而生存的。正因爲如此，所以爭奪殖民地市場的武裝戰爭。這是與帝國主義制度不可分離的。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便是這種戰爭之最標本與最擴大的例証之一。當然的，在這一次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制度仍然繼續存在，因此，帝國主義戰爭的根本原因也就沒有消滅，所以戰爭的危機是永遠在發展着。

假使在一九一四年間，帝國主義集團間爭取世界市場的矛盾已經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形勢，因而爆發了空前的世界第一次大戰。那麼，在今天這種矛盾的形勢簡直又超過了一九一四年以前，甚至還更要加倍的尖銳化了。一九一四年以前，那時候雖然有英帝國主義所領導的協約國集團，和德帝國主義所領導

的聯盟國集團，發生很強烈的爭取市場的矛盾，然而當時的整個全地球上，還是完全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的統治之下。現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這種情形已經完全改變了。首先，占據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蘇俄，已經將其本國的經濟系統是完全建立於另外的經濟制度之下，已經不能成為供養世界資本主義之廣大的市場了。另一方面，大戰以後已經使全世界之經濟的統治重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美國與日本得着了空前的發展，紐約便代倫敦而成爲世界的經濟中心了。這一種經濟關係的變化，同時就影響於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國家勢力對比的變化，使着戰前爲英帝國主義所掌握的世界霸權發生動搖。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着各國對於殖民地市場的需要不一致，於是重新分配世界殖民地的要求便發展了。同時，各個殖民地本國工業的發展，造成了新的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競爭者，這也加緊了市場問題嚴重的程度。從大戰結束以後，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還未恢復其本國的固有經濟以前，這種市場問題的嚴重還不在當前的議事日程中。但是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都先後恢復了其大戰中的損失，以後更超過戰前的生產水平線。帝國主義生產超過了大戰以前，可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市場已經遠不如從前之大，就在這一種經濟基礎上，於是使着市場問題很尖銳的擺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前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就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建築着。一九三零年所開始的經濟危機，使着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包含着最富足的金元資本主義北美合衆國，都先後捲入世界經濟危機的漩渦中。二千餘萬的失業工人，威脅着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存在。無論全世界動員了若干的經濟財政政治專家，經過了無數的集議討論和救濟設施，可是仍是不能阻止危機日益深入的前進。一切稍爲具有常識的人，就知道若不是在地球面積以外，再能以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的去發現出還未開發的新殖民地，那麽，各帝國主義之市場問題的解決，其唯一的方法只有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市場了。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最近幾年以來，無日不在瘋狂似的擴充自己的武裝，無日不在努力於航空，化學，毒氣，爆炸物的發明，無日不在大規模的製造最新奇與最惡毒的殺人機器，其唯一的根本的原因正是在這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眼看着已經迫在眉睫了。

二、反蘇俄問題的嚴重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準備已經很久了，但是其所以遲遲而至今日還沒有大爆發的原因，完全由於帝國主義對蘇俄問題的嚴重。從第一次大戰以後，世界上是顯然的存在着兩個敵視的營壘，一個是資本帝國主義，另一個是赤色的蘇維埃聯邦，兩方面發生着持久的根本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根本的制度上說，如若蘇維埃制度可以成爲完備的社會國家基礎，如若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那麽，蘇維埃國家政權的存在，便是昭示着資本主義死亡的預兆。相反的，如果資本主義還有能力解決一切固有的矛盾，使整個社會能以繼續向前發展，那麽，蘇維埃制度就不會有存在發展的可能。正因爲其有這樣根本的矛盾，所以當着俄國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第一天，便開始了與

整個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之嚴重鬪爭，直到今天，其中絕沒有一日的休止。蘇俄之十四年的新國家，然而在此全世界老大帝國主義之空前的經濟危機中，竟有五年經濟計畫的成功，使他成爲『世界經濟繁榮之孤島』(用大公報語)，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所絕不能容忍的。在世界市場問題異常緊張的時候，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不得不加緊企圖奪取蘇俄制度所統治的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市場；在世界經濟恐慌異常嚴重的時候，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不得不加緊企圖推翻鼓動各國無產革命的蘇俄國家政權，這更是資本主義所最迫切的需要。所以，帝國主義武裝進攻蘇俄的企圖，乃是全世界各國所完全一致的。當着一九二零年間蘇俄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對蘇俄的進攻是採取着直接的武裝干涉的方式，當時英日美法意以及全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是曾向蘇俄直接進攻的。第一次直接武裝干涉的失敗，使着帝國主義者不得不由武裝的包圍改而爲經濟的封鎖，可是，結果依然沒有取得任何樣的勝利。於是，各帝國主義知道蘇俄問題的嚴重，進攻蘇俄的問題因此更趨複雜了。經過新經濟政策及蘇俄國內經濟完全恢復以後，經過中國『國共合作』及漢潯租界奪取以後，帝國主義已經知道蘇俄勢力的發展壯大，絕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少數國家所能對抗的。爲進攻蘇俄起見，必需建立全世界各國之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線，只有這樣纔能有戰勝蘇俄的把握。帝國主義者是很明白的，他知道對蘇俄的戰事絕不是簡單的國際戰爭，他却包含着資本主義制度與非資本主義制度之最後鬪爭的意義，其結果在這兩個制度中將要結束其中某一個制度之最後生命的。在第一次大戰發生的時候，那時候全世界盡是資本主義國家，那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共產黨，那時候殖民地弱小民族都是非常馴服的，然而第一次大戰的結果，不僅使整個資本帝國主義發生嚴重的危機，並且使世界許多國家中都爆發了無產革命，結果使全世界資本主義領土失去了六分之一。如若將第一次大戰前的形勢與現在兩相比較，那麼，現在的形勢對於資本帝國主義顯然表示着更惡劣的環境。現在全世界存在着一個蘇維埃的國家政權，他具有六分之一的全世界領土，他是資本主義的死敵，這是第一次大戰前所沒有的。第二，全世界各國處處都有共產黨的組織，他們與蘇俄政府是具有着同一的政治任務，成爲蘇俄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之最好的『敵內應』，這更是資本主義存在之根本的威脅。第三，殖民地要求獨立解放的鬪爭，特別表現於幾乎佔世界人口半數的印度和中國，這一樣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存在的威脅。這幾個嚴重的條件，都是第一次大戰前所沒有的，所以如若現在爆發了世界第二次大戰，其結果一定比第一次大戰所引起的結果，對於世界帝國主義更不利益。很顯然的，如若現在發生了世界大戰的話，所謂無產革命與建立蘇維埃政權之直接的武裝行動，在任何一個參加戰爭的國家中都必然有廣大爆發的可能。正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在其經濟危機的基礎上是迫切的需要立刻發動戰爭，可是，當他看清了這種形勢的時候，他是不能不特別審愼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帝國主義關於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

，政治準備比其武裝準備還更要重要。這種政治準備首先便是需要建立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之聯合戰線，盡量使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發生於資本主義各國聯合對蘇俄的矛盾上，而不先爆發於資本各國內部的矛盾上。即是說，在帝國主義的利益需要上，要使第二次大戰是資本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俄的戰爭，而不是帝國主義國家間自身相互間的戰爭。只有這樣，帝國主義國家總能首先掃除資本主義制度的死敵，掃除全世界反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勢力，總能保持整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存在，可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間之相互的矛盾是很劇烈的，他們之難以調和的衝突矛盾阻礙了聯合戰線的成立。所謂國際上之一切條約與聯盟，以及巴黎，倫敦，日內瓦之各種政治家外交家的努力，其唯一的中心任務，都在於創造反蘇俄的聯合戰線，以準備着對蘇俄之最大的最後的進攻。然而，一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出帝國主義間之最後的妥協始終還沒有成立，到今天他們還是在努力創造這種妥協的過程中。在他們這種妥協還沒有成立以前，他們正在忙着以和平的旗幟來遮飾其準備戰爭的罪惡，希望資本主義各國間的『和平』而準備着對蘇俄的戰爭。這就是今天國際政治上的中心問題。

三、進攻蘇俄與瓜分中國

進攻蘇俄是資本主義各國間的中心問題，然而却是與中國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是現在世界上之最大市場，久已成了世界各帝國主義共同掠奪的對象，在帝國主義將要以最後的戰爭手腕而解决其市場問題的時候，更是必然要將中國看成爲分割的對象。在自然地理上的形勢，中國與蘇俄兩國之邊境，歐亞相連數千里，無論在社會制度上及外交上是處於怎樣敵對的形勢，然而在目前國際帝國主義之狂暴進攻的前面，中國與蘇俄是處於同一命運的。形勢是很顯然的，現在世界資本主義與蘇維埃制度正在互相準備着拚死鬪爭的時候，對於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當然不能輕易放鬆的。維持資本帝國主義生命之續命湯，除了市場以外是沒有其他靈藥的，而中國便是現在全世界之最大的市場，是現在之唯一的可以『自由』爭奪的市場。正因爲如此，所以當着資本帝國主義世界要壯大其自己之勢力以戰勝蘇俄的時候，他必然要加緊的剝削中國，壓迫中國，以中國民衆的血汗與金錢來建造進攻蘇俄的飛機與大砲。另一方面，也是同樣顯然的事，蘇俄之社會主義的號召，世界革命的宣傳，對於資本帝國主義的攻擊，對弱小民族獨立運動的同情，在在都足以鼓動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在在都足以促成世界資本主義的死亡。所以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最歡迎的，是在中國建立最有力的反『赤化』戰線，因爲反『赤化』就是反蘇俄。反蘇俄就是援助世界資本帝國主義。蘇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放棄對中國的外債與租界，這一切一切造成了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的始基，是國際帝國主義所絕對不能忍受的。所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之一切反帝國主義運動，對於中國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企圖，都是看成蘇俄鼓動的影響，都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於是在另一方面說，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强暴行爲，一切帝國主義之所謂條約神聖的呼聲，

是壓迫中國的，同時也是反對蘇俄的。如若中國的財富是被統治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如若中國是站在世界的反『赤化』戰線之中，那麽，整個中國的力量便是一種反蘇俄的勢力，使做成了維持世界資本主義的犧牲者。如果中國不願自己犧牲，中國願意努力反帝國主義以爭取自己之民族獨立的地位，那麽，勢必要與國際帝國主義站在絕對不可調和的地位，無論主觀的願意與否，客觀上勢必要自居爲蘇俄的友軍。所以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瓜分中國的市場，這是與進攻蘇俄不可分離的事。壓迫中國，瓜分中國，纔能造成進攻蘇俄的實力；進攻蘇俄即是爲的延續資本帝國主義的生命，爲的延續資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這是非常顯然的事。所以在目前國際帝國主義進攻的前面，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俄的國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四、東三省問題之國際意義

瓜分中國與進攻蘇俄，這是國際帝國主義一個政策的兩方面，在這一次東三省事件中更是非常顯然的。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計有三百餘萬方里，鐵路總數佔全中國鐵路二分之一以上，土地面積佔全中國領土十二分之一。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現在被日人以武力佔領了。所謂國際聯盟的眞面目，已經表現爲幫助日本的。這件事不是別的，這是國際帝國主義之顯然的公開的瓜分中國的開始。但是，由這件事中間我們同樣的立刻可以看出，日本對於東三省的佔據，對於蘇俄邊境的威脅，以及世界其他帝國主義之對於日本進攻的默認，這裏面乃是具有非常鮮明的進攻蘇俄的意義。東三省與全中國一樣，他一方面是一個廣大的殖民地的市場，代表着國際帝國主義的『生命線』，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接壤蘇俄邊境的要地，成爲進攻蘇俄第一步所必須鞏固的區域。東方的中國，與西方的德國一樣，在進攻蘇俄的戰線上，是資本主義世界所絕對不可缺少的。可是，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帝國主義用盡各種誘惑的方法，對德國做種種的讓步，以使德國加入反蘇俄的戰線，而中國却是一個殖民地的國家，所以帝國主義便是要加緊統治中國，擴大在中國的特權，使中國不得不受帝國主義的支配，而使中國加入反蘇俄戰線。國民黨斥退俄國顧問，中國國共分離，這是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勝利；對俄斷絕邦交，孫中山聯俄政策的公開放棄，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第二次勝利；中東路事件發生，中俄戰爭開火，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第三次勝利。只有這一些事件發生之後，帝國主義已經知道中國與蘇俄的關係是永無恢復之可能了，只有這樣，帝國主義纔無所顧忌的公開的割據中國，纔有這一次東三省淪亡的事變。日帝國主義佔據東三省之後，無論中國政府是怎樣的求救於國際聯盟，無論一般資產階級及學者教授們是怎樣希望美國出來仗義直言，但是，一切都已經失敗了，表現着一切帝國主義都是日本佔據東三省的同情者。爲什麽呢？這裏，一方面固然因爲東三省早已屬諸日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對於其他帝國主義的利益並沒有直接的劇烈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之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日本對東三省的佔領，在進攻蘇俄的軍事準備上說，乃是整個國際資本帝國

主義之最大的勝利，資本主義世界歡迎之不暇，那有反對的道理？一切希望美帝國主義的人，以為美帝國主義的『正義』與其對日本的矛盾，將要以『有效』的方法以干涉日本的行動，這是非常空想的。美國是現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王國，他是現世界反蘇俄戰爭準備的領導者，（編者按美國至今並未承認蘇俄。）他絕不會以武力來制裁日本對東三省的佔領，因為這樣便要破壞全世界反蘇俄的戰線。而且日本占領東三省之後，蘇俄的邊防問題便比前嚴重得多，對蘇俄的進攻也便利得多。所以就整個說來，美國對日軍占領東三省的事件是不會不同情的。相反的，美國對東三省事件的外交手腕，只不過重伸其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原則，表示美帝國主義在日軍占領區域仍然有『均等』的權利而已。

事情更顯然的，在帝國主義準備進攻蘇俄的時候，帝國主義便佔領了中國的東三省，到了將來帝國主義正式向中國交戰的時候，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土地一定還更要多哩！日本人已經宣布，如若在日本與任何一國戰爭的時候：日本都必然占領中國的海口以及一切大陸要隘。其他帝國主義在與蘇俄交戰的時候，一定紛紛將一切飛機戰艦都集中到中國來，一定將中國作為進攻蘇俄的戰場，至少亦要成為進攻蘇俄之軍事根據地。這便是瓜分中國與進攻蘇俄同時並進的前途，東三省事件已經這樣昭示了。這便是目前國際政治形勢的關鍵，尤其是中國一切政治外交問題的關鍵，是必需我們深刻注意的。

五、中國外交上之聯俄問題

就在這一種國際形勢下面，決定中國與蘇俄的關係問題。既然帝國主義進攻蘇俄與瓜分中國是一致的，那麼，在反抗帝國主義進攻的前面，中國的民族利益與蘇俄的國家利益便是一致的，中國便應該與蘇俄站在同一戰線上。很顯然的，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是蘇俄的利益，也同時是中國的利益，想在這兩者中間劃定一種區別，那是不可能的。俄國自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以後，自動的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在國民政府北伐以前，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黃金時代中，俄國是唯一的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者，這是不可掩蔽的歷史事實。分共以後，中國革命策略中之一切正確錯誤與是非得失的問題，固然在現在的中國以及世界之各派社會政治家中，都有彼此不同的分析與結論，可是，中國『分共絕俄』的開始，便是中國革命危機的開始，便是一切機會主義者抬頭的開始，便是帝國主義勢力統治中國之重新穩定的開始，這是無可非議的。就在這一點上，一切真正的以冷靜頭腦分析中國問題的人，一切真正為中國革命及中國民族解放而鬬爭的研究家，都應當在這裏根據客觀的事實作一番科學的考察，處處站在真正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上，拋去一切感情的成見，而給一仔細的研究。很顯然的，在吸取中國民衆膏血與掠奪中國市場的意義上說，當然我們所應當敵視的是英美日法各帝國主義，沒有任何理由來將蘇俄認為掠奪中國的國家，對於蘇俄以平等待中國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一九二九年中俄邊境的戰爭，顯然由於中國之武裝奪回中東路的動機，這是顯然受着帝國主義的挑唆，對於蘇俄施行

違背中國民族利益的進攻。我們應當公開的不客氣的承認，哈爾濱事件所引起的中俄戰爭，絕不能絲毫表示中國政府之武裝保衛祖國的決心，因爲果而中國政府是具有武裝保衛祖國的決心，那麽，這一次東三省事件發生之後，中國政府便不至有今日之『忍耐』，『鎮靜』與『無抵抗主義』了。蘇俄並沒有壓迫中國，並沒有佔領中國領土，假使將中國政府一九二九年對蘇俄的態度與一九三一年對日本的態度兩相比較，那麽，我們不能得着任何其他的解釋，除了指明中國政府公開擁護資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以外。這種政策無論經過中國政府怎樣的解釋，無論一切黨部的代表們是怎樣的善於辭令，可是，這種政策是與中國民族利益背道而馳的。過去中國政府的責任者，以爲蘇俄既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仇敵，那麽，敵視蘇俄的政策一定可以取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一定可以使帝國主義給於中國各種幫助。這種思想是絕對謬誤的。帝國主義是建築於剝削殖民地的基礎之上，想使帝國主義對於任何殖民地解放的企圖表示絲毫的同情，都是不會有的事。相反的，帝國主義看見了中國與蘇俄關係的斷絕，益發看見中國民族鬬爭之無實力，益發可以將中國政府完全置諸自己的統治支配之下，這樣，帝國主義便益發不會對中國表示任何讓步。所以中國對蘇俄絕交的事件，是對中國沒有任何利益的。一切中國政治上之反蘇俄的政論家，其所持以反蘇俄之唯一的理由，無非說蘇俄是幫助中國共產黨的與『赤化』中國的。其實，這種見解無論在任何觀點上說都是不通的。第一，如若我們放棄那一些腐朽的保守的成見，那麽，我們對於『赤化』問題，是應當加以社會科學的分析與考察，站在改造舊中國與建設新中國的觀點而加以詳盡的研究，無論我們怎樣的不贊成『赤化』制度，然而『赤化』絕不是罪大惡極的洪水猛獸，因爲『赤化』的蘇俄在世界經濟恐慌與政治不安浩大浪潮中，正是『世界經濟繁榮的孤島』呢！如若反對赤化的人，將湘鄂贛各省之流離喪亡的狀況看成爲赤化的罪惡，那麽，擁護赤化的人，正在將這種狀況看成爲反赤化的罪惡。我們在這裏不想立刻做出任何肯定的結論，但必須將赤化與否看成爭取社會制度的鬬爭，這是無可疑問的。所以赤化絕不是匪化，赤化的恐怖只是中國社會制度的改變問題，絕不是中國民族國家的滅絕問題。將『赤化』與亡國的殘禍對比一下，眞正擁護民族國家利益的人，並不會立刻感覺着『赤化』之更可恐怖。況且，還有第二點，聯合蘇俄的問題，並不能與『赤化中國』混爲一談。中國社會制度是採取西歐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應取俄國的蘇維埃制度，還是採取第三個某種制度。這是要以中國本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作爲決定的基礎，是根據中國內部的階級關係與政治鬬爭而變化，如若中國沒有客觀條件的話，蘇俄是不能在中國以人工移殖蘇維埃制度的。所以土耳其的革命，是大部分依靠着蘇俄的幫助而成功，然而土耳其並不能建立蘇維埃制度。如若中國之內在的條件已經具有了蘇維埃制度發展的條件，那麽，無論怎樣與蘇俄隔絕終是不會生效的，猶之俄國本國之蘇維埃制度發展的歷史，並沒有得着任何其他蘇維埃國家的幫助一樣。在國民黨四五年來的統治

之下，每次以『防止赤化』爲對俄絕交的理由，其結果不獨赤化依然不能防止，而且中國整個民族國家的利益更受了空前的犧牲，這是很顯然的事。西歐英法以及東方日本，他們本身雖然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國家中還具有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共產黨的存在，然而他們並不怕與蘇俄建立經常的外交關係，並不怕蘇俄帮助各國的赤化運動。在中國更不應當怕什麼，因爲中國與蘇俄正有着同一樣的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共同利益。中國應當與蘇俄訂立密切的聯合戰線，中國民族應當確定聯合蘇俄的路線，其意義就在這裏。

六、中俄聯合之必要的條件

根據上面的分析，聯俄問題是建築於中俄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利益上，是建築於中國之革命的民族解放問題的利益上，只有在這種認識上，纔能發生出眞正的誠意的對蘇俄的合作，纔能達到中俄聯合所實際希望的目的。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是具有另外一種普通的『利用』或『欺騙』的心術，以爲可以各種狡詐的方法以騙取蘇俄的利益，這是不能成其爲革命的政治手腕的。馮玉祥南口失敗以後，曾表示對蘇俄的親進，曾騙取了不少的金錢和槍械，但是這種辦法用來擴大個人的勢力，固然還可以發生一次的臨時的效驗，可是，如若拿來當做國家政策的話，那是不可能的。國家政策是不能以欺騙而得勝利的，現在二十世紀的時代，更無有輕易受人欺騙的國家。如若不是有誠意與蘇俄親善，而只是一紙不負責的糢糊曖昧的親俄的外交宣言，如像顏惠慶就任美使時候的談話，希圖以中國將要赤化的大言來威脅帝國主義，希圖經過這樣不兌現的宣言以取得帝國主義的讓步，這是一樣不會發生實效的。現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形勢已經與帝國主義之生命存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但只是和平鎭靜的『忍辱』，『含垢』的精神不能取得帝國主義的同情，即一切表面上很是漂亮的準備犧牲奮鬭的『空氣』，也是不會發生任何結果的。現在只有中國民衆之眞正反抗帝國主義戰線的實際佈置，最堅決的與帝國主義拼死抗爭的準備，纔能形成足以威脅帝國主義的眞實力量，纔能於將來進行眞正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確定與蘇俄相互親善的政策，這便是中國民衆之堅決的反對帝國主義之第一步的必需的表示，如若這一步不能做到的話，一切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的理論與口號都是不兌現的。

自然，聯俄問題不是單純的外交問題，而是與中國內政有非常密切關係的。蘇俄號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以無產階級專政爲他的立國基礎，以俄國共產黨爲其唯一的指導政黨，如若企圖與這樣的國家訂立聯合戰線，便不能將共產黨看成罪大惡極的『赤匪』，將無產階級看成沒有任何政治自由的『下等華人』。如若依然還是現在的中國政府，現在的政治路線，現在的政治制度，將蘇維埃與共產黨看成殺不赦的『危害民國』的土匪，這至多可以做到與蘇俄恢復一般的外交關係，然而還是說不上與共產黨的蘇俄國家相聯合的。至少應當如德法英美各國，將共產黨看成爲合法的政治集團之一，同時限制共產黨之破壞民族利益的武裝行動，不如此是不能說到眞正聯合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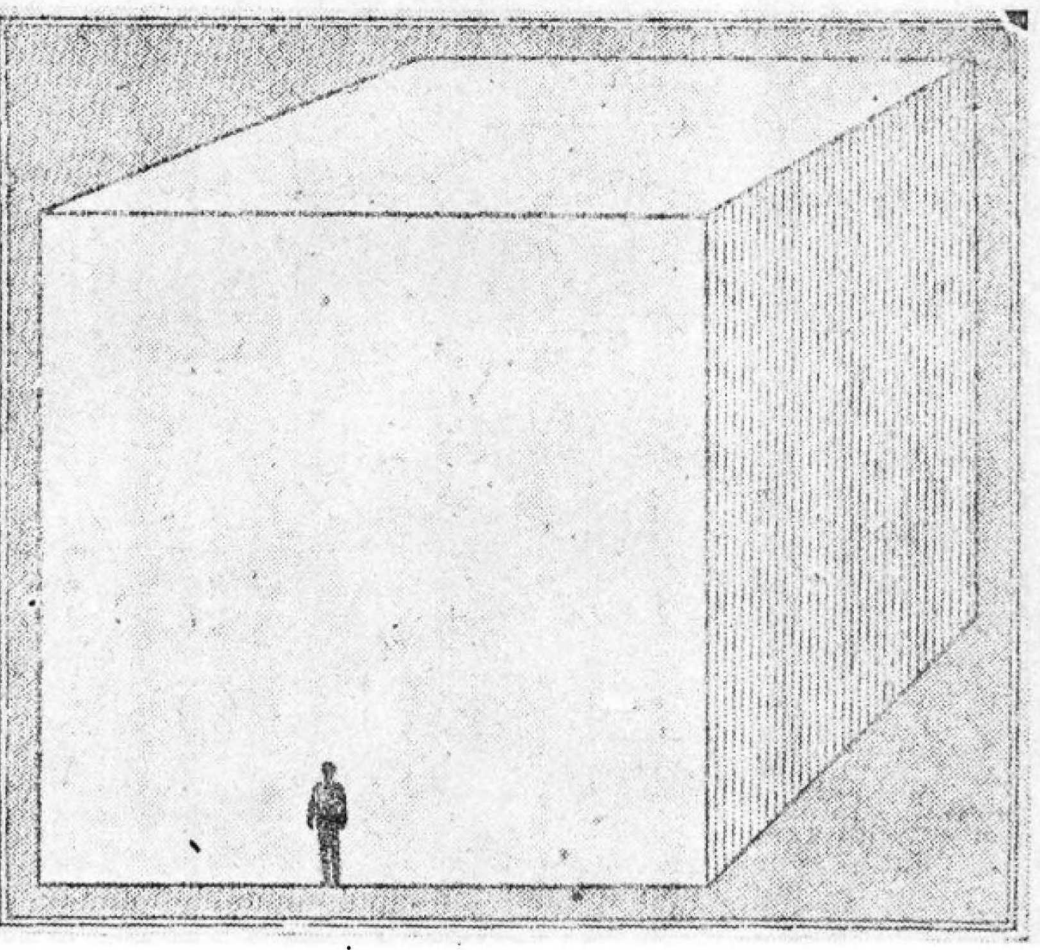
俄的。

頗有人懷疑中國與蘇俄聯合之實現的可能問題，以爲中國在進行民族革命而非階級革命的時候是很難以實現與蘇俄聯合的。其實中俄合作不僅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利益，並且一樣是蘇俄國家的利益。只要中國是眞正的反帝國主義，不獨中國願意與蘇俄聯合，並且俄國一樣是願意與中國聯合的。自然，曾有過中國的軍閥派別，他們自身不是眞正的願意獻身於反帝國主義的營壘，不是贊成蘇俄反帝國主義的精神而眞正的同情蘇俄，相反的，他們只是羨慕蘇俄過去援助中國革命的金錢與槍械，想做聯合蘇俄之投機者，這些，蘇俄政府當然是拒絕的。但這樣爲蘇俄政府所拒絕的，當然說不上是中國民族運動中的革命者，如若眞正的反帝國主義的戰士而表示與蘇俄合作的話，那是不會如此終結的。

還有，在東三省事件發生以後，蘇俄政府對中日兩國政府所表示的態度都是始終絕對中立的。當着馬占山與日軍開戰的時候，蘇俄政府並不表示援助中國政府。因此，頗有人以爲即使中俄聯合，俄國也未必停止其國內的經濟建設的任務，出而代中國以抗日本，這樣，聯俄便未必有實際的利益。其實，在現在中國政府與蘇俄政府正處於絕交狀況中，其與蘇俄政府相敵視的程度還甚於日本對蘇俄之態度的時候，蘇俄政府當然說不上援助中國政府。第二，在中國政府自身並不抵抗而仰望於國際聯盟的時候，中國政府並沒有任何實際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蘇俄政府更何從能援助中國政府？第三，蘇俄是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共產黨是全世界各國統一的國際組織，在中國政府全部分軍隊不是用於抵抗帝國主義而是用於肅清共產黨的時候，蘇俄政府當然不會援助中國政府。蘇俄政府曾援助北伐中的廣東政府，因爲當時廣東政府是聯俄的，反帝國主義的，不殺共產黨的。蘇俄政府直到現在還援助土耳其政府，外蒙古政府，也正是因爲同樣的原因。我們知道聯俄問題所牽涉的關係是很複雜的，其對內的意義比對外的意義還更要重要，可是，事實上是非常顯明的，中國若不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死敵——蘇俄相携手，那麼，反帝國主義的眞正的革命鬬爭是無從準備的，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是無從達到的。願一切研究國際形勢及中國外交問題的人，在這裏要施以愼重的注意！（完）

◎全世界黃金之總額

體積僅得三萬立方英尺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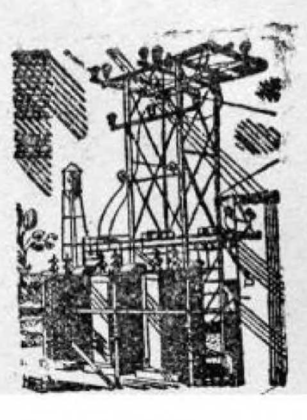


【紐約通訊】支配世界之大勢力，莫過黃金，近頃世界俶擾不寧之現象，均黃金爲之祟也，美經濟學者馬丁氏T. J. C. Martyn 最近發表一文，說明全世界黃貨數額，並附以圖畫，足令吾人得一明瞭之概念，爰爲介紹於次。

倘令吾人將全世界貨幣用金鑄成一大方塊，則其邊線僅有三十一英尺，此言自表面觀之，似不易明瞭，吾人所用計算方法頗爲繁複，但舉其要領言之，即可知此項估計之不謬也，據美國中央準備銀行宣布，世界金貨總額，約爲美金一百十三萬萬元，其中三分之二，爲美法二國所有，其他分配於全世界各國，英蘭銀行僅保有總額百分之五，在技術上所謂一千度之純金，每一盎斯（金衡Troy weight）定價爲美金二〇。六七一八三四六二元，今試以上價除一百一十三萬萬，可得知全世界純金貨幣，爲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三萬七千五百金盎斯，今試將用金衡計算之盎斯化爲喱，grain 查每金盎斯合四百八十喱，以兩數相乘，其商數爲二千六百二十三萬八千六百萬喱，再將此數化成長衡arvirdupois之盎斯，查每常盎斯合四百三十七喱半，以此數除前數•得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常盎，再用十六除之，合三千七百四十八萬三千七百十四磅，或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一噸，查一英尺立方之金重量合一千二百零四磅，如以後數除三千七百四十八萬三千七百十四磅，則得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二•六五二八立方英尺，再以此數開立方，即可求得三十一英尺餘之答數，圖中立方，代表上述金塊，圖中人代表一尋常高五英尺七英寸之人，相形之下，吾大可得一比較的概念矣，（十二月十八日）

社會革命之危機

季廉



共產黨不僅爲中國一大問題，且爲世界一大問題。世界經濟恐慌之嚴重，中國政治經濟之破產，皆與共黨發展之機會。現時世界情勢之惡劣，中國共黨之披猖，中華前途預伏革命危機；世界運命，東亞竟成樞紐。然則革命危機爲何，誠不能不有客觀之分析，茲謹羅列事實，貢獻於國人，藉供改良社會，刷新政治之參考。

一、世界共產黨之現勢

倫敦一月十五日路透電稱，放謫中之蘇俄紅軍首領托羅斯基氏，向「晚間正報」駐柏林訪員談話，稱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將在德國境內，作龐大鬭爭，以奪取世界優勢。此次將爲慘酷兇悍與毫無悲憫之鬭爭。今後數閱月中，世界命運即可裁決。倘令資本主義由德國之法西斯運動代表而獲勝，則布爾雪維克主義將被剷除，而蘇俄亦將隨之傾圮。但倘令希忒拉（法西斯黨首領）失敗，則德國將爲一司令台，世界革命運動將由彼出發，作全世界勝利的前征云。

近日世界經濟恐慌日愈嚴重，各國失業工人日愈增加，及資本主義各國政黨，羣組聯合內閣，作最後之掙扎，施行合理化，停止金本位，削減工資，增加關稅，對於危機，絲毫未能挽救。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鬭爭，日愈激烈。德國受凡爾塞和約之束縛，償付賠款之榨取，早已民窮財盡，共產黨與法西斯黨之勢力遂一致膨脹。德國卜魯寧政府，早已危如累卵，僅賴緊急命令，得以苟延殘喘。誠如托羅斯基所云，『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將在德國境內作龐大鬭爭。』

共產黨之最大目的爲推翻資本主義，實行世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之經濟制度，實現自由平等新社會國家。際此世界經濟恐慌，各國社會不安最嚴重之時期，共產主義最易傳播，共黨勢力，最易擴張。最近西班牙發生共產革命，並已建立蘇維埃政府，騷動仍無已時。世界大勢，確已至轉變時期。故各國

共黨之勢力，頗值注意。在分析中國共產黨勢力之前，先略述共產黨在各國政治中勢力如何於下：

據一九三一年八月英國滿城護衛報謂分析近年世界經濟蕭條，理論上為共產黨發展最好之機會，但事實上共產黨勢力之擴張，未若預料之驚人，據該報根據第三國際歷年報告，各國共黨勢力如下表：

年別	共産黨員
英國	
一九二一年	一〇，〇〇〇人
一九二二年	五，一一六人
一九二四年	三，七〇〇人
一九二五年	五，〇〇〇人
一九二六年四月	六，〇〇〇人
九月	一〇，七三〇人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七，二七七人
一九二九年一月	三，五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二，五五五人
一九三一年春	二，七一一人
德國	
一九二四年	一二一，三九四人
一九二五年	一二二，七五五人
一九二六年	一三四，三四八人
一九二七年	一二四，七二九人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	一一八，五七九人
下半年	一二四，五一一人
一九二九年五月	一〇五，七四四人
十月	九八，五二七人
一九三〇年一月	一三三，〇〇〇人
十一月	一六五，〇〇〇人
十二月	一八〇，〇〇〇人
一九三一年二月	二〇六，〇〇〇人
法國	
一九二七年	五六，〇〇〇人
一九二八年	五二，三七二人
一九二九年	四五，〇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	三八，〇〇〇人
捷克斯拉夫	
一九二四年	一三八，九九六人
一九二五年	九三，二二〇人
一九二六年	九二，八一八人
一九二七年	一三八，〇〇〇人
一九二九年春	八一，〇〇〇人
十月	四八，〇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四月	二四，〇〇〇人
六月	三七，一八一人
一九三一年	四〇．〇〇〇人

美國
一九二五年　七，二一五八
一九二九年　八，八〇〇人
一九三〇年七月　一〇，七六八八人

據右表所示，各國共黨勢力，以德國爲最多，一九三一年二月德國共黨達二十萬六千人。其次爲捷克斯拉夫，英美等國並不發達。最近世界經濟恐慌，已達潰决之期，各國共黨，依理應有增加。德國最近確有增加。托羅斯基所云，仍有待事實之證明。然而在目前世界巨變之中，中國民窮財盡之程度，不亞於德，而中國經濟之破產，社會之不安，政治之腐敗，國勢之阽危，遠過於德，而共黨勢力之膨脹，亦遠過於德。舉國上下莫不認共黨爲中國最大問題。半年以來，中國天災日禍，紛至沓來，其勢遂愈猖獗。德國共黨成敗，足以裁决世界之命運，中國共黨成敗，對于世界亦有極大影響。茲本疾不諱醫之旨，分析中國共黨現勢如下，望有責任者，早籌妥善辦法。

二、中國共黨之蔓延

赤化區域

二十年五月國民會議，國府剿滅赤匪報告陳述共黨毒害之甚，蹂躪區域之廣，已足駭人聽聞。其言曰『近年以來，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爲江西與湖南，而湖北次之。』『當匪禍最滋之時，江西全省八十一縣之中，計全縣有匪者，有寧都，興國，安福，永新，弋陽等十一縣，大部有匪者，有瑞昌，修水，銅鼓，萬載，萍鄉，吉安，吉水等二十五縣，股匪出沒未遍全境者，有上饒廣玉山等三十一縣……更就鄂省而言，則爲沔陽，潛江，監利，石首，公安等縣，與洪湖接近，受禍最烈。而麻城，羅田，黃岡，黃安，黃梅，孝感，通城，崇陽，大冶，鄂城等處，亦無不備受赤匪之蹂躪。』『統計全國曾被匪禍之地，蓋達三百縣以上。』共黨共統轄十八管區，百二十餘縣，在各區設置蘇維埃政府。

據日本外交時報二十年十月號載(二四二頁)據民國十九年調查，江西全省八十一縣赤化者七十四縣二市，湖北省六十九縣，赤化者五十餘縣，湖南赤化者八十餘縣，其他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河南各地，出沒無常。

最近共軍區域，可分如下，贛閩交界，爲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軍力以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軍爲主。贛西爲孔荷寵部隊。贛東北與皖南交界爲方志敏，邵式平，黃子明，周建屏，唐在剛部隊。鄂皖豫三省交界爲鄺紀勛部隊。鄂西北，鄂西，爲賀龍部隊。共軍在上述各地盤據有一年二年者，業已次第樹立蘇維埃區域矣。

赤匪兵力

據國府剿滅赤匪報告中所載共黨實力如下：『朱德毛澤東在贛南有槍二三萬枝，賀龍等在鄂西湘北，有槍一萬餘枝，鄂東之蔡成熙，許繼慎，蕭成方，亦有槍萬餘枝，此外各處赤匪之有槍千餘枝或數百枝者，尚有二十餘股，分擾各處，互爲應援，而聲勢遂日覺其囂張。』

據日本外交時報二十年十月號載，（誰是中國赤禍的責任

者，二四二頁）赤軍實力，各方調査頗不一致。一九三〇年秋，共有十四軍，兵數約七萬人，步槍不過五萬。一九三一年三月，步槍達八萬，兵數達二十萬人，共十九師及五獨立團，胡祖玉師及張輝瓚十八師，全軍覆沒，二人皆以身殉。官軍敗北之結果，紅軍人數及步槍隨之增加。最近紅軍步槍約達十二萬枝，此為日人統計。

赤匪勢力，國民政府，亦認為中國最大問題，國府則滅赤匪報告云：『然赤匪善於輾轉趨避，出沒無常，或憑恃天險，相與抵抗，或化裝農民，掩我視線，加之匪區遼闊，山嶺深邃，絕不能以正式作戰之方略，施之星羅棋布之赤匪。』

一月十日天津益世報載南京通信前南昌行營參謀長，賀國光談話，謂共黨軍長黃公略，李明瑞，確已擊斃，近日江西共黨情形，可分三區，共軍首領，贛南為朱德，毛澤東，贛東黃子明，贛西孔荷寵，共有槍枝約三萬餘，其人數無從確計。賀氏談話值吾人注意者，為共黨惟一方法在組織民衆，彼等占領區內之民衆，十之八九，均受共黨感化。最近一月七日廣州民國日報載廣東省政府委員蕭佛成在一月四日紀念週報告說：

『現在共黨的勢力，到了什麽程度，現在的共黨並非如民十六的共黨一樣，江西共黨已有十多萬，且近日孫連仲的九團人投入共黨，孫部槍械都是很新的，其投入共黨，足以增長共黨很大的兇燄。』據上海字林西報載河南通信，河南赤軍軍火，仍由蘇俄供給。有人謂孫連仲部隊之入閩，其志蓋欲占領海陸豐，汕頭各地，獲得海口，便利補充軍火。果爾其入閩意義頗為重大。

三、共黨樹立蘇維埃政府運動

中國共產黨一九三〇年工作中心為蘇維埃問題。關於蘇維埃理論，向忠發，李立三，阮嘯仙，關向應，鄧顯超等皆有討論文字。彼等惟一目的，在樹立中國蘇維埃政府。據日本『滿蒙』雜誌一九三一年二月號載，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以來，共產黨活動異常秘密，詳細情形，無從知悉。據該雜誌稱，傳說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郊外眞茹附近開會，討論樹立中國蘇維埃政府。曾有宣言發表。並議決中國蘇維埃政府政綱十項。

一、否認帝國主義之一切特權，凡帝國主義强迫締結或國民黨獻媚賣國而締結之一切條約悉作無效，取消外債，收回租界，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設銀行公司及工廠。

二、消滅軍閥制度，實行勞農武裝，分配土地及工作於兵士，撲滅官僚制度，勞農兵貧民代表會議執掌政權。

三、頒布勞動保護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幼年工六小時工作制。增加工作。最低工資每月四十元，女工產前產後得休息八星期，工資照付。由資本家徵收失業保險費救濟失業工人，實行社會保險制度以救濟工人之疾病衰老者。設工人檢查所，令工人組合之代表參加，監督法令之實行。若資本家違反工人法即採斷然之處置，沒收其工場。

四、沒收地主階級之土地，教會，廟宇，祠堂，占有之土地及反革命的富農之土地，而分配於無有土地者及土地甚少

之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田契，抵押制度，肅清一切之封建的榨取，且實行土地國有。

五、依民族自決主義，對於一切少數民族賦與完全分立自由聯合之權利。

六、對於全革命的大衆賦與集會言論結社罷工之自由權。

七、廢止一切苛捐雜稅，實行單一累進稅。

八、設立農民銀行，借資本與農民，以消滅高利貸之資本的榨取，援助購買組合之組織而撲滅投機的商人之欺詐的榨取。

九、謀灌溉之便利，供給新式耕具，改良籽種，提唱共營農場，以謀生產增加。

十、與蘇維埃聯邦俄國及萬國無產階級聯合，援助被壓迫民族之革命運動。

除上述十大政綱外，尙決定有土地暫行法，勞工保護法等草案。

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決議進行革命戰術。七月下旬，彭德懷率赤軍占領長沙，樹立湖南蘇維埃政府。十月後即被撲滅。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主席團，鑒於赤軍勢力之發展，決定於十一月七日蘇俄革命紀念日，招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樹立全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八月二十日招集各方代表四十五名，組織中央準備委員會。更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青年團，全國革命互濟會，上海工會聯合會，反帝大同盟，自由運動同盟，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組織臨時常務委員會。八月二十日擬開中央準備委員會全體會議，以當時國民政府討伐之嚴，各地共黨赤軍代表，不能出席，預定開會日期，頗不可能。至九月十日，中央準備委員會發緊急通知，中止八月二十日之會。至九月十二日出席者三十人，占全體三分之二，方始開會。

九月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上述政綱十條，並發出指令，選舉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但終於政府戒備極嚴，共產黨無機可乘，召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樹立蘇維埃中央政府日期，原定於十一月七日，乃延期至廣東暴動紀念日十二月十一日。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國際指責中國共產黨策略之錯誤，警告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決議接受此項指令。李立三遂退出中央政治局，以駐俄代表瞿秋白繼之，負全黨責任。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第四次中央擴大委員會，可決上述決議。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招集上海各革命團體代表十五名，又將會期延至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屠殺工人紀念日開會。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左翼作家聯盟主要人物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宗暉在上海被捕，二月七日被處死刑，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又未開成。

一九三一年三月國民政府大舉討伐江西共黨。集中大軍於湖南江西，欲一舉肅清。但共軍詭計百出，國軍至，彼則潛伏

民間，國軍去，彼又集合。四月國府主席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爲討赤總司令，在江西方面以二十五師四獨立旅約三十萬大軍，湖南方面，十數萬大軍進剿。共黨勢頗危急。所謂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自然無限延期。

四、樹立中華蘇維埃政府

國民政府討伐共匪計畫未能實現，復預謀建設蘇維埃國家之共產黨乃期於蘇維埃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着手其具體運動，任命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爲臨時中央政府設立準備委員會主席，準備一切。及滿洲事變勃發，國民政府無暇顧及國內政情，共產黨遂乘機在江西省石城縣召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大會，由上海中央政治局對中國各地蘇維埃發出指令限於十月二十五日以前起程到會。第三國際代表及中央政治局代表周恩來，陳紹虞等陸續到石城縣。各地代表二百餘名均於十一月七日以前到齊，即開會通過新政府組織法及新政策及各種決議案。新政府設於江西福建省境之瑞金，分爲七管區，任白南信爲新政府主席，項英爲次主席，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等十二人爲政府委員。並任命地方委員。

又據福建代理主席方聲濤致李烈鈞電，謂『赤匪據瑞金，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以毛澤東爲主席，項英爲副主席，又有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爲主席，彭德懷爲副主席。』二者未知孰是。共黨即於蘇維埃政府成立之日發表對外宣言，其大要如下：

世界勞動大衆及各國政府鑒：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紀念日正式在江西成立。本政府成於中國工農兵及一切勤勞大衆之手，號召並結束全民衆，標榜顛覆帝國主義地主及有產階級所結成之國民黨，宣布與世界唯一無產階級祖國蘇維埃俄國結友邦關係，其目的在顛覆全世界帝國主義之統治，反對其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侵略，主張徹底的民族自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茲向全世界之勤勞大衆各國政府宣布：凡帝國主義列强與中國地主有產階級政府所締結之不平等條約，及中國統治者因鎮壓民衆運動虐殺民衆而募集之外債均認爲無效。無條件收回租界，驅逐帝國主義列强在華之陸海空軍，消滅其對中國之統治力，沒收帝國主義在中國之銀行工廠礦山及交通機關。吾人最後之目的在打倒全世界之帝國主義，在蘇維埃區域內准許不違一切法令之商工業，若有違反蘇維埃法令之行動，來束縛其自由，沒收其財產。帝國主義列强與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之地主有產階級所訂之一切秘密條約均視爲以欺瞞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衆爲目的者，概不承認。外交悉公開，已往地主有產階級政府所訂密約認爲無効。我政府號召全世界之勤勞大衆，援助之，與之提携，消滅全世界之榨取的資本主義制度；踏襲蘇維埃俄國工農所實現之社會主義道路；反對世界大戰及中國國內軍閥戰爭；主張和平，何則，倘不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之統治則眞正和平無望，基於此見地，吾人宣言糾合世界之勤勞大衆以革命的國內戰爭消滅一切反革

命戰爭，爲世界之永久的和平鬭爭。（參考日本外交時報一月號）

新政府成立後共產軍大爲活動，福建西部共產軍即占領上杭，大埔，黨坪，永安，洋內等地，向龍巖進擊，江西北部之共產軍孔荷寵軍最近由湖南進攻江西銅鼓排埠，河南安徽境界之共產軍達六，七萬人，河南之光山，潢川，商城，固始，湖北之黃梅麻城諸縣皆成紅色區域。轉戰湖北湖南之賀龍軍及段德昌軍自華容，南縣攻擊潛江，廣濟，新陽，隨，棗等縣而與長江襄水一帶之共產軍聯絡，向漢口發展，湖南南部茶陵，攸縣，酃縣，永興一帶共產軍則與湖南東部共產軍合併。共軍主要目的則在武漢及南昌。近日長江流域，愈形不安。

五、共軍披猖之現勢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載上海字林西報訊謂，『自十九路軍離贛後，剿共工作，暫行停頓，贛南情形，頃又騷然，朱毛與彭德懷部聲勢日形猖獗，……紅軍在贛南現分二大股，爲紅軍一，三，兩軍團，第一軍團由朱毛率領，各有軍隊三師，林彪所率之第四軍現占竹溪，坪山，蓮水，鳳凰山，文江與石城全境，黃公略約二月前在東固死後，其紅軍第三軍直接歸朱德統率，現時占領閩邊，瑞金，靈石各地，維平輝所率之紅軍第十二軍現在寧都興國附近，第三團由彭德懷率領。』各地共軍，其爲猖獗，茲分述於下：

贛閩粵邊

據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公報載福州通訊，閩西赤禍，前雖稍告歛迹，近因時局影響，又死灰復燃，行將燎原。十一月閩西赤黨蘇維埃政府遷踞汀城，東北告警，乏軍往剿，赤黨乃羣集汀城，勢成燎原。內則建蘇維埃中央，及閩西政府，（中央設在黃田背，僞閩西政府設河田區，）同時通令各縣赤黨，四出搗亂，擾寧化，攻連城，永定，進窺上杭，武平清流，歸化各縣，莽莽全汀，淪於浩刦，無一片乾淨土。據確查現赤黨分散於贛之瑞金，閩之寧連各地，在汀城居中策應。大施壓迫，强抽汀城壯丁一萬五千人，組織赤衛軍，充實隊伍，久踞閩西，以固其策源地。又閩西赤匪約有一萬五千餘人，其大宗軍火，係由江西瑞金運到汀城，朱德對駐永定城內之赤黨獨立第七師，現又發給子彈及機槍等。

又據最近報載，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前奉命在贛剿匪，因無給養，積欠軍餉達五六月之久，近日叛逆，經瑞金等地，入據閩西汀州。共部隊九團，人數一萬六千人，槍枝二萬以上，有謂持社會民主黨旗幟，有謂揭共黨旗幟，且仍佩剿匪國軍徽章。總之孫部似與共黨有相當連絡。故近日閩西情形，非常嚴重。贛南近傳贛州又有失陷之說。據大公報香港二十二日下午十一時發專電，熊式輝電陳濟棠，請將駐大庾軍隊撤退。陳覆電謂贛邊匪熾，爲禦敵計，不得不借駐，且陳誠部三萬餘人，徘徊贛州附近，尤不能不自衛。匪勢如此，軍人猶重視地盤悲夫！

豫鄂皖邊

一月十六日大公報載蚌埠通信云：豫鄂皖邊區赤匪，實力原甚微薄，惟以頻年災禍，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復以清共時期，武漢共黨，紛避鄉間，乘機鼓簧，威脅利誘，貧

民紛紛加入，遂集隊揭竿而起。豫鄂皖邊區地形複雜，出沒逃匿，有恃無恐，每乘官軍不備，突以全力猛撲，擾奪槍械，官軍因而潰敗者，有岳維峻等師，損失最大者，有戴民權，袁錢郭等師及彭旅，前赴該區剿匪各軍，幾無倖免，各部既先後以槍資敵，匪勢因而日熾，各軍進剿，然此剿彼竄，兵去匪來，迄未根本肅清。近以時局不靖，防軍時有調動，而赤匪復乘機奪城佔地，蹂躪民衆，日見披猖，據熟悉三省邊境匪情者談稱，（一）赤匪七八九三團，分踞豫南之潘新店，楊家店，萬家店一帶，其一般仍盤踞宜化店匪巢。豫南之光山，羅山，固始，商城，赤黨根據尤為鞏固，大公報旅行通信，言之極詳。國聞社漢口一月十二日電謂徐庭瑤談，鄂北匪共合縣紀勳賀龍各部，共四萬餘人，槍二萬餘，深處茂林山谷中，此剿彼竄，非三省切實聯防會剿不可。（二）在鄂東黃安與第三十師李鳴鐘部對峙之赤匪，為紅軍第十三師及第四軍之一部，七里坪駐紅軍軍部及第十師，近傳李鳴鐘部內訌，共匪之勢愈熾，黃陂之匪，時有近逼武漢之勢。（三）麻城方面，銅鼓嶺有匪千餘，長城岑有匪七八千名，黃土崗西北白馬寨有匪一團，赤衛隊千餘，夏家灣有匪一團，福田河北柳樹店，戶子岑，有赤匪千餘，前犯商城之赤匪萬餘，均經過光山南侵，麻黃各地，均不時有匪竄亂。（四）蘄水廣水方面之赤匪，大部集結莫山羅田，攻擾美田，並有匪五千餘，竄至蔡家河洗馬，有窺擾蘄水之勢，又有赤匪數千進擾廣濟，並竄至漕河鎮，亦有進窺蘄水之勢。（五）皖邊赤匪，以霍邱，六安，霍山，英山一帶為最熾。盤踞六霍英及金家寨一帶之赤匪，為數不下五六萬人。

贛東皖南

婺源為贛東北入皖南之門戶，前歲共黨盤踞贛東北，樂平，上饒，廣，各屬，主要目的在以饒廣兩屬之十四縣為其根據地，婺源形勢，時在危險之中，該區共軍首領為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唐在剛等，近日乘機活躍，於去年十二月十七攻下婺源，街衢牆壁間，滿貼標語佈告，上署贛東北省委會主席唐在剛字樣，搜索縣城，十八日即向德興廣屬橫峰退去，梭標土共，仍潛伏各地，皖邊赤氛，勢燄甚熾。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所部於陷婺源後，更衛攻皖南休寧之訊。近日長江各地，愈感不安。誠為不可諱之事實。

六、世界運命之樞紐

天津大公報一月二十日社論，『世界大局之關鍵在中國』一文云：

『夫歐洲大戰，為促進蘇俄共產革命之大動因，而十年來紛擾中之軍備競爭，尖銳化之經濟困難，實為醞釀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發酵劑；同時即為促進世界急劇改革之推轉機。萬流競合，羣向大破壞新創造方面，殊途遄進，此世界之現狀也！』

又云：

『不幸中國內政不修，外侮迭至，早淪於半殖民地狀態。資本主義國家，祇知榨取中國，而又互相猜忌，既欲投卸資本，占據市場；復不肯解放中國，完成其獨立自由。張

弛矛盾，形質衝突，所由來也久矣！因此之故，不平等條約，層層束縛，國際背景之內亂，層層暴發，生產落後，經濟窮困，資本主義，未達成熟，殆將夭折，現代國家之形體，亦迄今莫能具備，蓋外力深入，影響政治，不特資本社會，無從形成，國家統一，且受障礙。此實時代環境使然，少數支配階級，縱令異常努力，且未必能支此危局；矧中國領袖人物，智識分子，對於世界潮流急劇之變化，多數茫然，其於國內經濟破產，民生困苦之情形，更復不甚了解，生活不離都市，內心充滿私慾，隨緣肆應，得失縈懷，國家社會之所由進步遲遲，不能與世界思潮，物質文化相應者，理也，亦勢也！自此次東北日禍發生，日本軍閥之盲目橫行；中國領袖之無識無能；國際社會之麻木冷淡，可謂盡量發揮，無醜不獻，論爲三絕，雖曰不然？夫中國，農國也。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皆爲勞苦大衆。近年雖都市人口集中，農村士著減少，實非工商發達，都市誘人之結果，要由國政不綱，天災人禍，驅人就食所致，故農村都市，同樣衰頹，失業無業，密佈全國。觀於贛鄂皖閩諸省共匪之披猖，與天災人禍，成正比例，即可知民生問題之嚴重。從前希望國家進步，生產發達，民生可資救濟。及經此次東北慘變，證明帝國主義之很惡，國際社會之不可恃，中國支配階級之力小而不能勝重任。如世界不能立籌救濟方法，則中國所謂優秀分子中堅人物者，無論在政治界，經濟界，教育界，今後皆將失其立場，顯有不打自倒之危險，而數萬萬無產大衆，益將如不繫之舟，無帥之卒，隨其失望憤怒之感情，衝其死中求活之需要，結局難免不爲世界新興之勢力，捲掠以去，使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助演一齣重頭戲，此非吾人之危言聳聽，中國之有大衆，大衆之眞無產，固一雄辯的事實，而今日中國社會中堅分子，淺將喪失其領導權，則又一莫可否認之大危機也！』

試觀中國現狀，政治則糾紛重重，（參讀本報第四期糾紛重重之黨國一文），經濟則民窮財盡，（參讀本報第五期民窮財盡之前途一文），而龐大之軍隊，照舊存在，害民之土匪，公然收編，社會失其領導，青年羣趨左傾，外患日加迫切，政府毫無能力。中國今日之問題，非高談憲政，討論民治之時期，中國社會革命危機即在目前，世界巨變，如錢塘怒潮，澎湃襲來之勢，諒非少數人所能支撐。清末局勢，又重見於今日。而目前政治之黑暗，經濟之破產，遠過於清末，而共黨勢力之龐大，又遠過於當時之民黨。危機當前，無可諱飾。善哉大公報之言曰：『而數萬萬大衆，益將如不繫之舟，無帥之卒，隨其失望憤怒之感情，衝其死中求活之需要，結局難免不爲世界新興之勢力，捲掠以去，使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助演一齣重頭戲。』世界紅白大戰，中國實握其最大最終之樞紐。

（完）

國聯調查團委員略歷

國聯滿洲調查團人選，頃已最後决定，玆探誌該團各委員略歷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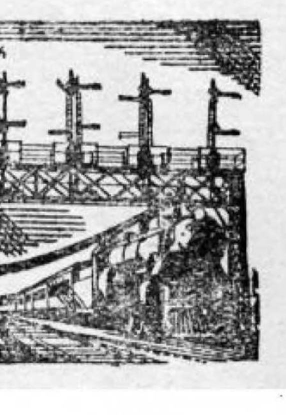
義委員馬電柯迪伯爵，一八七六年生於波羅那，法學博士，曾置身外交界，數任駐美國各城義領事，外部常任次長，巴黎和會義代表團秘書長，曾任駐荷蘭，保加利亞，埃及與阿根廷義公使，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任駐德義大使。

法委員克勞德爾將軍，一八七一年生於法國伏斯吉，一八九一年卒業於聖西爾軍校，一九〇〇年升任上尉，曾駐克雷特與蘇丹，參謀學校考試及格，曾隨勒費佛爾將軍駐華，任參謀長，一九〇七年為營長，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毛律坦尼亞一役佐高勞將軍，參預摩洛哥戰役，一九一四年於坎尼弗拉佔領後返國，大戰時充呂班將軍參謀長，嗣升陸軍少將，服務參謀本部，一九一八年為凡爾登法軍司令，指揮美法聯軍克服霍芒，嗣率軍攻克歐蒙森林區，一九一九年指揮「遠東軍」，在東歐作戰，駐保京蘇菲亞與君士坦丁，繼曼金將軍充殖民軍總監，一九二七年五月充軍事院委員，曾任安南調查團首領。

英委員萊頓伯爵，生於印度之辛姆拉，為前印督萊頓之子，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任海部文官委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任印度次官，一九二二年任孟加拉省長，一九二五年代理印度總督，國聯第十二屆會議英代表。

美委員麥克考易少將，一八七四年生，原籍本雪凡尼亞州，曾歷充羅斯福總統塔虎脫總統副官，參與墨西哥，法國戰役，曾任菲島總督，一九二三年任美國赴日調查團領袖，一九二八年充任玻利維亞，烏露圭仲裁委員會主席。

德委員希尼博士，一八七一年生於普魯士，充任薩摩亞殖民縣長，一九零五年任駐英大使館參贊，一九一二年充德屬東非洲總督，一九二四年被選充下院議員。



英國資本主義落沒的眞因和展望

歷樵

英國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開山鼻祖，近來國勢漂搖，由聯立內閣，支撐危局，這是含孕着重大意義的一個時代的警告！看日常報章關於英國政局的紀載，很可以明白英國現勢的嚴重，但是這次危機的內幕究竟怎樣？嚴重性到什麼程度？却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本文就社會主義者立場，對英國危機，做一個徹底的研究，對於資本主義的病徵，頗能洞見睽理，茲擷譯其概要於下。作者德特氏 Palme Dutt是印度人，卒業於牛津大學的拜流爾學院 Balliol College，頗著文名，一向從事勞工運動。曾撰著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二版關於共產主義和第三國際的一章。現在主持英國「勞動月刊」，為著名左傾作家之一，譯者。

鬪爭來了——馬克思主義警告的鬪爭來了，這是英國資本主義危機在現今階段下，不能避免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危機深刻化，和發生階級鬪爭，所以其他一切問題都擱在一旁。在英國資本主義垂死的呻吟中，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為生存而奮鬪，已經進於肉薄的狀況。工黨政府的傾圮，聯立政府的組成，政府新頒的緊急措置，縮緊運動引起的爭執，以及採用保護關稅，宣布停止金本位——這一切的一切，全是一個整個深刻變化的徵象。工黨政府遇見一個不能克服的仇敵而傾圮；和它連帶崩潰的就是一個整個的制度，整個的理論，整個的勞工運動階段。聯立政府的特殊現象，就是仍舊處在以前工黨領袖之下，呈露出資本主義的窘態；丟開革新，進步和德謨克拉西的假面具，對於勞工階級全體宣戰，利它所處的最高的地位，維持租稅，利息和進益。

⁂　⁂　⁂　⁂　⁂

英國危機的精義究竟怎樣？要明白這個，應該把繁複的財政情形，赤裸裸地托出，我們應該明白，財政情形並不是危機的根本原因，却是它的一種現象。聯立政府講，這一次發生的，不過是一種臨時財政危機，一種信任問題，英國的經濟地位，根本上仍舊是健全的。在野的工黨，更進一步說實在並沒有什麼危機，僅僅是由於財界的陰謀，或是外國的詭計。

按照勞動階級所得的實際經驗，可以證明聯立政府和在野的工黨的話，全是不對。現在的危機是基本的，是根據現在英

國整個資本主義發生的。我們不能用策略，撙節，關稅，幣制，或是任何其他資本主義補救的方法，去解決它。現在的財政危機，是英國帝國主義整個地位的反映。要根本明瞭這種地位，不妨下一種密切的觀察。

貿易均衡問題現在成功英國社會流行的討論資料；政府派定貿易調查委員會實地研究；恢復貿易均衡，已經成功聯立政府整理預算以後的第二項主要工作。在實際上，這不是一種簡單問題，不能僅僅用增加關稅，排除進口，鼓勵輸出一類臨時糾正的辦法；去補救它。實際是種因於英國的帝國主義。現在這種主義整個的根基，已經開始破裂；這種破裂，已經撼動整個社會和政治制度，很明顯的表明，在將來要不免傾圮，我們明瞭這一點，就可以明瞭現在英國危機的核心，並且可以知道革命觀點和演進觀點的分別。

英國經濟組織的基礎，建築在帝國的專利，和它所產生的超利益Superprofits上面。高額的消極貿易盈餘Passive balance of trade，高額的輸入超過輸出，就是這種帝國地位反面的表示。在資本主義帝國階段當中，超利益並不是一種特殊的現象。馬克斯在談工業資本主義的時候，他講，一個有較高生產技術的社會，雖然在充分自由滙兌的狀況之下，能夠從一個技術較低的社會裏，吸取一種額外的利益。英國資本主義從頭就因為擁有全世界的專利權，所以能夠從他國吸取超利益，在吸收殖民地膏血，或者強制使用不平等滙兌的直接榨取以外，得到一大宗收入。

在帝國主義時代，超利益所採的方式，種類非常繁雜，在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活和構造上，漸漸地佔一種可以左右一切的地位。榨取的資財，逐漸代替了生產和貿易。所謂「無形的輸出」invisible export——指外國投資，國際財政佣金和其餘一切純利益——僅僅代表全個的一部，因為英國輸出品價高，和輸入價廉，所以在貿易額當中，沒法表明；單就這種「無形的輸出」講，也將近可以代表輸入的一半。

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期內，超利益逐漸成功阻止破產狀態的根基；帝國主義對勞工階級的讓步，防止革命爆發的堤防，換一句話說，成功了社會民主政體的物質根據。只要超利益能夠維持，那末資本主義雖然繼續衰弱下去，仍舊可以不致破產。但是一等到超利益縮減，那末全個社會制度，就要傾圮；失望的危機開始；社會民主制度，根本動搖；中等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鬬爭要愈演愈烈；到末了就不免引起社會革命。英國危機的眞相就是如此。

六十年前，馬克斯在「資本論」裏這樣講：

「單談印度，他為了「良好政府」向英國所納的代價——或是進貢——加上英國資本的利息，紅利，以及其他一切，每年要償付英國五百萬鎊，英國官吏每年滙回本國的儲蓄金，和英商滙回本國的盈利，還沒有計算在內。英國人在其餘的殖民地也有大宗的款項滙回本國。澳洲，西印度和坎拿大的銀行，大半用英國資本開設，可以在英國本國支付紅利。英國並且執有許多歐洲和南北美的國外股票。並且在外國鐵道，運河，和

礦務各種企業裏投資，吸取紅利。這一切匯欵，超過了英國輸出的數額，幾乎完全和生產沒有關係。」

馬氏叙述的「進貢」觀念，對於英國貿易額的關係，逐漸發展，結果輸入超出。在一八五五—九年，平均的消極貿易盈餘，或者純輸入的超出，每年有三千萬鎊，約等於純輸入的五分之一。一八六〇—四年增加到五千五百萬鎊；一八六五—九年五千六百萬鎊；一八七〇—四年五千四百萬鎊。自從一八八〇年起，增加得異常迅速。一八八〇—四年增加到八千九百萬鎊，一九一三年(大戰前一年)達到三萬一千四百萬鎊。自從戰後，增進更大；一九三〇年達到三萬九千二百萬鎊。

×　×　×　×　×

上邊的數字包含着什麼意義呢？它們表示在帝國主義時代，不用貨品交換的輸入附屬進項——超利益——有巨額的增進，在整個收入額裏面，逐漸佔了重要地位。關於英國資本主義生產和貿易的衰落，是一個老問題，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已經開始；關於這一方面，戰後衰落唯一的新現象，就是它從相對變成絕對。換一句話說，在一八八〇年左右英國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再進取；資本主義的結構，已經成功生產發展的桎梏；新制度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大規模的失業開始發現；同時現代社會黨運動興起。不過英國資本主義的革命，時機雖然成熟；但是因爲它能夠吸收根據世界獨占權造成的巨額資源，並且因爲這些資源繼續擴張，英國在世界的財產增加，所以能夠不至於傾圮，而且似乎獲得一種新的，寄生性的平衡。帝國主義時代是「社會改進」時代；超利益，進貢式的收入成功對於勞工階級的讓步，逐漸造成「社會事業」的制度，在實際日見增加的蕭條，失業，和二十世紀起始的工資跌落種種情形之下，這種超利益，可以收買無產階級的人心，消泯革命爆發的機運。

改進派勞工運動的根據，上邊已經說明。從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當中，產生了現代的漸進社會主義——費邊主義 Fabianism ——獨立勞工黨和工黨。費邊主義和工黨主義從起始到現前抱着下列的一貫政策：他們的觀念是「用捐稅法實現社會主義」，徵收富人的「巨額財富」和「巨額國家進項」——這是帝國主義的贓品——以供擴張貧人社會事業的改進。從最初費邊社的捐稅和市政計畫，到目前獨立勞工黨的標語：「再分配國家的進項」，和「漸進提高工人程度」，我們可以看出同樣的指導方針。他們潛伏的根據仍舊是帝國主義。一到危機臨頭，整個的根據就突然呈露出來；工黨爲事勢驅策，注意到帝國的海外資本，認它做應付危機的方法——所謂「國外證券的動員」；工黨的聯合宣言講，「英國仍舊是最大債權國之一」；工黨執委會對卜雷斯多爾工聯會的宣言講，「我們在國外的投機大約有四十萬萬鎊」。就此我們可以明瞭一斑了。

這種紙老虎，現在開始要撕穿了，工黨主義勢必我們倒塌，好騰出一個地位，做對於資本主義作戰的戰場。超利益和進貢式收入的根基，日見縮小，這是目前危機的中心。一九二九年所謂「無形輸出」有五萬另四百萬鎊，消極輸入貿易額有三

萬六千六百萬鎊，輸出資本的純債權額有一萬三千八百萬鎊，英國國際財政的地位，因此維持。一九三〇年「無形輸出」跌落到四萬三千一百萬鎊，消極貿易額較好，爲三萬九千二百萬鎊，純債權額只賸三千九百萬鎊。估計一九三一年的「無形輸出」大概要跌落一萬萬鎊以外，只賸有三萬萬到三萬三千萬鎊，消極貿易輸入額大概沒有變更，結果純虧欠額大概有六千萬鎊，或者較多一些，也未可知——要應付這種虧欠，只有抽提已見衰微的國外資本，結果叫進貢式的收入更見減少，所以除非有完全的變動，這個問題必定要更形嚴重。

這種背景，演成了下述的情勢：在沒有眞正新資本可以輸入的時候，英國企圖根據國外短期借欵，維持國際財政，結果因爲欵項被提，金鎊價格就呈現搖動的形勢，這次重大的風潮，因此發生，英政府只能靠着利息極重的臨時外債支持着。在倫敦失去世界財政中心地位發端的時候，紐約和巴黎，雖然因爲己身的利益，不得不出面協助，防止牽動全世界的資本主義，但是同時又堅決的使用壓力，促進倫敦市場的倒塌。

×× ×× ×× ×× ××

這種社會政治狀況的影響，究竟怎樣？英國中等階級拿出全副氣力，頑強抗戰，想平復這種風潮，並且探求恢復原狀的方法。社會事業在經濟方面不能維持從前的高度，惟有設法削減。國外的輸入惟有用關稅的方法去制止，甚至於切實禁絕，低減生產代價，並且促進輸出。因爲不這般做，帝國的地位，一定不免崩潰。救濟失業的社會事業成爲爭執的核心。以上所說的一切意義是什麼？就是中產階級不得不自已去攻擊避免革命的保障。這種攻擊，引起整個勞動階級的憤怒和反對。因爲企圖獲得安全，反而產生了深刻的不安。具有未來大革命意義的大西洋艦隊騷動，就是這種進程當中一個很有力的徵兆。因爲拯救資本主義，壓抑革命的奮鬪，反而促進了革命進程，說起來很是可笑。

同時中等階級在勞工當中佔有勢力的社會民主主義，基礎也發生動搖。社會民主主義的末日已到。工黨政府的傾圮，就是一種表現。中等階級願意經由工黨政府，進行他們的侵略。保守黨首領包爾溫講，「在目前，我沒有看着工黨政府解體的意願——本黨也沒有一個人有這種意願。我們極願意政府照舊進行，由我們從旁贊助」，但是工黨政府所遇到的反對力量太大，他們沒法支持，社會民主主義整個的力量，雖然沒有摧毀，但是工人們斷不能容納政府的主張。在經濟風潮嚴厲的兩年當中，資本主義在工黨政府面幕之下，從事侵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地位，已經受到嚴重的剝削，引起勞動階級逐漸的反對。我們從工黨票數的減少，政界對工黨政府的不滿，和罷工風潮的日見增多，可以看出大勢之所趨。

因爲奮鬪的必要，於是中等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隔膜，越來越深，不能再用舊方法去彌縫。中等階級在需要公開激戰的時候，對於在階級合作名義之下，從事侵略勞動階級的工黨政府，認爲不能滿意。在另一方面，工黨受時常按着民衆脈息的工黨執委會專家的勸告，說工黨已經達到危險的限度；不能在勞工反對的火燄之上，增添燃料；他們惟一的途徑只有站在勞工

階級的立場上，贊同資本主義，領導方興的左傾運動，以便減少鬬爭，拯救中等階級的國家。

但是在從工黨政府變到聯立政府，和工黨在名義上變成反對黨的演變當中，原來的目的無非是爲的阻礙工人們反對，但是它的影響，却是適得其反——它給那勃興的巨潮，一個重大的推進，鬬爭的勢力因此更外宣洩，在整個勞工階級當中，發生重大的政治的掀動，並且引起一般對於聯立政府的憤恨，對於工黨政府下台的愉快，引起了向前作戰的希望。工黨用盡一切的力量，想遏制這種勃興的運動。但是這種演變，包括重大的意義，和造成鬬爭的時會，不是工黨的力量，所能制止的。這是資本主義企圖阻止革命潮流，反而促進革命的一幕。

× × × × ×

社民主義的工黨，從政府黨的地位，變成在野黨，其中的特點，就是在內部各領袖當中，發生裂痕。這種分裂在主觀方面的原因，現在可以不必多講；它們反映社民黨領袖遇見日趨嚴重的情勢而發生的矛盾現象，一方面要顧慮到資本主義政府的需要，在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和民衆的接觸。在這限度以內，分裂是表面的，次要的，並沒有包括主義問題，僅僅關於一些策略，根據民衆運動的勢力和趨向而發生的事實，我們可以證明這個究竟是「暫時的或是永久的。」

這次的分裂，客觀上面的意義却很是重大。麥克唐納和韓德森的分裂是挽救工黨的唯一方法，叫它處於野黨的地位，可以復活，把工黨政府的責任問題，一概推到麥克唐納和施諾登個人的肩上，在形式上似乎已經是改絃更張了。著者以爲只有麥韓二氏的假决裂能够掩蓋勞工階級和改進派領袖間發生的眞决裂。但是就這種姿態的演變講，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地方工黨黨部痛烈的攻擊麥克唐納，施諾登和杜瑪斯，和他們處在冰炭的地位，這並不是工黨領袖們起先能料到的，他們本想留着一個鏡破重圓的地步，但是工人們的這種舉動，是一種警告和先兆，表示勞動階級的憤怒也許有把韓德森一班領袖一概推翻的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工人們的急進，和工黨領袖應付的困難。

第二次工黨政府遇着階級鬬爭的礁石宣告破裂，和一九二四年的情形相同。不過這一次的問題滲入英國整個社會制度的核心。工黨政府的顛沛，揭穿工黨整個社會理論的崩潰。超利益一天少似一天，工黨的根據也一天窄似一天。現在已經發現，社會改進的工作，是有限度的，捐稅也是有限度的，要維持資本主義的存在，只能拿對工人階級加重打擊做它的代價。社民主義已經達到圖窮匕見的地步，只好昧着良心說話，拚命否認有危機的存在，歸咎神秘的財界陰謀，對美國銀行家施行褊狹的攻擊。工黨用種種的方法，避免對於資本主義作階級的鬬爭。

這種情形的意義在那裏？問題的中心就是從對於資本主義的階級鬬爭轉變到資本主義的一部對另一部搏戰，工人們附和着「工業的資本家」和銀行家宣戰，用有規律的資本主義代替用無規律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臨時災禍。和中產階級聯盟，整個攻擊勞工政策。據獨立工黨宣傳，危機的中心是貨幣政策，

他們尤其攻擊美國銀行家，從這裏可以證明他們有心把一般對於英國資本階級的憤怒，轉移到對外的方向去。

××　××　××　××

在野的勞工黨對於遏制工人作戰，叫他們回復到以前改進民主主義蹊徑上去的希望，究竟怎樣？的確他們對於這種工作有很有力的設備和佔着很有利的地位；現在的工人們從事勞動界的鬬爭，仍舊按照一向的成例，依附工會和勞工黨，但是工黨領袖現在所處的地位，對於響應工人們的覺悟，和抓住他們的心理的力量，比較以前薄弱得多了。我們試拿一九二五年在司加保羅 Scarborough 舉行的工聯大會和目前在卜雷司多爾 Bristol 舉行的工聯大會情形比較一下，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不同的地方。在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工黨政府傾圮以後，工聯會仍舊作左傾的示威，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氣概。但是目前的工聯會只有主張「蒙德主義」Mondism，宣傳的並不是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鬬爭，反而去陳述英國資本主義的實力。

在理工黨應該代表勞動階級的呼聲。但是他們卻緘口無言。他們本來是主張組織聯立內閣的，所以怎樣能反對現政府呢？韓德森曾經在下院講：

「鄙人並不反對現在組織聯立內閣，鄙人所反對的是它組織的方法。」他在卜雷司多爾的工聯會演說，又講：

「七月份鄙人在巴黎的時候，組織聯立內閣的問題已經在擬議當中，(場中呼「可恥」！)我不明白，這件事有什麼可恥，因為現在的情勢是如此的嚴重和急迫，鄙人毋寧贊成對於聯立政府，加以嚴重的考慮，並且和工黨政府有適當的協商。」

工黨機關「每日前鋒報」在八月十七日刊載了一張漫畫，描寫麥克唐納，施諾登，包爾温，張伯倫，和路易喬治組成一個足球隊。同月十四日「每日前鋒報」又有下列的紀載，「有麥克唐納和施諾登當政，可以擔保國家能夠獲得一種適當的措置，無論要求怎樣的犧牲，總可以和人民擔負能力，成功一種比例。」在兩星期當中，工黨想把以上這些表示都推翻了，這是很難堪的。

工黨對於政府撙節和緊縮的方針，也是沒法反對的。全體工黨內閣曾經擬定撙節開支五千六百萬鎊。韓德森和葛蘭罕二人參加的內閣委員會曾經擬定一個更嚴厲的緊縮計劃，撙節開支七千八百萬鎊，在實際上比較聯立政府所擬的緊縮案，還要多八百萬鎊。據保護勞工階級利益的工黨黨員宣布，工黨內閣破裂的原因，是由於削減失業救濟費，因為這是關於原則的問題。請問這句話能當真嗎？在內閣擬定的五千六百萬緊縮案當中，曾經決定削減失業救濟費一千二三百萬鎊，難道那不算削減嗎？享受失業救濟的規則，只有二十六個禮拜，叫五十萬的失業者絲毫得不着利益，那不是削減嗎？在朝在野兩方主張的分別，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那有什麼意義可言？

照這樣說起，那麼反對黨還有什麼價值呢？恐怕除了居一個反對黨的名義以外，便沒有意義可尋。這種反對黨在英國議會史上，可以算做最空洞，最虛偽，最沒意義的一個。

××　××　××　××　××

我們對於前途有什麽希望？聯立政府不能夠解決危機。它的原因是潛伏在英國的資本主義裏面。要解決這個問題，惟有進行對於經濟問題根本的改造，那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所不能做到的，唯有工人的獨裁可以打破私人生產的束縛，推翻債務和寄生制度的擔負。然後我們方纔可以有龐大的生產進步，新的社會組織，失業問題的終止，勞工階級生活程度的提高，像蘇聯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當中所給予的榜樣。果能如此，貿易均衡問題可以無須顧慮；縱然他國仍然採用資本主義，但是英國却能夠掃除資本主義的浪費——英國生產代價太重，是不能在世界貿易當中爭勝的一個大阻力——可以立時減少生產代價，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之下，可以很方便的和其他國家來往貿易；這一種的利益，可以超過喪失國外投資的損失。不論危機怎樣，這種唯一解決方法的需要，逐漸明瞭，這種解決，惟有工人的專制，方纔能夠達到。

聯立政府政綱，完全是一種消極辦法，不能夠一針見血，達到問題的中心。在野的工黨也沒有一個替代的辦法，只有在失望當中，想一些剜肉補瘡的方法。在這次資本主義崩潰之下，工黨不能爲社會主義鬬爭，因爲這種鬬爭要要含有革命性，方纔能達到目的。再講獨立工黨的黨員，雖然吶喊着階級鬬爭的口號，宣布這一次的危機，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但是他們主張危機的原因，是由於錯誤的「貨幣政策」——換一句話講，就是因爲資本主義在政策上的錯誤，並不是由於潛在的因素。他們宣布一切「漸進主義」gradualism 和「演進政策」evolutionary policies的破產，但是他們主張的解決方法，在逐漸提高工人的購買力。這種說數還是逃不了「漸進主義」的範圍。奮鬬的勞工階級對於工黨和獨立勞工黨的領袖地位，認爲全應該推翻的。工人們逐漸明瞭英國資本主義的崩潰，解決根本問題已在目前。現在是革命工人們一個最大的機會，他們負着最重大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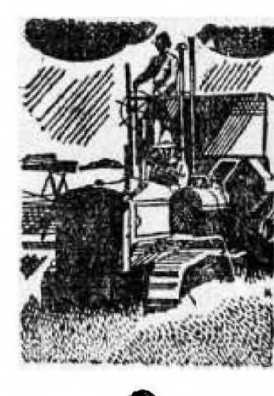
—欲知蘇俄現狀者不可不讀—

蘇俄視察記

三版業已出書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本書爲大公報記者曹谷氷先生於廿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置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初版一萬部未經出書即已售罄預約當即趕印再版一萬五千部除開支預約者外所餘之數亦經售完購讀者仍復日有數十起直感無以應付故已決定翻印三版未印及一半即逢津變今於遷移館址之後業經趕印齊竣先行裝訂若干部以便應付各地之批購如承購讀務希早爲寄欵是荷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啓



世界經濟恐慌中
一個沒有失業的國家

全鰲譯

今日世界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失業問題，資本主義的英美法德諸國，失業工人達一千萬以上，據最近國際勞工局調查，各國失業，日有增加。但實行社會主義的蘇俄，厲行五年計劃，不但沒有失業，反而感覺勞工缺乏。在世界經濟恐慌怒潮澎湃的今日，惟有蘇俄獨能砥柱中流，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特由一月份之亞細亞雜誌中介紹給讀者。

今日的蘇俄是一個沒有失業問題的國家。並且各方面普遍的感覺勞工缺乏。在目前發展的進程，有許多事業需要人工去作。莫斯科為今日世界惟一大城，召請工程人員，簿記人員，學校教師，有技工人及無技工人的廣告，超過尋找職業的人。在蘇俄的勞工介紹，沒有等待的時間。但若果一個人到有剩餘農工的區域，很可以遇見煤礦工業，木料工業，泥炭工業如新建設之Magnitogorsk 鋼鐵工廠及 Dnieprostroy 水電工廠皆派有招募勞工的人員，皆急於多多招募勞工。

要說蘇俄已經沒有失業，那是真的，如果不加說明，以全蘇俄工人生活程度之低，缺乏西歐及美國工人所認為必需物品生活安適各種東西，及食品分配之嚴格，這種說法常易引起誤會，蘇俄的沒有失業並未能像英美剷除失業增進一般福利那樣成功。

對於俄國的『政治的』失業，也必須加以解釋。許多俄國公民同依賴他的家屬，因為職業同社會階級的關係，權利皆被剝奪。如以前的地主，資本家，皇室軍警，商人，教士，富農等皆是。在現在蘇俄情形之下，被剝奪權利之人，成為社會中最下階級。凡沒有選舉權的人，照例不能受國家僱傭，而在蘇俄別類僱傭，又不普遍。

雖然取消選舉權的階級，蘇俄叫做(lishentsi) 自然在許多方面情形非常困難，為失業中的最痛苦者。可是他們的存在並不能說蘇俄不是個沒有失業的國家。他們被剝奪正常工作的原

因是政治的，社會的，不是經濟的。現在就是取消選舉權的人，如果願意作工，也可得到粗笨的工作。

在今日世界失業工人，超過一千萬以上，蘇俄不但不缺少工作，反缺少工人，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現在，眞可謂獨一無二。論及這種經濟現象，自然要引起許多問題。蘇俄何以沒有失業？現在情形，能否永遠如此？蘇俄是否像戰前的美國作他國貧困移民的樂土？

自一九一七年共產黨革命以來，蘇俄勞工市場有三種顯然的變動。在所謂軍事共產時期及內戰時候，因爲在鄉間容易獲得食物，人民多由城市移至鄉間。在這個時期，沒有僱傭，强迫人民工作，採用很嚴厲的辦法，制止工人由工廠逃走。工資包含分配極嚴的黑麵包，凍白薯，乾魚等僅可得到的食品及小量的衣物，加以濫布發行數量日增，差不多沒有購買力量。

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恢復普通金融計算方法，一般生活情形大爲改進；但失業問題，又行產生。强迫工作及以實物償付工資皆行取消。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雖然僱傭一年一年的增加，但平均登記的失業工人，達一百五十萬人。這是因爲農人每年移居城市有一百萬人的原故。在這幾年登記的失業工人，有一小部分金錢救濟費，並享有不付房租及旁的稅捐特權。並且有的人變成組織生產合作的零賣人同手工工人。

一九二九年失業開始減少。一九三〇年秋缺少工人成爲許多工業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停止失業救濟，因爲各人只要請求工作，即有工可作。估計一九三一年需要三百萬新工人，一九三二年需要三百五十萬新工人，招募新工人，施行訓練，分配於各最需要工人的工廠，成功蘇俄國內經濟很重大的問題之一。由失業工人常在一百五十萬左右，一變爲很嚴重的缺乏工人，其重要原因有四：

第一，最明顯的是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正式開始五年計劃的偉大建築。當時蘇俄的精力用在恢復自革命以來停頓了的鑛業，工廠的生產能力。一九二八年以後，開始許多認爲世界最大的工廠建築。Magnitogorsk的巨大鋼鐵工廠，完成之後，生產數量，可以與美國印第安納Gary鋼廠相頡頏。其他兩個曳重車工廠，每一工廠，每年皆可製造五萬曳重車，最近在Stalingrad同Kharkov已開工作了；土西鐵路聯貫西伯利亞同土耳其斯坦，靠近中國邊境，開闢了一個很大的發展區域；Dnieprostroy的水電廠，世界第二個大工廠，來年春間，即可發生動力；Nizhni Novgorod 汽車工廠，每年要製造十四萬輛汽車同鋼軌，現在快要完成；這是已成及正在建築中千百新工廠中最偉大的。同時，在煤鑛工業，菓樹園藝各種工業，只要技術方面允許，生產能力也大大推進。

所有這許多新建築，自易容納無業農人有技無技各種工人。其間接影響，同樣遠大。高等工業學校及大學不能很快的製造許多工程師同技術人員，迎合新工業的需要。（最近估計工業中需要工程師四萬四千二百零二人，而實際只有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人，技術人員也同樣的缺乏。）書記，打字生，簿記員

，繙譯員，皆極需要。認爲伴着工業發展必要的措施，施行强迫初等教育，全國有訓練的教員，皆吸收淨盡。

乙、勞工缺乏之第二個原因爲農業上採用集合的方法。在作者寫此文的時候，蘇俄農民百之六十，正在集合農場中作工，集合農場中，土地，畜牲，同機器都是公共的或是國家財產，農民合力耕種土地，視各人工作的數量及工作性質，給以報酬。

理論上講，這些合作農場，使用曳重機器，收穫機器，打穀機器，及其他農業機器，代替了鐮刀同馬拖的犂，應該有許多農人可以作旁的工作。這是美國同旁的國家農業機器化的結果。但蘇俄因有幾種特質，其結果恰恰相反。集合農場管理機關，有時不願農工離開，違背他們的意志令他們到煤礦，工廠及建築工程去作工。以前普通貧窮農工因耕種土地過少，辛勤所得，不够食用，到了冬令赴城市尋找另外工作，以資彌補。現在貧窮農工在集合農場中與其他農人所得的標準是一樣。再則，城市生活情形，在限制需要的時期，較幾年前的吸引力要小，而在許多礦區及建築工程地方，住房情形，甚是惡劣，補充新的勞工，有點畏縮。

第三個勞工缺乏的原因，爲生產能力之低，事實上如此，有許多地方，美國一個人所作的工作，蘇俄常需要三個人或四個人去作。加以過去二三年中，有一種經濟刺激，使人不願作勞苦及有效的工作。雖然以紙盧布計算的工資增加，因爲分配物品制度及許多必需品的缺乏，工人及公務員的所得，結果反而減少。貨幣工資增加，在其他國家即是實際福利的增加，但牛油要化費十個盧布（名義上五元美金）一磅，肥皂忽而分給別人，而數量又小，各種東西，由衣物到火車費，價格皆大增加，結果所得仍少。

此種困難原因很多。例如在實行集合化的第一年，强迫食糧及他種物品賤價輸出，購買外國的機器同設備，由進口貨物中，取消消費物品，農人將畜牲完全屠殺，爲最重要的原因。相信共產黨宣傳的俄人，原意將現在的享受，爲能够得到最後福利的國家工業化暫時犧牲。但普通工廠工人，尤以集合農場工人，如何在誇大宣傳之外，再給一些實質的報酬，他們工作比較要努力些。因爲實質的報酬不足，工人常由這個工廠，跑到那個工廠，希望找到好的工作，國家農場及集合農場收穫不佳，一部分原因在此。勞工如此過度的移動，爲有計劃生產的一大障礙。

蘇俄戰勝勞工缺乏的方法有三種性質。用政府命令或他種方法計劃來制止工人的移動，分配他們在最需要的地方。用大規模的方法補充同訓練工人。最近特別注意物質的激發，改良生活情形，獎勵工人在一個工廠工作，引起他們的生產能力。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冬天頒布許多法令禁止常愛更換工作的工人（letun）。勞工人民委員會頒布命令規定凡不禀告而擅離職位，或在工作合同滿期之前，一年中更換工作一次以上，或則在他受教育之後，在指定工作期間以前而擅自拋棄，名之曰『生產的惡意破壞者』（Malicious disorganizer of production）。這種名義，常常加在青年的工程師及技術專家，他們

受高等敎育時，由政府機關供給學費，所以在他們畢業之後，政府機關有權令他們作一定期間的服務。

『生產的惡意破壞者，』六個月中除粗工外，不許作任何工作，並且還要失去工會證，結果就是失去許多利益。更有時許多放棄蘇維埃指定粗笨工作而回到莫斯科同列寧格勒的青年工程師要受裁判。是以技術人員同有技工人不得首領允許而離開工作，頗爲困難。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勞工動員』常用以分配勞工力量於最需要的地方。當運輸情形緊急之時，政府命令所有鐵路工程人員及其他有技工人，皆要爲鐵路服務，不管他們原來的職業是什麽。

青年共產黨團，現達五百萬人，派遣多人，到蘇俄近日流行所謂『工業戰線』(industrial front)。這個機關的會員是自願的，但會員服從該組織的命令，却是强迫的，以被革除爲最恥辱。當作者一九三〇年夏天參觀斯達林格勒的曳重車工廠時，作者發現當時該廠僱用工人一萬人之中，大半爲青年共產黨員，由青年共產黨團全國各地地方組織派來作工。在俄國的Karelia木廠，作者遇到許多青年共產黨員，皆是列寧格勒的學生，他們服從命令，停止求學來帮助伐樹的計劃。

軍事共產時期特別現象的强迫工作又實現了。常常工廠工人及公務人員，因爲不能找到普通工人，被迫在修息日期以一部分時間作某種必要的手工工作，如卸貨，或則在菜園中刈草。參加這種强迫工作，用社會壓力來鼓勵，不像在大戰時候，强迫人民要購買政府公債。

爲的要編制全國的勞工力量，曾努力補充『工業化的軍隊』。補充的來源有三：蘇俄鄉村的農人，仍在家庭操作的婦女同剛到工作年齡的青年。

需要勞工的工業同鑛業機關與供給勞工的集合農場，現在訂立各種合同。工業機關常同意付給集合農場基金若干欵項，並且供給農場一定數量的生產品，集合農場的經理人員，負責挑出富有工業的工人，聽工業的指揮。

需要婦女工作的自然發展，就是託兒所，幼稚園，公共食堂，團體洗衣所的發達。所有建築的大工廠附近的『社會主義城市』，在城市設計中這些機關，都有規定。或則是蘇俄歷史中第一次，莫斯科經驗到一個嚴重的僕役問題，因爲以前取之不盡的『家庭工人』，厨夫，女僕等農村婦夫，現在大半被工廠吸收去了。

像作戰一樣，在工業化中，訓練同品質要比人數多寡重要。用蘇俄眼光看，僅僅招募許多新的工人到新興的工廠，礦產，動力工廠，『工業化的戰線』上，並不算滿足。誠然，令一羣新手用不熟練的機器，從事很複雜的工業工作，同最初斯達林格勒曳重車工廠所經驗，及 Donetz Basin 以機器開採煤礦，所經歷的困難一樣，將要損壞機件。

因此舉行全國動員來實現斯達林『明瞭技術』的口號。施行一種自初級學校的兒童，到到工廠作工的中年農人，農婦職業敎育制度。現在每一個學校皆附設在一個工廠，在工廠中學

生可以得到與學習科目有關的實習。初等教育以上，更傾向於專門化，實用化，目的在製造許多富有相當職業訓練的畢業生。

同時工廠自身皆變成大的實際訓練學校。莫斯科亞穆鋼軌廠（Amo Truck Plant），是最近新開的擴大的建設，名之『沒有福特的笛特奥，』(a Datroit Withant Ford 意即賽福特工廠），一萬八千人中，多半數皆學習一種功課。參觀亞穆工廠及工人學習的功課，不僅表示要獲得新的勞工，並鼓勵青年在他國認為損壞健康的環境下努力工作的熱誠。

許多青年身居負責地位是蘇俄的一種特色。擔任預算四百萬盧布，教授工廠男女新舊工人一萬人之混合學校（Uchebni Combinat or Combination Courses）的領袖 Mikhai Polisudsky 為一二十歲的青年，自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黨青年團（Komso-mol）一九二五年為共產黨員。他原來是一個金屬工人，被派到共產黨教育學院肄業，畢業後，派任此職。在他現在所居地位的餘暇，他還學習英文。作者拜訪他時，他還說，Glad to see you 呢。

混合學校由若干課程組成。最初是工廠職業學校（fabzav-uch）為十四歲至十八歲之青年工人，照蘇俄法律，他們不作全時工作，每日讀書二小時至四小時。在工程師及工頭教授下之各部學徒科目的新工人達六千人。數千工人家屬，也學習各種課程，再上，亞穆工廠的教育領袖是一個高等技術學校（Vtuz），學生皆是要當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的。

Polisudsky 建議我參觀工廠中分配新來工人工作的部分。在這裏又是一位幹練活躍的青年，青年共產黨團的產物任管理。他簡單的解釋了他僱用工人的方法。他說；『如果一位新退伍的兵士或有相當理由而改變職業的工人來謀工作，我派他去使用機器，迅速的獲得技巧後，即可有很好的工資』，『但如果他的請求工作證書証明由這個職業，掉換到那個職業，我派他到粗工部分，令他裝卸機件，油桶幾星期或幾個月，證明他願意同能夠專心於一種事業。』

在粗工部分，又是一位青年共產黨員負責，是一位天然的執行人員，果敢於頒布命令，監督其是否執行。所有亞穆工廠的負責人員，無所謂每日八小時工作，每六日休息一日，他們時時刻刻工作，領導工人，為五年計劃的光榮而努力。

參觀蘇俄所謂『吸收到工業』中的工人妻子學習班，則見許多中年婦人，很困難地在那裏用五十九來除某數。從他們的談話看，他們大半是每月賺八十到九十盧布，比較無技工人的妻子，有一位告訴作者，他一生中這是第一次到工廠作工，其理由有二。她說：『這些可以得到訓練的科目，最近方開設。』『而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她引證合作社中雞蛋牛油，及其他食品價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丈夫的所得，不夠維持家庭生活。』

在有小孩的婦女，雖有公共育兒所及幼稚園的幫助，工廠工作，生活仍較困難。即不用說在工廠一日工作或訓練之後，預備晚餐諸事，僅僅早晨如何安頓小孩，就成問題。

在亞穆作者遇到由Baku來的一位青年共產黨員，可見莫斯科住房恐慌尖銳化的一斑。他所屬的機關遣他到莫斯工業學校讀書。工業學校沒有他的地位；於是他在亞穆找到工作同學習，但沒有住房。他說有兩個多星期，每天晚上要跑到車站去睡覺。

亞穆的訓練課程，漸漸也沒有地位了，有空位時方允入學。但現進行建築一個四層樓大住屋，完工之數，聯合教授的住屋比較好些。

亞穆只是蘇聯各地進行情況的斷面，常常在不良的物質環境下，專心致志去研究，努力應付蘇俄工業化新時代的需要，同剷除複雜新機器生活與拙笨無訓練民衆間的矛盾。

在各方努力分配蘇俄現有全國勞工及訓練新的補充工人，共產黨領袖，現集中注意於以比較確定之物質報酬，來鼓勵技能同生產力。自去夏斯達林演說其他問題時特別注重到平等報酬(Uravnilovka)，蘇俄報紙頗不贊許。所有蘇俄工人，從來沒有付過同樣的工資。以分級工資及計件工資償付方法，來鼓勵生產能力，是蘇俄最初存在時所採用的資本主義舊法。但普遍的採用分給制度，及自由市場價格上昇之高，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間，雖未消滅貨幣工資的特點——卻減少貨幣工資的特點。因爲採用生活必需品的分給制度，工程師及有技工人生活標準與無技工人相差無幾。不屬生活必需品的東西，或則不能買到，或則用很高的價錢方能買到。

現在在這一方面有很迅速的變更。在給技能與負責較大的報酬，工資薪俸的等級，皆有修改，而分給制度，也大行解放，令比較有錢的蘇俄公民，較之收入少的人，多購買些生活富裕用品。

蘇俄失業之消滅，與德美英諸工業國嚴重失業問題，同時存在。初看起來，發展亘兩大陸的富源的蘇俄，他的工廠，礦業，自然容易吸收西歐失產的有技工人。但尚沒有這種事情發生。蘇俄限制移民，恐怕比美國還要嚴厲，並沒有工人階級移民流入蘇俄『普羅的祖國』，像大戰前南歐同東歐的人移入美國一樣。

現時蘇俄共有外國工程師，機械師，農業專家五千人。其中有的直接與蘇俄機關訂立合同；有的由他的公司給薪俸，充當裝設機器的導師同技術助手。多半外國工程師們，在合同期滿後，都返回祖國。若干俄國的美國人，一小部分生在俄國的美國人及其他外人，到蘇俄者，目的想在蘇俄居住。這些移民或歸來的移民數目，並無正確統計，但爲數則甚少。

與我討論過這種問題的蘇俄經濟人員說，蘇俄的製造工業及礦產工業，可以僱用外國有技工人兩百萬人，他又說在現在情形舉行大規模外國移民許多重要困難，『我們拿什麼地方給他們住呢？』

如果蘇俄政府取消禁令，允許自由移民，因爲現在歐洲各國普遍的經濟困難之結果，將有大批人民移入蘇俄。繼此，大半又有許多失望的移民回去，他們經驗，將使他們的較爲急進的無產階級要在他們國家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希望冷淡。不僅

住屋是一種困難，而蘇俄衣食衛生等標準，較西歐及美國工人在各國平時所享受的惡劣，要使他們失望。是以現在蘇俄的政策很聰明，目的只允許特別需要的外人入境，對於他們的住房及他種需要都特別優待。如果蘇俄的物質情形大有進步，如果世界恐慌繼續下去，這種政策，當有變更，但在最近將來蘇俄要用自己的人力來解決他的僱傭問題。

我們可以預測的，在可看到的將來，蘇俄大概沒有失業問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只是許多發達國家經濟計劃連環之一，起草蘇俄經濟生活計劃的『國家設計委員會』，現正討論使全蘇俄人民工作數十年的許多建設計畫。我們不要忘却，蘇俄土地之廣，天然富源之豐，仍然是一個比較未開發的國家。許多西歐同美國已大半完成的步驟，如建築鐵道公路，開伐原野森林，敷設全國電報電話交通網等，仍然可供蘇俄千百萬工人工作許多年。單是蘇俄東部的西伯利亞，好像第二個美國西部，需要發展，蘇俄工業人口之向東發展，是未來十年的必然趨勢。

蘇俄以剷除失業問題為代表，來向世界挑戰，很可以站得住脚。西歐同美國向蘇俄也有他們的經濟挑戰：多數有業工人享受物質生活，要較一般蘇俄工人，犧牲舒適與便利，而施行嚴格分給制度要強一籌，那一方面能先有滿意的答覆呢？再具體的說，最近幾年，何者比較可能些，仍固守私人資本主義國家失業能有救濟，或則蘇俄工人以牛肉排為家常便飯，蘇俄農人，普通皆有汽車，向他國旅行，如同蘇俄學生教員放假一般的容易？

（完）

云知所不齋話（三）

狂夫

將奉化主政府，人家說他是獨裁，但如今中政會只推選汪蔣胡三位，我們無以名之，只要稱之為「三才」——幸勿誤為三裁。

知道克拉寶 Clara Bow 的人，一定比較知道梁紅玉桴鼓助戰者來得多。知道烏格拉斯飛來伯的歷史者，一定比知道馬占山將軍的為人多些，這就是中國文化的進展。

做「佳壤」小說的美國貝克夫人（請參看大公報最近的文學副刊）到了新大陸去反而過不慣，寧可在人家目為半開化國的中華居住。但陳友仁部長，適得其反，訓屬員既用英語，同時心裏也許感覺到在本國一切都不慣；尤其是國人的英文程度太淺。

三十年前的對外戰事，南洋不管北洋事，三十年後的日寇進犯，恐怕依舊脫不了從前的老調子，于是不知是後退的東北軍只得節節退進關來，試問我們應該責備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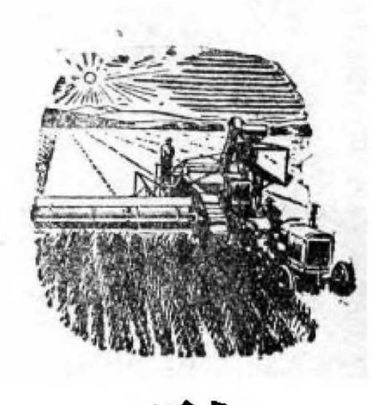
馮煥章先生以油條大餅饗客，有不能下嚥者只得往口袋裏塞，倒不怕沾污了大衣，弄髒了口袋。也只有馮先生的面子大，換了別人請客，拿出這種粗點心，怕不扔出窗外去；理由是闊人家所豢的狗，每餐都得牛肉，豈可人而不如狗乎？這也算是向畜類爭人格。

儘管國事日非，上海灘上的摩登女子，只是競鬥新妝。最時髦的兩部，[illegible]式的臉蛋兒，只是染紅了兩邊臉部。見識不廣者不疑惑他們是在唱戲，便竊竊私議也許是挨了誰的巴掌。

三句不離本行，祇這六個字就把全社會描寫得淋漓盡致。我們當然閉口離不了寒酸味，商舖一開口就是講些銀拆高低，而上海一角，十人之中倒有八個離不開花會的三十六門離奇名稱。

惟其「娛樂不忘救國，」所以上海的小規模影戲院，時常把一九二四年以前陸克賈波林的滑稽短片，湊成「滑稽大會，」包你場場滿座，這也可以算得是國難聲中上海市民的表示。

傻莫過于馬將軍占山，叫人停寄慰勞金，換了第二個人，當然師韓信將兵的方法，多多益善，那裏還有璧謝的。可是號稱為傻的武人，卻可一些兒不傻，只怕再下去被治的人民因為地皮太薄之故，都有落入陷阱之虞。



引起國際糾紛之上海日人騷動

竟遲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陸軍侵略東三省，復在沿海各口岸，利用無知浪人，任意滋事，擾亂治安，使海軍有藉口登岸之機會，目的所在，不問可知。天津兩次事變，青島焚毀黨部，福州發生糾紛，最近上海日浪人又向三友工廠縱火，游行滋擾，並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取消愛國團體要求，大批日本軍艦，相繼到滬，海軍司令官又提出嚴厲要求，最後願經市政府答覆，承認日本要求四項，而日軍突於二十九日午前十一時半，進占淞滬路天通庵車站幷寶山路一帶，形勢險惡，前途殊難預測。事初起。列强大為震動，美國駐馬尼剌艦隊，準備開發，勢將演成國際間之重大糾紛，或引起日美間之衝突，均意中事也。

謀擾原因

日本國內浪人，頗有多人奔走東京上海間，勾結煽動，因排貨結果，浪人與一般日僑，因經濟上受重大損失。加以氣量本小，肝火愈旺，惟因租界地域關係，恐惹起英美人反感，迄未敢動。但浪人謀擾之心，始終未變。乃借端向三友工廠縱火，借口運大批軍艦來滬，以謀擾亂治安。

事前預兆

一月十八日，有日僧五人，在三友工廠前後盤旋，不知因何事故，與工人衝突，相互毆打，結果日僧中有受傷者，華警當時在場竭力保護。日領以為保護不周，向市政府提出懲凶等條件。雙方正在協商中。廿日忽有武裝日人四五人發現於三友廠左右，並詢問工人宿舍在何處，意頗不善，固不料當晚即遭日人縱火也。

浪人縱火

二十日晨二時五十分，有身着黃色短衣之日人二十餘名，趨至三友廠竹籬旁窺察，手中攜有啤酒瓶數隻及紙包等。或用斧將籬鑿穴，或以引火物將籬燒成數孔，前後入內。有數人爬升屋頂，將屋頂鉛皮用刺刀撬開，將瓶內之流質傾入，未幾廠房起火，工人驚覺，纔見有多數日人，恐受其害，未敢聲張，織巾間已火光熊熊。職工三十餘人以廠內自備消防器施救，一面向救火會報告，幸火勢不烈，旋即灌熄，沿西北角之工房六間屋頂被火燒去，機器燒壞二十四架。

攻擊警亭

華德路東口，第一號警亭，距三友廠門僅數步，當三友廠起火之際，另有日浪人一隊，手執刺刀短斧自華德路而來，向警亭前進，時警亭內有華捕田潤生及陳德勝，附近有出差巡捕朱伍蘭，陳睹三友廠內起火，即取電話聽筒，欲向捕房報告，日浪人衝入亭內，舉斧斫斷陳捕左手兩指，將電話線割斷，田潤生奔出亭，日人多名尾追。竟被包圍，用刺刀亂戳，田出槍自衛，日人有三人受傷，田於槍彈盡時被刺殺，橫屍路中。朱伍蘭聞警至警亭附近時，被刺傷頭胸等處，另有出差華捕第三一五號受輕傷。受傷三日人，當時即由日浪人舁去，後發現於日人所辦之福民醫院，其一已死，均係日人所組青年同志會份子。

二次攻擊

四時日人又捲土重來。轉入小弄。紛將硫磺包炸藥包擲入，盡落籬內天井，且知廠中有備即自退去。所有炸藥布包，盡爲該廠獲得，第一次所遺啤酒瓶及日文報紙捕房及該管五區四分所，均有拾得，俾作證據。

游行滋擾

三友實業社要求市府，知照市公安局派警士三十餘人，於下午三時許前往引翔港該廠駐守。日僑一千餘人，於下午一時許，假沈家灣日本小學開居留民大會，直至下午三時始散會。事前租界捕房派捕三十餘人前往監視，同時日本陸戰隊士兵五六十名，於開會前赶到照料。三時許，全體日僑手持木桿排隊游行示威，租界警捕及日本軍士隨同監視。前隊行抵虬江路口，後隊已過虬江路向北四川路進行，見中國商店所貼反日標語，即舉其竹竿木棍擊碎商店門窗玻璃，各商店損失不貲。隨同游行之警捕，喝令停止暴動，日僑反唇相譏，互起衝突，內有三〇九號西捕被日浪人用木棍將頭部擊破，昏倒路旁，車送醫院療治。輕傷數人。商號停止營業，緊閉排門。日僑闖禍後結隊北行，步向靶子場終點空場，再開露天會議，至下午七時始散。

市府抗議

上海市政府，於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對三友廠日人縱火案，向日本總領事署，提出嚴重抗議。原文如下：

「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市引翔港馬玉山路三友棉織廠，於本月廿日上午二時二十分，有日本青年數十名，潛赴該廠外縱火，共燃火頭四處，當時因深夜，工人已熟睡，未及覺察，厥後該廠職工等經細密察查，並據附近鄉人目睹係該日人以火酒汽油硝磺等物引導放火。是時該處附近報警亭有華捕三人値差，聞警即電救火會求救，日人等乃將該亭施以包圍，用刀將三零二九號華捕砍傷，一一一六號華捕身被刺傷倒地，並將電話機割斷，抛擲附近濱中、另有七六五號華捕，被該日人等追至臨青路，亦爲利刃殺死，該日人等逃逸無蹤，計該廠被焚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該日人等竟敢於淸晨結隊縱火，焚毀本國工廠，殺死在職華捕，不獨於法所不容，而際此多事之秋，其影響所及，尤爲嚴重，據報前情，除當即派員面提抗議外，用特提出下列條件，㈠日本總領事向本市長表示歉意，㈡迅速逮捕及嚴懲縱火殺人之罪犯，㈢充分賠償被害者，其

賠償之金額另協定之，四切實保證嗣後不得有同樣事件發生。本市長深盼貴總領事對於上述各條，能誠意履行，俾本案可以迅速解決，以息糾紛而睦邦交，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爲荷。此致日本國駐劄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市長吳鐵城。」

滬市府又因日僑居留民大會會長，在北四川路沿途滋擾，打毀店舖，向日領提出抗議。原文如下：

『逕啓者，案據市公安局呈報，本月二十日下午一時，本市日本僑民在公共租界蓬路日僑俱樂部，開居留民大會，到會人數約千餘人，會議完畢後，即羣赴駐滬日本領事館及日本海軍陸戰隊請願，行經北四川路時，沿途滋擾打毀店舖多家，並將第一二五號一路電車，及公共租界汽車玻璃打毀，折至虬江路口，將華商店舖之玻璃窗亂行搗毀，直至下午六時餘，在狄思威路始行四散。當時本市民衆憤不可遏，幸由各該管區所長率同警隊長警極力彈壓勸導，尚無事故發生。計此次華商各店舖損失極大等情，據此，查關於日僑此次非法行動，本市政府業經函請貴總領事注意切實取締在案，乃此次該日僑等復又故意尋釁。當此時局嚴重，民氣激昂之際，如果發生誤會，責任自有攸歸，用特提出抗議，即希貴總領事迅予查明肇事人等，依法懲辦，並嚴切制止以後不得再有上項情事發生。至各商店所受損失數目，俟詳細調查後，再行要求賠償。相應函達即煩查照辦理見復爲荷。」

日領道歉

暴動案件發生後，上海市長吳鐵城，二十日下午三時，派俞鴻鈞親往日領署，提出口頭嚴重抗議，要求保證以後不發生此項事件，嚴緝兇犯，並保留一切交涉，日總領村井蒼松，即承認日浪人此項舉動，極端不法，表示無任遺憾，並允嚴緝兇犯，二十一日晨上午十時，日總領村井復至市府謁見吳鐵城，當面表示遺憾，並保證緝兇懲辦，關於日僧在馬玉山路被毆一事，亦要求吳嚴緝兇徒，吳當亦表示應允。上海二十三日新聯電稱，襲擊三友工廠歸途與工部局巡捕衝突之青年同志會員，會長光村芳藏，（大阪，四十六歲）細谷猶一郎，（福岡，三十一）岡恒太郎，（羣馬，四十八）木村勘藏，（長崎，四十八）森正信，（大分，二十六）北過卓治，（三重，二十三）原定治，（上海，三十二）等七名，今早向領事館正式自首。又光村對於襲擊雖不直接參加，但因有會長之責任，故一同自首。經審訊，內七人爲正犯，已解回日，餘爲嫌疑犯。

滬工部局

二十日日浪人暴動時，殺死華捕一名，砍傷兩名，毆傷西捕數人，此事發生後，公共租界工部局，於下午四時，召集董事會議，當將該項案件，列入議程。結果，以日浪人如此不法，租界治安，何難想像，而死傷之警務人員，亦須向日領署嚴重交涉。故命秘書長費信惇氏，向日領署嚴重交涉，而是日出席之日董，亦表示不安，允向日領署要求，嚴密制止日浪人之暴行。日領署方面，自經租界工部局向之嚴重交涉後，於二十二日下午，特由日總領村井，親赴工部局，訪晤總董麥克那登，對於前日案件，正式道歉。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裁費信惇發表談話云，不論任何在界內之居民，有不守秩序而發生暴動行爲者，本局必用全力以制之，絕對不取放任主義。至被日人殺死之華捕，局

方已向日當局進行交涉，並要求撫䘏。設日水兵加入助虐或日政府更派軍艦及大批陸戰隊來滬，威脅工部局，工部局一方面實行戒嚴，一方面除集中現有警力及商團外，並請各國軍艦軍隊共同合作，以對付外來之橫暴，但予敢信日當局未必出此。予個人之意，目下中日雙方國民已各趨極端，希望華界及日當局處以鎮靜，以免軒然大波之發生。

日方要求

日本總領事署，對於日僧被毆事件，曾對市政府提出抗議。二十二日午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以司令官鹽澤之名，關於日本僧侶被毆事件，向市政府及公安局，提出嚴重警告如次『本職要望上海市長容納帝國總領事所提出之抗日會員加暴行於日本僧侶事件之要求，速爲滿意答覆，並履行之。萬一與之相反，爲擁護帝國之權益計，已具有認爲適當手段之決心。』又據路透電，駐華日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鹽澤，向上海市長提出哀的美敦書，要求對駐滬日總領事爲長期反日煽動，與日僧被毆事，向華當局所提抗議，立時予以圓滿答覆。該哀的美敦書要求解散反日救國會與其他反日機關，並威脅如不允此項要求，日當局將採嚴厲辦法，保護日方權益。

上海日本總領村井

吳氏談話

吳鐵城二十三日談話云，三友社工廠被日人縱火事，及日人在滬行動情形，已呈報政府，一時尚無具體辦法。但政府對日領所提抗議中第一•二•三•三點，在合理範圍內，可予考慮，至第四項制止抗日運動，解散抗日團體一節，因係人民愛國運動，政府不能予以壓迫，此點絕不允，惟抗日團體如有越軌行動，妨及社會安寧者，當予法律制裁。現市府對此項抗議，正準備答覆。二十五日可發出。關於三友工廠事抗議日領迄未覆，但口頭允以日本法律懲兇。至外報所傳日海軍司令向市府提哀的美敦，不確。照國際慣例，中日兩國地方事件，自應由市長與日領談判，絕無第三者干預必要。

日艦到滬

日方對上海市政府，提出取消反日團體要求以後，派出大批軍艦以示威脅。日驅逐艦蔦藤薄獲四艘，二十三日抵滬，泊楊樹浦江面，巡艦大井，三時半進口，泊匯山碼頭，大井載陸戰隊五百名，一部已登陸，尚有航空母艦能登呂載飛機一隊，改二十四日進口，日航空艦至揚子江此爲第一次。迄二十三日止，在滬日艦已達十艘，均歸第一外遣艦隊司令鹽澤指揮。軍用飛機三架，及炸彈等由上海丸運滬。到滬後，日艦派陸戰隊五百名登岸，保護楊樹浦一帶日本工廠。二十七日午十一時，有日海軍陸戰隊二十餘名，在浦東登岸，藉口保護該處日華紗廠，經公安分局長往交涉，日兵猶强硬，至午後一時始退去。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日海軍當局，鑑於上海事件急迫，二十六日早以來，極呈緊張，全首腦部會議之後，即開非正式參議官會議。結果以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始終隱忍，但此次上海事件則不能默過，倘經要求解散反日會，若中國無誠意，則不得已出於實

力之發動。一兩日內當可見諸發動。然其對策如下。(一)現狀警備不足之場合，則命第三艦隊出動。(二)居留民之現地保護。(三)占領確保吳淞上海間之聯絡。(四)爲膺懲起見，扣留在吳淞口出入上海之中國輪船。

日海軍並圖占眞茹無線電台，美領向日領嚴詰有無其事，日領初不承認，最後乃不諱言，謂須視滬市府答覆能否滿意而定。

美國態度

日海軍在上海大舉示威，引起列强震驚，以美國態度，最爲嚴重。並傳有所舉動，茲將關於美國態度各方消息彙列於下，紐約二十三日路透電，美政府對於日本將在上海舉行海軍示威，及中國繼續反日運動事，表示不安，預料必要時美國爲保障在華美國利益起見，將有外交上的表示。華盛頓一月二十四日路透電，官方對日軍在滬登陸威脅，正予以愼審考慮，因如發生不幸事件，或將有引起國際糾紛可能。副國務卿凱式爾氏現正與胡佛總統討論此項情勢，查美海軍部並未命令駐馬尼拉海軍大將戴樂氏調軍艦赴滬，可表示美政府擬採取極愼審態度，避免牽入遠東糾紛。惟遇緊急時，戴氏具有採取權宜措置之廣大權力，並能迅速增加駐上海公共租界之美海軍陸戰支隊云。華盛頓一月二十五日合衆社電，美國務部人員本日宣稱，美政府對日本如在上海公共租界，擬有單獨軍事行動，將表示極端關切。官方稱，美政府堅認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力量，可以充分保護日人之生命財產，自保護生命財產各方面言，皆不需日本單獨軍事行動，美國注意上海情形，較十月十一月注意滿洲事件尤切。公認日本在上海之軍事行動，損及他國利益，較中國利益爲大，故與他國衝突之危險，較在滿洲尤大云。紐約一月二十六日路透電，關於日水軍在滬登陸訊在美引起之反響，今晨各報所載華盛頓專電，均視作嚴重，「紐約時報」訪員訊，一般印象，美國正考慮單獨或與英國共同採取强烈行動。「先鋒講壇報」稱，「如日方在租界內行動，勢必引起强烈抗議，政府吾人作警惕聲明，謂日方在租界之軍事行動，毫無理由，殊難予以寬恕」云。紐約一月二十七日路透電，美國官場以關切態度觀望上海事件，胡佛總統在閣議中討論此事，嗣與斯蒂生氏協商。查斯氏向持和解政策，據稱現時「已決心擁護美國權利。」「先鋒講壇報」載稱，據一般表示，國務部將開始向英國接洽，俾遇必要時，能在聯合陣線上，採取切實共同行動。該報又稱，國務部已訓令駐滬美總領事克寧漢氏，反映國務部態度，認日本無理由武力干涉公共租界云。

另據日本聯合新聞社華盛頓二十六日電，美國當局鑒於中國之情形，對於保護美國之權益，今後應取如何手段之事，目下正考究中。傳聞此次將有採斷然手段之意嚮。國務長官斯蒂生關於此問題，曾經與胡佛秘密會議，傳斯蒂生係主張始終一貫之協調主義。又東京二十七日電，據確實情報稱，美國政府鑒於上海之形勢險惡化，業已對東洋艦隊發出緊急命令，命其在馬尼拉準備出動。

市府屈服

上海市政府二十八日午後二時，派秘書長俞鴻鈞將覆牒送至日本領事館，復牒原文如下，「逕復者，案准予貴大函，略開日僧侶天寶水上信徒後籐黑岩籐村等五名，於本月巧(十八日)下午在馬玉山路附近被毆傷，提出條件四項，請求接受等因，准此，查本案發生殊屬不幸，本市長深表歉仄。當日據報後，以案關傷害，法有明文，當即嚴令公安局限期緝兇歸案法辦。所有被害人等之醫藥及撫慰金，本市長亦可酌為給予，以示體恤。至來函所提關於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有越軌違法行為，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銷，以維法紀，關於類此之越軌違法行為，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予以取銷，相應函達，請煩查照為荷。

同時并由市府令知社會公安兩局，會同租界捕探，將抗日會查封，同時南北市分會亦被封，市府原令，謂「該會不幸措施失當，責難紛來，而衆團體復呈控到府，籲請救濟，本市長深思痛慮，不得不爲謀國之忠，毅然制止」云。

日領態度

日領村井正式宣布，華方對日要求應允四項，即正式道歉，賠償損失，懲辦兇手，幷制止反日運動。日領又稱，華方答覆滬抗日救國會因超越權力範圍，已由華當局封閉，市長已禁止一切類似活動，村井認華方答覆爲滿意。惟最要一點，即華方是否能忠實履行諾言，故彼不得已仍將注意其履行，彼並警告華當局，倘認為不充分之時，日方將採取必要之自由手段不再作任何通知云。

又二十八日晨八時，日總領署外有炸彈爆發，彈甚小，該署窗破一洞，別無損失，亦未有人目睹係何人所投，日領署即函市府，請派員勘驗，該署地在租界中區，非市府警備範圍，市府當派公安局外事股主任往勘。

日軍攻滬

日艦十二艘於二十八日晨到淞，五時入黃浦新到陸戰隊四百名即上陸，日爆擊機兩架下午四時飛行示威。晚十一時半，日兵進占淞滬路天通庵車站，十九路軍抵抗，即起衝突，槍聲甚密，江灣駐軍出動，兩路人員避走，北四川路日軍布防，未許通行，閘北租界間交通斷絕，附近居民陷恐怖中，寶山路一帶及五區警署，已爲日兵佔領，南市有槍聲，市府訊，日軍要求推進閘北，我軍未允。

一月二十九日午前二時稿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一月廿二日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止

國



生死關頭之國政

汪蔣表示合作，聯袂入京，中央政治，似有轉機。惟日人在滬擴大暴行，外長陳友仁主張對日絕交，及請求召集九國會議。汪蔣主張愼重，陳氏以政策不能施行，翻然去滬，呈請辭職。行政院長孫科亦繼之赴滬辭職，財長黃漢樑亦辭職，行政院又將改組，政治又有波瀾。外交則國聯已在開會，中央外交方針，依然仰賴國聯，外長辭職，對外訓令，幾於無人負責，而上海日人更處處挑釁，情勢萬分嚴重。如此國政，殊令人憤慨。

汪蔣發表談話

二十一日蔣離杭州前對記者談話。(問)聞先生即將入京，不知何時成行？(答)汪精衛先生既決定入京，余自當追隨其後，即日入京。(問)先生入京後將擔任何種職務？(答)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當局，絕不擔任何種職務。(問)先生是否將長住南京？(答)余既以個人資格入京不擔任固定職務，如京中有事，自可長住。但余自下野後，既無公務責任，故一切行動，皆可不必拘定，出入來往，亦較自由。如當局有所垂詢，對於黨國存亡有關之時，不拘何時，余必隨時入京，以備諮詢。(問)先生對國事有何主張？(答)余無特殊之主張，以汪先生之主張為主張。到京以後，如有所見，當隨時貢獻，至採納與否，皆由政府當局決定，務使政府當局完滿執行其政策。(問)月前先生發表談話，有進退皆無所逃於責備之語，現既入京，倘仍有不諒解或反對者，諒不變更負責之初心？(答)余此次晉京，個人當然苦痛，然國事如此，亦不能顧個人之痛苦。余將一本良心與道義上之責任，為公義私交而盡力，以贊助政府，共紓國難，毀譽榮辱，非所措意也。

二十一日汪由上海入京前亦發表談話云：『與蔣數年未見，去冬蔣雖一度來滬，但未獲詳談，茲在杭得長時間晤聚，對蔣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決心，甚為敬佩，對胡覆電同意與不同意

各半。一中會議，議決中委一律參加政治會議，推余等三常委，常委職責係於會議時輪流主席，無他特別任務，若不在京，儘可照例推臨時主席。若謂常委不在京，政會無從進行，實責難太過之言。此為余與胡同感。惟目前全黨同志，皆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自勗勗人，則鑒於過去裂痕，謀現在努力，蔣胡及余實有共聚首都同心匡濟必要，如恐彼此意見齟齬，轉令政府為難，則各處一方，更易生齟齬，何如各以意見貢獻政會，取決多數，較能舉民主集權之實，此點則對胡電未全贊同者。余入京當以中委資格參加政會，凡中委所能盡力者，當竭力從事。惟病體未大痊已與諸同志約，祇能參加重要問題會議，其他會客講演酬應，均從省略，諸同志已諒解允諾云。』

汪蔣同日入京

汪二十一晚十時零五分到京。往迎者孫科，陳銘樞，朱培德，邵力子，葉楚傖，覃振，曾仲鳴，梁寒操，丁超五，恩克巴圖，李文範，馬超俊等中委數十人，羣衆冒雨到站歡迎者有一二千人。衛戍部調大批軍隊特別警戒。汪車進站後，汪因病難行，由褚民誼扶持下車，各歡迎者隨之，全體出站，並高呼迎汪口號，汪即乘汽車入城，至勵志社休息十分鐘後，旋至鐵道部訪孫科，各委多集孫邸談商一切。

將中正宋美齡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由杭州澄廬出發，乘一號汽車，由京杭國道，直駛南京。經湖州並未停止。四時四十分，過溧陽，七時抵湯山。因天雨不便入城，宿湯山俱樂部。二十二日入城。按蔣係上月二十二日返奉化，離京恰為一月。

勵志社商大政

二十二晨八時半，汪精衛，孫科，林森，邵力子，褚民誼，陳璧君，顧孟餘，張繼，曾仲鳴，等謁陵，汪以體疲，乘轎而上。汪孫陳謁陵後均哭至流淚，傷感久之方出。即至勵志社，汪，孫，林，張繼，何應欽，陳銘樞，朱培德等在勵志社談話。十時推何，朱，陳，同往湯山迎蔣，四時蔣抵中山陵園。下午三時一刻，馮先到勵志社，三時半汪及陳璧君亦到，其餘各委陸續到，四時十分，蔣抵勵志社，入室先與陳璧君寒暄，次與汪及其他各委頷首為禮，見馮時蔣滿面笑容，口中連呼好好，馮亦答笑，兩人相對而笑。移時乃就座，蔣馮見面時為三年來第一次，極為到會諸人注目。五時蔣先出訪林森，其餘各委仍坐談，交換意見，六時晚餐，蔣與馮李宗仁李濟琛晤面甚歡，並詢馮來京近況，四人談笑同入會議室。談話會中，首由何應欽報告，接朱紹良熊式輝電稱前方剿赤軍事及軍實問題，次由吳鐵城報告滬日人暴動情形，再次由覃振報告最近外交狀況。完畢後，衆均默未作聲，數分鐘後，蔣起立發言，謂本人茲貢獻意見，關於對日外交無論和與戰兩辦法，惟須國內真正實現團結一致，總之金甌不能有一點缺損，否則殊難禦他人整個計劃云云。

特委會商外交

特委會廿四日下午四時在勵志社開會，到蔣，汪，張靜江，顧孟餘，邵力子，邵元冲，陳公博，陳璧君，覃振，李文範，陳果夫，居正，朱培德，孔祥熙，何應欽，陳銘樞，馮玉

祥，李宗仁，李濟琛，曾仲鳴，張繼，馬超俊等二十三人，討論至七時始散。討論問題集中於對日外交，作縝密之研究。蔣汪二氏發言最多，其餘各委未表示何種意見。討論內容，各委守秘密不肯洩露。惟據可靠方面消息，對日問題，中樞負責人員均已完全一致，將改變以前態度，往時既不能戰，復不能和，今後將爲國家百年大計打算，即決定辦法。陳友仁外交政策，基於隔閡國情，徒爲孤注之一擲，未獲輿論贊助，決不可行，故毅然不採用。各要人意見已完全一致，決將於忍辱負重脚踏實地之趨向，爲有效之努力。會內對陳友仁辭職赴滬事，亦有討論。對滬日僑案，亦有討論。

陳孫相繼辭職

陳友仁以對日絕交之外交方針，未蒙中央採納，乃赴滬呈請辭職，孫科二十四日亦赴滬，亦辭行政院長職。其他黃漢樑，傅秉常亦辭，中央政治又有改組。

陳友仁辭呈

陳友仁二十四日電國府辭職云：『竊友仁猥以菲材，辱承中央畀以外交部長重任，本思竭其駑駘，圖報黨國，顧以智慮疎淺，短於應付，雖勉盡芻蕘一得之愚，而輒多扞格難行之患。國難日急，外交彌重，決策不許遷延，引退未容猶豫，於此提請辭職，務懇即予照准，無任盼禱。』

二十五日陳友仁發表辭職談話云。『當余就外長職之初，因過去蔣介石對於東三省事件，原一貫主張其消極不抵抗政策之故，以致錦州失陷，而中國軍隊且全部撤退於關內，外交問題至是乃愈陷於困難。依據上海和會之決定，本一致反對消極無抵抗之政策，且主張積極政策，以不失領土不辱國權爲方針。余經兩星期之考慮，以爲貫徹和會所定之政策，則對日絕交之事，實爲必要而不可免之方法，蓋必先有此着，而後引起國際間之重視，使華盛頓條約九國或凱洛非戰公約諸國，不能不召開會議。而此項會議，或能於東三省問題得一公正而妥善之解決也。惟絕交政策事實，爲蔣氏歷來所反對，觀其最近發表對日問題之演講，以對日絕交爲中國之絕路，其斷論之堅決，且無磋商之餘地，使余對日外交方針之進行，受嚴重之打擊。更無異明示日本軍閥，中國決始終無抵抗，汝欲如何斯如何矣。蔣氏對於絕交問題之此種態度，實爲其消極不抵抗政策之理論的結果，而對於目前日人在滬事件之影響，所關實非淺鮮。余敢警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對於全國人民爲日人暴行而起之抗日救國運動，加以武力之壓迫。蔣氏至今實力猶存，而其反對余之外交主張，又若是其堅決，此余所以不能不即日辭職以謝國人云。』

孫科之辭呈

孫科二十五日電中央常會國府林主席辭職云，『竊科猥以愚陋，忝荷中央委以行政院長之任，爲念國難正亟，統一初成，領袖分散，中樞空虛，迫於愛黨救國之義，故不顧利害，不量才力，勉拜大命，未敢告辭，冀或竭其愚忠，促成團結，過渡難關，耿耿之誠，想荷鑒察。一月以來，走呼號，心力交瘁，幸承蔣汪兩公鑒諒毅然入都，中樞大計，乃得人主持。科再四思維，當此時局險危，行政院長重責，非有大力，莫克負荷，而自顧輕微，才力俱絀，雖於解救時艱欲盡其一得之愚，然形格勢禁，徒成廢論

，焦頭爛額，於事何裨，竊念過渡之責已完，覆餗之虞當戒，何可繼續遷延，自誤誤國。用是披瀝悃忱，籲懇准予即日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另選賢能，免誤國是，不勝懇切惶悚之至。至於科離京以後，行政院長職務，當由陳副院長銘樞暫行代理，合並陳明。』

孫致蔣汪電

孫科二十五日電蔣汪云，『國難方亟，行政院長重責，萬非才力短淺如科者所克負荷。前晚晤談已為兩公言之。前次所以未即告辭者，以中樞同志，尚未集中，於促成團結過渡難關之責未克盡，迫於愛黨救國之義，未敢遽卸仔肩，致令政局飄搖，人心浮動，區區之意，想荷洞鑒。今幸兩公蒞京，中樞主持有人，科之重責可辭。溯自受事至今，已將一月，而最關重要之外交方針，迄未能有所決定。該部長陳友仁亦以所貢獻之對外政策，未蒙中央諸同志鑒納，今已提出辭職，雖經科再三挽留，而去志彌堅，未可相強。科竊自思，於此嚴重時期，實亦無力繼續負責，以副兩公屬望之殷，審慮再四，與其遷延貽誤，何如早讓賢能。今日特向中央懇切辭去行政院長一職，兩公知科至深，愛科至切，想必能鑒其誠而許之也。』

中央電挽孫

中常會二十五日電孫科云，『哲生同志惠鑒，徑(二十五日)電誦悉，現時國難正亟，中樞行政甫經組織就緒，萬不能遽爾變更，以增加外交之困難，搖動黨國之基礎。同人對於同志期望正殷，倚畀尤切，尚望本負責之初心，勉膺艱鉅，打銷辭意，剋日來京，無任盼切。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徑(二十五日)印。』中執會又函孫云，『哲生先生惠鑒，本日常務會議開會時，忽奉先生辭行政院長電，全體同志，異常驚駭，當經一致決議挽留，並立即電覆，請求打銷辭意，度已邀察，茲再公推居正，張繼，張靜江三同志來滬，詳述一切，當此國難嚴重之際，中樞不可一日無人負責，望即日偕同三同志回京，主持政務，萬弗稍存消極，黨國前途，實繫於是，掬誠奉懇，惟希詳察，順頌黨祺。』居正，張繼，葉恭綽，張靜江二十五日晚車赴滬挽孫，携有汪親筆函一件，吳鐵城電京，孫辭意甚堅，在滬行蹤極秘，吳找尋至日未獲。二十六日張繼，何應欽，曾往訪孫科，未得見，故所携來之蔣汪親筆函，亦由人轉孫。聞函內大意，表示外交問題可磋商，請即回京。但孫仍在本宅，終日未出，往訪者均謝絕。惟下午二時，英總領往訪，談一時許始出。

黃漢樑亦辭

財長黃漢樑以孫科辭職，二十六日亦呈府辭財長。電云，『前漢樑呈請辭職，未荷照准，無裨國計，時凜初衷，當此過渡難關，本擬追隨孫行政院長之後，勉為支撐，稍圖補救，無如心餘力絀，成效毫無，何敢復以叢脞之身，貽誤國是。用再披瀝呈懇，務祈迅賜另簡賢能接替，以維部務云。』

張繼，居正，張靜江，王正廷，覃振，二十七晨到京，張，居，分訪汪蔣，報告在滬未晤孫科，及孫辭意堅決情形。孫陳去滬後，李文範黃漢樑馬超俊陳羣傅秉常均辭，葉恭綽亦滯滬。政府內部有改組形勢。今後局面將實現真正之汪蔣合作，

汪主黨，蔣主政。此次孫之出走，完全為陳友仁無人贊同其絕交，希而求去，孫上台所恃以應付外交問題者全在陳，陳去遂覺不可終日，但兩旬餘來，孫之法寶盡露，已不能留好印像。行政院二十七日令，外交部長陳友仁請假離京，在未回任以前，所有部務，暫派常務次長甘介侯代理。

組外交委員會

中政會二十七日下午三時開三零一次會，到委員曾仲鳴，石青陽，蕭吉珊，黃吉宸，方振武，范予遂，周佛海，朱培德，馮玉祥，李敬齋，陳肇英，何應欽，曾擴情，林森，王祺，李次溫，段錫朋，賀耀組，楊虎，邵力子，馬福祥，洪陸東，李宗黃，王伯羣，鄧飛黃，李濟琛，谷正綱，鄧家彥，蕭忠貞，王正廷，焦易堂，張繼，張人傑，陳公博，陳孚木，蔣中正，覃振，張知本，褚民誼，陳璧君，王法勤，黃少谷，王懋功，周啟剛，張道藩，蔣作賓，唐有壬，羅家倫，鄭占南，克興額，陳果夫，白雲梯，戴愧生，恩克巴圖，汪兆銘，劉守中，陳銘樞，方覺慧，居正，邵元冲，列席外交次長甘介侯，主席汪兆銘。決議要案，㈠函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會議常務委員業已到京，特務委員會應無庸存在。㈡成立外交委員會，推陳銘樞，宋子文，邵元冲，張羣，伍朝樞，顧孟餘，孔祥熙，蔣作賓，程天放，段錫朋，羅家倫，唐有壬，羅文幹，顧維鈞，王正廷，吳鐵城，郭泰祺，戴傳賢，陳公博為委員，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參謀總長，軍政部長，海軍部長均為當然委員，指定蔣作賓為主席兼常務委員，顧孟餘，顧維鈞，王正廷，羅文幹為常務委員。外交委員會二十七日晚八時半開會，到蔣作賓，王正廷，顧維鈞，邵元冲，何應欽，羅文幹等，甘介侯亦列席。對外交問題有詳密協商。

對日方針今昔

蔣汪孫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在宋邸商外交問題，有極精密之研究，討論歷三小時之久。對日絕交，反對者居多數。彼等顧慮絕交後時局必趨非常之形勢，故未有通盤籌劃與考慮前，斷不能輕易從事也。顏惠慶二十三日抵日內瓦電外部，請示國聯行政會中我國提案。陳友仁二十四日覆顏訓令，內包含政府在會議中所採政策綱要，其內容大畧(一)我國代表將在會議中重申述中政府對國聯迭次議決案均已遵守，對調查團來華之決議，尤表歡迎。(二)我代表鄭重申述自十二月十日國聯決議案成立後，甲•日本以武力佔據遼省府最後所在地之錦州，乙•日不獨未遵決議案撤兵，更以兵力迫我軍入關，現日已將東省全部佔據，丙•日軍更進攻熱河，其侵我領土已越滿洲區域以外，日對我作戰與軍事行動不僅展至熱河省境，且展至華北華中華南，威迫我承認日本併吞滿洲，及迫使我中央與地方政府取締對日愛國運動，(三)在將來議事日程討論中，我代表將提議請國聯執行盟約第十六條，並聲明此是派調查團外矯正日本破壞公約之最有效方法。

外部以滬日僑暴動案，及日本增派大批軍艦到滬情形，電顏惠慶令於國聯行政院開會時報告。外部對此次我國在國聯提案，二十三日有長電致顏，並令先與各國代表非正式接洽。外

部二十六日接顏惠慶來電，請再頒訓示。以陳已辭職，無人可回訓。二十六日下午，陳銘樞函甘介侯，邀甘出席二十七日中政會，報告國聯開會情形，及與顏訓電辦法。至於對日方針，原來所擬之(一)絕交，(二)依靠國聯，(三)于國聯外再召國際會議，此三種計議是否採一種或二種或全採用，尚在未定。如國聯能另闢途徑，以解決中日糾紛，則尚有可爲。若仍用舊調，靠諸調查團，則決無希望，因調查團來華時期，須至三月初，調查範圍，並不限於東三省，而調查之性質，不過就法理之結果，而爲建議書，與以前之法權調查團，將無大異，可斷言無何結果云。

調查團首次會

一月二十一日英代表萊頓伯爵，被推充任滿洲調查團主席，該團開會時，曾討論出發程序與日期。商協該團組織問題與調查資料。決定二月初離歐，道經美國赴遠東。白里安氏爲委派滿洲調查團事，通知行政院各理事，稱滿洲調查團開始工作時所遇狀況，將與上屆行政院閉幕時所期望者不同。氏稱兩次行政院會通過之一致決議案中所列莊嚴擔保，現仍爲反對占領滿洲領土野心之正式保障。行政院會對此例外情勢，應嚴格的視作臨時事件此項情勢必須按照九月三十日決議案，儘速正式結束，但日本嘲笑調查團何能旅行。

西錫爾之談話

日內瓦一月二十四日合衆社電，據傳中國政府有意要求援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對日施行經濟封鎖。行政院對此態度若何，現時尚未明瞭。各理事在開會前，對此問題極爲審慎，不願表示意見。但據非正式方面聲稱，行政院會至少於滿洲調查團在滿調查一部分完成前，不擬採用任何嚴厲行動。英代表西錫爾氏稱，滿事「是否戰爭」，爲國聯迄今難題，致令不能解決滿洲爭端，而令其處於一最艱窘之兩難地位。西氏稱，中日兩國均謂並未開戰，此當然爲最後之語。蓋除關係國自身外，無人能謂彼等是否作戰。盟約第十六條僅能適用於兩國開戰



日本出席國聯代表佐藤

時，此層極爲明瞭。關於中日爭端，即援用盟約十六條經濟條款，亦屬不成問題，因兩國間外交關係，並未斷絕，兩國使節仍照常駐劄，中日事件根本困難，在一般談及二國時，一如對於歐洲國家，「但其間有重大分別，例如中國中央政府權力極弱，此爲前此日內瓦與巴黎行政院會未能超過之一種困難。當吾人勸告日本將軍隊撤至南滿線內時，日代表質問，何人能保障其安全。華代表答稱，中國準備保障，但照吾人所知之中國

情勢，此項答覆，責任似太重大。」西氏稱，按照彼意，滿洲危機愈見裁軍需要。

行政院又開會

二十五日晨國聯行政院開秘密會時，中國代表動議請求開非常緊急討論。當決定於二十五日下午即進行考慮中日事件。因上海最近形勢似臻尖銳化，因近頃新情勢之發展，國聯調查團有提早出發可能。其權限或亦將擴大。英代表西錫爾氏於開會時首對白里安氏本屆缺席，表示惋惜意，日代表附議。國聯行政院，下午五時四十一分舉行公開大會。　華代表顏惠慶氏演說，稱刻有一事，最初本係地方事件，乃遞演而成危及世界和平問題，今有約二十萬英方里之中國領土，內有居民二千萬人，橫遭武力之占領，行政院會對於調解此項爭端，曾經努力，並一致通過兩決議案，均係根據日方儘速撤兵之莊嚴担保。惟此項信約，已被破壞。日軍非但未逐步撤退，且悍然作積極之侵略。氏謂日本刻又進攻熱河，而最近又有占領上海與福州之威脅。日本侵略政策，强迫中國屈服於其併吞或實際等於併吞滿洲之舉，威逼中國中央與地方當局，禁遏因日方攻擊與對華不能忍受之暴行引起之一切國民愛國熱情之表現，其此種不斷之發展，以及强力之壓制，致令吾人所抱不使情勢擴大之所有希望，均被推翻。在另一方面，情勢已日見惡劣，顏氏謂，行政院會之決議案，已被日本蔑視無遺，並指陳國聯調查團，至早非俟四月不能抵滿。



中代表顏惠慶

日本代表佐藤，以强調聲明，日方之占領錦州不過一時之計，並謂日本必保持門戶開放政策，並無領土野心。但決心使滿洲成為中日及其他國人安居樂業之地，滿洲依然為滿洲，中國人民依然居住如恒，許多城鎮之華當局，亦未變更，不過受挫折者，僅中國行政權而已。日本之占領滿洲，係張學良挑釁，照理應有不能避免之結果。日軍在錦備受居民歡迎，雖警察一度繳械，刻已發還，日本哨兵僅警戒城內，以及車站。顏氏駁稱，日本誠然贊成門戶開放政策，但此門戶，已為日人擁擠而入，致他人欲入而不能。氏稱日方占領理由，時常更變，首謂由於破壞鐵路，繼稱自衛，又謂為保護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今又謂由於剿「匪」，凡此均係詭辯。日人所欲不過為終止抵貨耳。氏結束時請行政院會，對中國權利，予以充分之承認，某理事於答覆質問時，稱國聯之態度，自然頗受華代表陳述之影響，但國聯調查團行將啓程，從事實地視察，故礙難實質的變更其立場云。

又一月二十五日合衆社電，自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休會後，本日開第一次會，上屆處理滿事失敗，今轉其注意於上海；行政院第一日開會，未討論滿事，而集中注意於中國中部，行政院於各理事會談後，本日下午五時四十分舉行公開會議，法代表彭考氏，代表因病辭職之白里安，陳述自上次會議來遠東之情形，最近上海情勢極爲嚴重，氏稱，諸理事一致請求中



世界和平警察，對搶刼滿洲的日本，將使用經濟封鎖之棒了（美報）

代表顏惠慶，日代表佐藤，請各該政府，採用各種方法，制止上海危機。會議歷二小時，七時四十五分休會，顏氏稱，『中國之請求國聯行政院，蓋根據國聯盟約及國際法之權利，現時此皆無效，已屆國聯行政院爲維護國際正義與和平，應在調解方法外，採有效之措施，自十二月國聯行政院會議來，遠東方面破壞和平之舉，日愈增加，行政院第一步措施，已完全失敗』云。二十六日國聯行政院會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滿洲一般問題。中日兩國代表均未出席。關於討論結果，官方未發表消息。但據可靠方面訊，會中討論之主要問題，在獲得緩和滬局方法。美方對此事態度，尤可視作一種先兆。會議請主席彭考氏與中日雙方進行秘密談判。二十七日電。國聯行政院主席保羅彭考氏，於斯日上午再度與中日兩國代表談話。彭氏擬努力令日人起草一適當之莊嚴宣言，承認門戶開放政策，並聲明無擴充領土意嚮。此項宣言將在行政院公開會議中宣讀，作爲渡過自現時至國聯調查團抵華期間之一種辦法。華代表頃正盡力敦促國聯調查團各委員趕緊啓程，頃已有委員三人抵巴黎，即將出發赴遠東。二十七日南京某方接日內瓦電，謂國聯對中日東三省事件，雖經顏使痛切陳詞，但仍主援用上次議決辦法，俟調查團東來調查，十六條難提出。行政會日內即閉會，政府甚爲失望。

國聯秘書辭職

國聯秘書長德留蒙近辭職，國聯行政院開會，已遞辭呈。國聯方面表示極敏銳之注意，並異常驚詫。與國聯親善人士之批評，對此頗表示遺憾，以爲德氏對國聯忠勇盡職，今竟隨以幹練著名之國聯經濟部長蘇爾德氏而辭，不知其抱何隱衷云。關於德留蒙辭職訊，據聞英法間前曾獲有諒解，德氏辭職後，秘書長一席應由法人充任云。

國難會議將開會

南京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年十一月下旬決議召集國難會議，集思廣益，共赴國難。本年一月十八日國民政府明令召集國難會議。定二月一日在京開會。行政院一月二十六日會議議次延期至二月十一日。

會員名單

二月十一日國難會議會員，行政院正式公布如次。丁文江，王大楨，王克敏，王世杰，王造時，王星舟，王景岐，王雲五，王揖唐，王崑崙，王楊，王曉籟，王震，王禮錫，尤烈，巴哈布，史量才，札葛爾，朱兆莘，朱廣偉，朱慶瀾，伊得欽，汪伯奇，汪榮寶，吳佩孚，吳經熊，吳鼎昌，余日章，谷鍾秀，李石岑，李清泉，李登輝，李書城，李煜堂，李銘，李璜，李錫恩，何公敢，沈尹默，狄寶賢，杜惠生，杜錫珪，杜鏞，那顏圖，那木濟勒色楞，沙明遠，沙克都爾札布，沙里瓦呼地克圖，金井羊，金問泗，周作民，周詒春，周鯁生，林文慶，林光漢，林志鈞，林義順，阿汪札巴，阿育勒烏貴，阿穆爾心格勒圖，卓特巴札布，胡文虎，胡元倓，胡孟嘉，胡庶華，胡適，胡春霖，胡筠，胡霖，段祺瑞，貢覺仲尼，唐文治，徐新六，徐淑希，徐紹楨，徐謨，徐謙，馬立羣，馬良，馬君武，馬寅初，馬福祥，孫洪伊，孫傳芳，夏鵬，班禪喇嘛，凌陞，陳三立，陳少白，陳垣，陳寅恪，陳嘉庚，陳密來，陳祿仁，陳彬龢，陳博生，陳輝德，陳錦濤，郭泰祺，曹耀堂，曹麟生，張一麐，張永福，張志潭，張伯苓，張東蓀，張寅，張嘉森，張嘉璈，張耀曾，馮少山，馮自由，許世英，許崇清，章士釗，章炳麟，章嘉呼圖克圖，梁士詒，梁建章，寬希聖，陶知行，梅恒平，莊蘊陶，陸伯鴻，崔澤南，黃右公，黃伯耀，黃侃，黃炎培，黃金榮，黃郛，黃海山，黃節，湯爾和，褚輔成，賈景德，賈德耀，曾琦，黃冠賢，彭學沛，翁文灝，傅斯年，雲端旺，楚克，雷殷，董康，董顯光，楊銓，楊壽彭，虞和德，載濤，叢喜，海順，葉芩，葉惠鈞，葉琢堂，趙熙，趙鳳峋，熊希齡，榮宗敬，德穆楚克棟魯普，劉汝賢，劉治洲，劉哲，劉家駒，劉崇傑，劉景山，劉鴻生，談荔孫，黎照寰，臧啓芳，漢羅沙市，鄭達初，蔣北斗，蔣廷黻，蔣夢麟，穆湘玥，錢永銘，盧永祥，盧學溥，盧蠶，歐陽南，鍾天心，鍾榮光，薩鎮冰，鄺華，關崇穎，羅隆基，羅貢華，顧維鈞。

二十五日續聘國難會議會員三十八人，王斧，王鎮五，左舜生，光昇任，鴻雋，宋淵源，李永祥，李根源，谷正鼎，余家菊，吳公義，吳鶴齡，林學衡，俞仙亭，周震麟，徐佛蘇，陸京士，陶因，陶治公，許克誠，陳安仁，陳啓天，張子柱，張訓欽，常乃悳，溫宗堯，鈕永建，彭允彝，黃展雲，葉夏聲，趙正平，趙叔雍，趙恒惕，劉天予，劉叔模，劉馥，盧信，謝英伯，共二百二十七人。

國府二十三日發聘書，敦聘丁文江等爲國難會議會員。聘

書文為敦聘某某先生為國難會議會員此訂。行政院院長孫科，同日致國難會議各會員一函。原文云『敬啓者，近因外侮憑陵，侵掠日亟，羣情憤慨，誼切同仇，政府懍危厦之難支，矢同舟之共濟，期紓國難，特聘邦賢，素稔先生柔轡手提，智珠胸蘊，苞桑永固，仰定命之訏謨，茵轂速貢，慰喁忱於飢溺，安蒲勿却，擁篲以迎，曷勝跂幸之私，附陳國民政府聘函一件，即祈詧入為荷，敬頌台祺不具，孫科謹啓，』據私人方面得京電，政府擬請梁士詒任國難會議主席，梁已由港北行。開會禮堂擬假勵志社，一切從儉。經費經國府議決定為十萬元。

各方意見

現在國難日急，中央對於救亡，因自身問題，糾纏不清，對內政治無澈底之改革，對外無具體之方針，各方對於會議，意見亦不一致。茲誌其重要者於下：

段祺瑞 談話云：『余以為處置國家大事，不在誇大虛矯，而在能實踐所言。國事至此，吾人惟有效越王勾踐刻苦忍辱，以求最後之勝利。但屈辱非妥協之比，以後須在『求己』二字上用五六年苦功夫，國事終有可為，決無用其悲觀也。』氏以為集思廣益，意非不善，但恐聚訟盈庭，無補實際。

張伯苓 據張伯苓氏表示，值此國難日亟，國民人人有責，認為應往參加。果能團結一致，鞭策政府，則此等客人請來固不易，打發走亦不易云。

孫洪伊 在滬組織憲政促進會之孫洪伊。發表談話，認為促進憲政，為安內攘外之急務。主旨（一）既已確定中華民國為民主立憲國家，則一切設施當以民權高於一切為原則。（二）組全民代表會議。（三）由全國代表會議製定憲法，依憲法組民意政府。

李璜 中國國家主義青年黨李璜謂共赴國難，原則上贊成，但須及早還政於民。

丁文江 北平之國難會議會員，屬學術界方面者較多。計丁文江，周詒春，胡適，徐淑希，翁文灝，傅斯年，張嘉森，蔣廷黻，陳寅恪，張東蓀，陶希聖，陳垣，沈尹默等，據徐淑希丁文江兩氏表示，因尚未接到聘函，未能決定是否赴京出席，聞學術界人物將有一種交換意見之聯絡，作入京之準備。以上皆可代表一部分人意見也。

義勇軍轉戰遼西

興城 錦州附近義勇軍被日軍擊散後，在錦州興城間結合。廿日夜突向連山日軍襲擊，將連山占領，奪槍彈甚多，殺敵亦衆。錦州日軍師團部得訊，急調駐軍一營，向義勇軍猛烈砲擊。興城城內徹夜砲聲不絕，激戰終夜，二十一日晨日軍飛機隊掃射義勇軍，傷亡頗衆，遂毀韓家溝鐵橋及鐵道三四里，向田門以北退却。廿二日拂曉，義勇軍聯絡由遼熱交界點衝出之各路軍，分向興城襲擊，並大施破壞，連戰皆捷，占領韓家溝白廟子各地。同時紅螺山方面我軍響應，向高橋營盤夾擊，斷日軍後路，絞中，興城，錦州間日軍電信阻礙。午錦州大批飛機，分出助戰，向我爆

擊，連山灣•葫蘆島海軍陸戰隊登岸應援，端木鐵道大隊奉令，急向錦州以西進，迄下午五時，與城戰事極激烈。

二十二日興城以東日軍之聯絡，被義勇軍截斷後，我軍共三千餘人，入夜有一部死力向城內進攻未破，葫蘆島連山灣日軍艦放射探照燈，並發砲威脅，掩護陸戰隊登岸增援，與錦州西之援軍呼應，向我兜擊，苦戰終夜，未得破城。二十三日晨日軍海陸空與我激戰，我軍聯絡截斷，勢將失利，遂入混戰狀態。義勇軍經三日之苦鬥，受日軍之重擊，聲嘶力竭，大部向鐵道線外散伏，將相機再舉。

盤山

營溝線義勇軍在盤山西南，與多門部隊惡戰，北鎮方面約有義勇軍千餘，抄襲嘉村部隊。在法庫門大虎山一帶之義勇軍，決定與日軍繼續作戰。大虎山方面之義勇軍，因不堪壓迫，向以北潰退，日兵跟踪追擊，有將追入熱河形勢。據日方消息，溝幫子義勇軍仍奮戰，打落日飛機一架，司機二日人亦擊斃。

熱邊

熱河方面形勢已漸趨緊張。自新立屯西侵之部隊，勢即迫近新邱。自義縣出動之支隊，正東逼清河邊門。我義勇軍依據醫巫閭山形，可控制三面鐵道線，勢將截擊日軍之聯絡。

熙洽軍謀佔哈

吉林臨時省政府軍馮占海，與熙洽所派于琛澂軍，在阿城激戰。馮團不利，退出阿城，繞道至哈東，二十六早八時半首先入哈，攻公安局，繳去槍械，因警察抗拒，擊死數名，熙洽新委之濱江公安局長湯武涉，為馮捕去，電業局長金武宣，穆稜煤礦總辦馮德恩，水上公安局長劉寶源均逃。二十四旅李杜部騎兵，午前九時入哈道外，濱江市由前局長高齊棟出任維持，警察臂纏白布，書鐵血救國四字，哈道外交通阻斷，商家均閉門，街禁行人，各街滿布軍警。黑軍步一旅劉團，奉馬占山命，今午到松浦市，聲援李杜。

丁超•李杜二十六日會銜通告，于琛澂招結土匪，擾害地方，特一致討賊，竭誠擁戴張景惠，望外僑各安生業，勿自擾。二十七日于藥庫方面，九時馮占海團與于部戰烈。午李杜部由左翼助攻，于不支退却。鼎新屯方面，十時許于部探兵與宮平團前哨接觸，日機四架在南崗軍部上空，散放于勸降傳單畢，亦加入作戰。擲彈射槍。李部分道協攻，逾午于向東南敗退，該機一架在極樂寺方面被擊中，落新正陽河義地，司機不受勸告，尚掃射機槍，致中彈死。二時許于部攻小北屯，經擊退，道外商舖仍停業，秩序由市警維持，鐵血袖章已卸。熙洽電，令于琛澂停止向哈進攻。

馬占山軍一部返齊齊哈爾，黑省日人先任張景惠為主席，近馬之返黑垣，當然與日人有諒解。二十七日午後三時馬占山至哈晤張景惠。





佛爾氏首次以外長資格宣布，擬於一週內與英首相麥克唐納氏會晤，討論賠償問題。

歐州形勢愈嚴重

歐洲形勢，近日非常嚴重，洛桑會議，無限延期；裁軍會議暗淡無光；國聯會議，毫無能力；滿洲調查，姍姍來遲；法國外交，依然不放棄賠欵，不輕易裁軍；德國「棕黨」高唱一旦執政，要求修改和約，廢除賠欵，英國開歷史未有之先例，施行保護關稅；西班牙共黨建立政府，騷動尙無已時。歐洲局勢萬分嚴重，茲分誌之。

賠款問題討論

洛桑會議延期，德國反對。美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氏宣稱，『延長現時賠欵戰債情勢，一如展緩施行手術，致令病人疲弱，無痊可之望。倘令法國提議一建設的程序，美國將予以重大注意，但觀拉佛爾氏演辭，要求維持凡爾賽和約中所訂之解決方法，則美國何從而加以注意乎。』

柏林一月二十四日「波森驛報」發表墨索里尼氏論賠償與戰債一文，其主張與法總理拉佛爾氏在下院發表之觀點，適成明顯之對照。墨氏稱，『賠償與戰債兩項問題，自大戰結束以來，迄令人民不安，如繼續加以維持，結果將不堪想像，吾人對此兩項問題，應以急進態度，令其獲得最後解決，俾令不再成為國際不安原因，賠償問題需要重新研究與解決，每年採取一步驟，結果將鮮進展』云。墨氏全文含有迫促之意，認爲須令此問題確切解決，不應僅恃延緩云。一月二十四日法總理拉

世界人民的負擔。(美國太陽報)

裁軍暗淡無光

二月二日裁軍會議，形勢深爲暗淡。法義間之海軍問題衝突難望妥協。蘇聯上次日內瓦會議時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德維諾夫之提議，仍爲蘇聯政策之關鍵。認蘇聯代表對於蘇俄政府認爲眞正裁軍而非朦蔽增加軍備之提議，皆可接受，揭開裁軍之假面具爲蘇聯主要工作。蘇俄官報再三攻擊法・英・美等帝國主義者努力阻礙眞實裁軍，高唱和平，而不實行，滿洲問題更與報紙以攻擊資料。蘇俄願擁護任何制止戰爭運動，非

常顯然，以蘇俄邊疆之遼闊，任何國際戰爭，皆易影響極願避免戰爭之蘇聯，蘇俄避免與日本在滿洲衝突，即其證明。蘇俄常備軍現普通認爲五十萬人，其中政治警隊在外，其多少無正式統計，此外邊防軍亦無正式統計，其預備軍力達數百萬，蓋軍事訓練遍及於各工廠也。



和平之神看戰神睡着了沒有說：他沒很睡着，很容易驚醒他的！

（義報）

現時各國出席裁軍大會代表尸先後抵日內瓦。各國代表如下：

日

日本裁軍全權松井永野兩中將一行，二十四日午後七時抵日內瓦。

法

法國裁軍代表，首席代表爲新任陸長達迪，達氏曾充任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首席代表，在凡爾賽會議中，曾以爲克里孟素之智囊著名。內閣總理兼外長拉佛爾不能出席之原因，因總選舉及預算案成立前。議會方面極爲忙碌，其中可注目者，上議院議員前總長保羅彭考氏充技術顧問，出席會議，（彭氏前充國聯軍縮準備委員會法國代表。）前海長現任航空部長之杜米尼爾，現海長杜蒙均任代表。下院陸軍委員長菲波里，任技術顧問。

英

英國裁軍代表如下，首相麥克唐納，外長西門爵士，自由領大臣杜瑪斯，陸長海爾山貴族，航空大臣海爾山，海長蒙式爾，候補代表阿胥貝夫人。

美

美國裁軍首席代表爲國務卿斯蒂生。

中

我國派顏惠慶爲國際軍縮大會首席代表。並經商同參謀軍政兩部，酌擬代表團名義，全權代表顏惠慶，黃慕松二人。專門委員胡世澤，夏晉麟，姚錫九，呂德元，王鵠，郭秉楷六人。

法國外交政策

一月二十二日法下院，以三百另三票對二百六十五票，通過信任拉佛爾新閣外交方針案。此舉將令政府在洛桑賠償會議中，能堅持令德國按照凡爾賽條約，賠款予法。法政府提議之唯一讓步，即自去年六月起允許德國之緩付案，再展期六月。惟須美國同意將戰債展緩。按美政府業經聲明，賠償問題必須由歐洲政府解決，與戰債問題須完全分開。查法國此種態度或將促令德國政治風潮迅速發生。德國法西斯黨首領希忒拉氏

宣布，彼掌權後，將宣言德國將不繼續償付賠欵。現政府已宣稱，不能作此項償付。歐洲情勢現時日見嚴重。一般恐德法兩國間政黨，將公然決裂。洛桑會議何日召集，現尚未明。協約國間現仍在進行談判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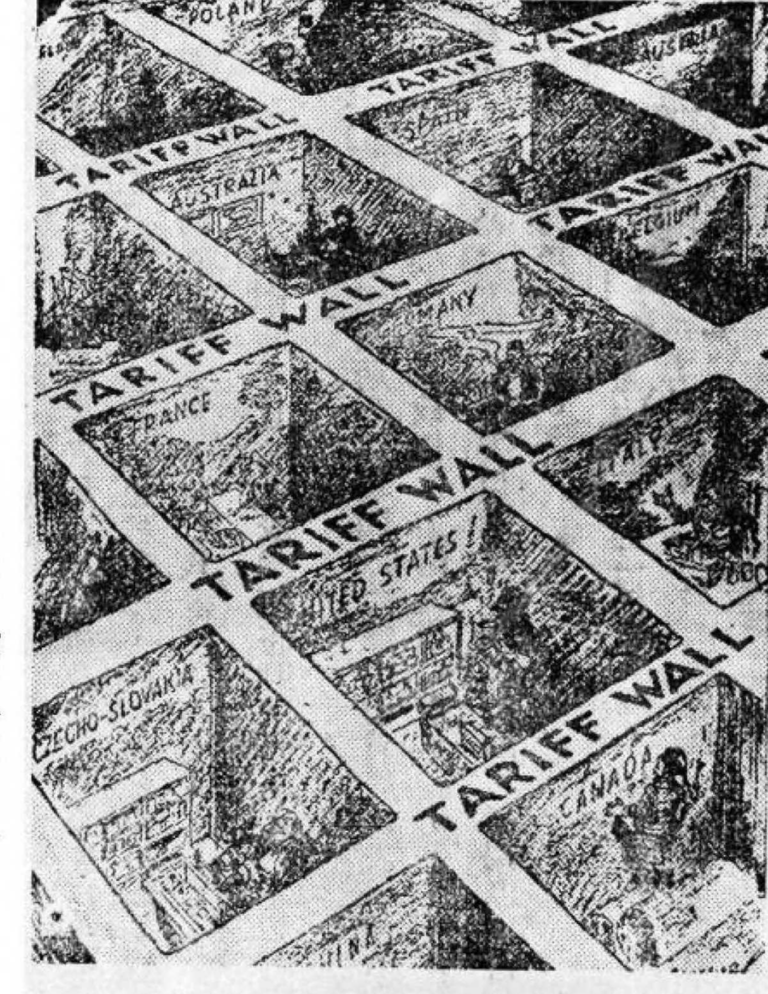
二十二日拉佛爾氏出席國會，重行申述法國對賠欵問題所持政策。拉佛爾氏宣稱，法國現政府對於前任內閣經由法令批准之條約，不能容其失却法律保障。又云，倘他方面能允准法國核減其所負戰債，則法國方允賠欵核減。拉氏繼稱，楊氏計畫之規定，不能修改。

德主取消賠款

德國擁有法西斯黨員三十萬人之希忒拉，政治上勢力，日愈重大。近發表談話云：『予個人認為如世界有感覺，即應立即停止賠欵，以免破壞全世界經濟組織。賠欵利益，固使法國繁榮，但德國經濟制度之破壞，將影響全世界。數年前，予即預知今日情形，但予受報紙之壓迫，彼等謂起草楊案之楊沃溫，對於銀行較希忒拉所知為多，現時彼等知楊氏非而希忒拉是。如予執政，予將公告世界，德國不能償付賠欵，將事實公布世界，令世界審察。』

英行保護關稅

一月二十二日英閣議確切決定贊成保護關稅制。此種政治姿態，為英國歷史上空前事例，不啻為保守黨對麥克唐納氏之申斥，自由貿易壽命告終。首相被迫作英國政治史上最離奇之妥協。現閣包羅保守與自由二黨，關於兩黨財政方針之破裂，早晚終須發生。據聞反對保護關稅提議最力者為任工黨內閣財長之施諾登氏。施氏與自由黨領袖山穆爾及麥克聯氏聯合宣言，反對此議。據保守黨聲稱，施氏等反對現任財長張伯倫與李斯德氏所提對製造與半製造品一律徵收百分之十五之進口稅則，並聞施氏等反對指派一分科委員會調查保護英國主要工業之提議。施氏一向主張自由貿易，為一般所熟知，據聞自由黨領袖西門爵士已接受張李提案，自由黨侖希曼氏則願關於鋼鐵二業作某種保留下，予以同意。麥氏堅挽施氏與不同意之自由黨閣員勿辭，故現時尚未有辭職事實發現。施氏等三人辭職，



(各國之關稅壁壘)

不過爲時間問題，路易喬治氏返國，與山穆爾麥克聯二氏之態度頗有關係。喬治氏對聯立內閣之財政方針，自始即認爲不滿，使諸人辭職果眞實現，則下院與內閣，將全入保守黨之掌握中矣。英建設部長阿滿斯貝哥爾主張英帝國與阿根廷，荷蘭及北歐各國，締結一特待關稅聯盟計劃。此項計畫，按照英國觀點，擬將世界分爲三種區域，㈠不適用特待之通常關稅國，㈡對某某國適用特待關稅，㈢對自由領施行特種特待關稅。

西班牙之共黨

二十一日西班牙發生共產黨之革命運動，革命軍將北方之塞連特，斯利亞，麥爾班等三市完全占領，已宣布設立共產主義共和國。該地方現在似完全在共產軍蹂躪之下。雖經政府軍隊鎭壓，情勢猶未安定。

日本議會解散

日本第六十帝國議會於二十一日午後三時二十五分解散。日政府解散第六十議會之理由如下。『政府以少數黨爲基礎，不能期其主義，主張之實行，以安定人心，茲奏請解散衆議院，以問國民之信任』云，總選舉定二月二十日舉行。議會解散時，勞農大衆黨，社會民衆黨所屬議員開共同發表聲明，略謂政權無論歸誰，皆係有產階級之代辦，政府彈壓之强化，買收選舉之推行，我等爲擁護無產階級之生活權，決意開始決死的鬥爭云。

犬養演說

第六十回議會席上內閣總理犬養演說如下，『諸君，去臘拜受大命，組織內閣，以當內外國務之際，不意遭遇不祥事件，恐懼不知所措，當即捧呈辭表赴闕下，乃蒙聖恩廣大，以時局重大優賜留任，遂即拜受御命，亦因對於歐洲事變之解決及經濟界之收拾等欲進而以盡責任，相信以此可以完成臣節也。此次滿蒙事變，於錦州之東北軍撤退時，已告一段落，然若使滿蒙成爲內外人安住之鄉，此種大業不能不俟諸今後。素來日本對於隣邦毫未抱領土的野心，吾人所希望者，爲尊重既存之條約與擁護既得之權益，即滿洲之門戶開放，亦完全不能不立於此基礎上。如是，始能確保東洋之和平，發揚其特有之文化，進而貢獻世界人類之文明，中日兩國間之永遠關係亦可以融洽，惟此項根源尙未確定，今後恐有許多波瀾發生，殊屬可憂。爲確定此根源之大目的，目下於酷寒地方備受艱苦之我國軍將士，政府及國民一般對之表深厚之敬意。政府並特命各地方官對于此等將士之家族，充分的與以保護，俾使彼等無後顧之憂，以期發揚國家及一家族之美風也。』次又言及金再禁止輸出，中止增稅，思想善導以及行政機構之簡易化等，並關於國家急務之國家經濟救濟策，則積極的助長產業，此外復闡明依據關稅之整調，以增進貿易之計劃云。

芳澤演說

芳澤於議會席上演說外交方針云，『帝國之外交問題中，關於重要案件，現在得以陳述所見，殊爲余之欣幸。

外交案件中，日本視為最重要，同時並聳動世界之耳目者，當然為滿洲之事變。原來中國為我國之鄰邦，故對於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與我國頗有重要之關係。尤其對於滿洲，因過去之歷史及接壤之關係，需要政治的考慮之事頗多。又關於滿洲治安之消長，對於我國有極緊接之影響，此不待言而明也。且不僅如是，日本於滿洲及蒙古有百萬以上之居留民，又關於租借地，鐵道，煤礦，在條約上乃至契約上有許多之重要權益。然而近來中國官憲藐視滿洲依據日本之努力而得有今日之歷史，迫害帝國臣民以及蹂躪我條約上乃至契約上之權利利益之實例接連的發生。我國對此雖屢提抗議及警告，殆毫無効果。因此日本對該地方之政治的關係，不僅頗受不安之感，即我權益亦頗陷於危殆，此不能否認之事實。其結果，次第刺激我朝野之感情之際，不意九月十八日夜突然發生破壞鐵道事件，遂致中日發生衝突，事態進展，以至滿洲之政情一變，其顛末已如一般所知道者也。夫滿洲亦可稱為極東治安之關鍵，即在日俄戰爭以前，亦係同樣，惟在今日實較前更為適切，尤其日本具有絕大之權利，故從來中國本部之內亂有波及滿洲之時，我國即極力努力於防壓，此不外乎我國對於滿洲治安之維持，認為絕對的必要之故也。幸而過去，因我方之努力，雖中國大部內亂，而滿洲殆如別有天地，不受其影響。倘若近年來中國方面無不法之行為，而尊重我國之條約上乃至契約上之權利，假使有九月十八日之事件，相信亦不至如今日之紛糾。前述過去滿洲之治安，主要為日本所維持，然將來關於此點，日本之責任，必將加重而不見能減輕。日本對於滿洲之立場已如上述，然於此不能不言者，即日本對於滿洲並非有領土的企圖。又關於既存條約，當然尊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日本對於滿蒙之希望，實為確保該地方之治安及經濟的開發，俾使成為內外人安住之地者也。反顧中國本部之情況，排日運動，歷經多年，殆繼續不斷的進行，有時或暫為緩和，有時復呈猛烈深刻之狀態，此不單止於排斥日貨，即所謂經濟絕交運動，且在小學校教科書亦採擇種種排日之教材，以作精神上的灌輸，此種運動乃於中國官憲間接指導獎勵下之反日會等之私的團體，依據壓迫強制，而行違反一般商民之自由意志之事，已有確實之證跡。然而去秋滿洲事變發生以來，該項運動復呈非常險惡之情勢，有許多暴虐行為發生，不能不謂極遺憾之事。日本對於在日本領土內之中國人與以完全之保護，然我同胞在中國則極受虐待，殊乃非常之懸隔。中國連年內亂，黨派間之爭鬬不斷，因此其內政上影響及於對外關係頗為重大。反日運動亦係基於內政關係，此不待言之事。即滿洲事變發生以前，該地方官憲之對日態度，相信亦有同樣之事情。要之，內亂或黨派間之爭門，於中國之對外關係影響極大，乃殊難否認之事實。我日本因係中國之隣國，故其所蒙之影響，較諸列國最為重大，不幸目下中日間之關係，乃如前述，受中國之對內外關係等複雜事情之影響，如欲改善中日兩國之關係，而使兩國恢復常軌，似需要相當之時日。滿洲事變乃係基於日本之相當防衛，反日運動乃係基於中國方面之謬見。要之，兩者中國方面應反省，而

有即時改變其態度之必要，尤其中國一般人民及有識者，不但對我等無敵視，敢相信對我等有友好的感情。因此對於恢復兩國間通常關係之事，不一定抱悲觀。中日兩國互相敬愛，剷去不良之關係，而以親善爲原則，此乃係兩國之利益，不待言也。滿洲事變當時，在日內瓦開會中之國際聯盟總會及行政院頗受衝動。中國代表於九月廿一日根據國聯規約第一條，以本件爲行政院之問題，而要求審議，至此本問題遂正式的交國聯行政院審查。邇來國聯行政院爲審議本件，開會三次，而採擇前後兩回決議，已爲世間所周知之事實。又一方美國政府本非國聯盟員，然其調步已與國聯方面相合，此皆因其係非戰條約及九國條約締約國之一員，是以對於極東之事態，具甚大之關心故也。帝國政府無論對於國聯或美國政府，常關於滿洲之事變表明我國之立場，此次之事變中，對於國聯或對美國之關係，有時不無發生微細之阻碍，然因我方懇切的折衝，表明我之立場，力使明確關於我權益之諒解，是以兩者乃漸次諒解我國之態度。又當滿洲事變之際，蘇俄政府持中立不干涉之態度，迄今不變，殊使帝國政府滿足。關於二月二日開會之軍縮會議，帝國政府已決定其方針，業已授與我全權委員，此會議乃係議及陸海空三軍之最初的大會議，是以世界對此之期待甚大，帝國政府固期待我國之主張貫徹，同時切望此會議得到公正合理的結果，俾使確立世界恆久之和平。惟開國進取，乃係維新以來日本國民之精神，智識求諸世界，乃其於明治大帝之御誓文，爲日本國民之大方針，因此始終擁護我權益，同時廣與各國相協力，以洽文明之惠澤，此爲帝國外交之理想，余當在此理想之下以謀國利民福之增進。」現時民政黨政友會各進行競選，勝負未知誰屬也。

俄芬波締不侵條約

蘇俄第一五年計劃之成功，極引世界之注意。刻又進行第二五年計畫，其大綱已在全俄報紙發表。此項計劃中所包含之觀念，較第一五年計劃，尤爲宏偉。此項大綱係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所擬，並已通過共黨執委會政治部，將爲下週第十七屆共黨大會中提出。一經通過，即將交設計委員會詳擬辦法。

第一五年計畫於今年屆滿，該大綱宣稱，第二五年計畫之結果，蘇俄將一躍而爲歐洲第一工業國家，完成一九二五年第十四屆共黨大會之議決，保障蘇聯經濟之獨立，而不再爲資本國家之附庸矣。

蘇俄專心致志進行其社會主義之建設，因懼資本主義國之進攻蘇俄，乃與毗連蘇俄邊境諸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俄芬

莫斯科二十四日電，二十一日於芬蘭首都簽字之芬俄間不侵略條約內容，本日於莫斯科公布，該條約由九條而成，其重要者如下。

一。締盟兩國相互證明不侵害彼此之領土保全及政治的獨立。

一•締盟國之一國若受他之一國或數國攻擊之際，他締約國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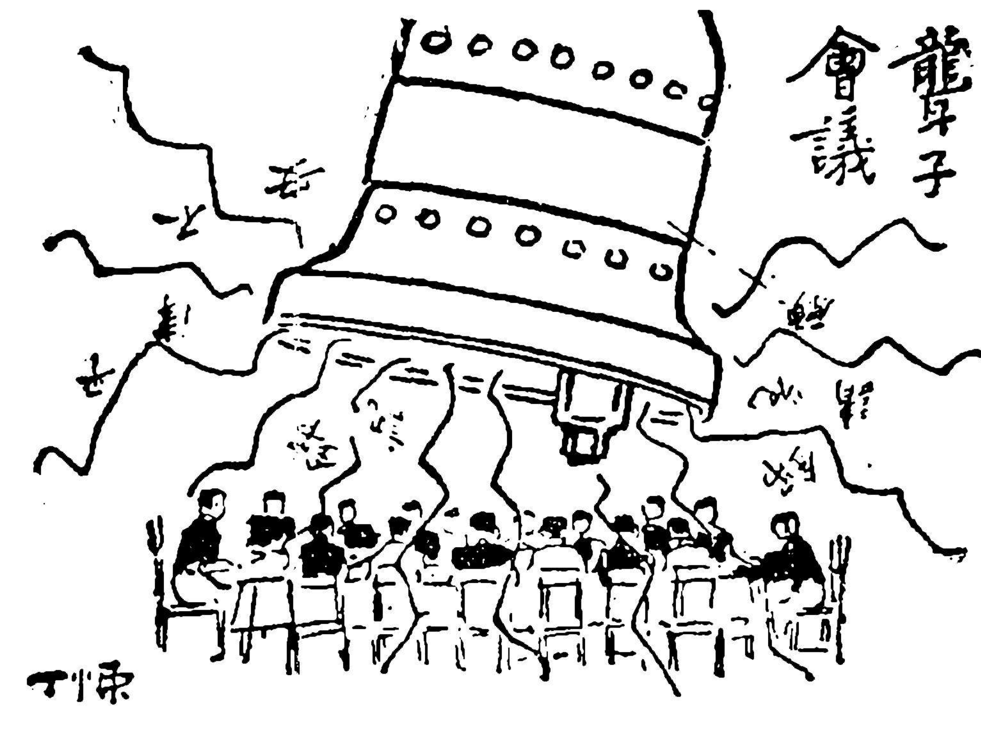
採中立嚴正之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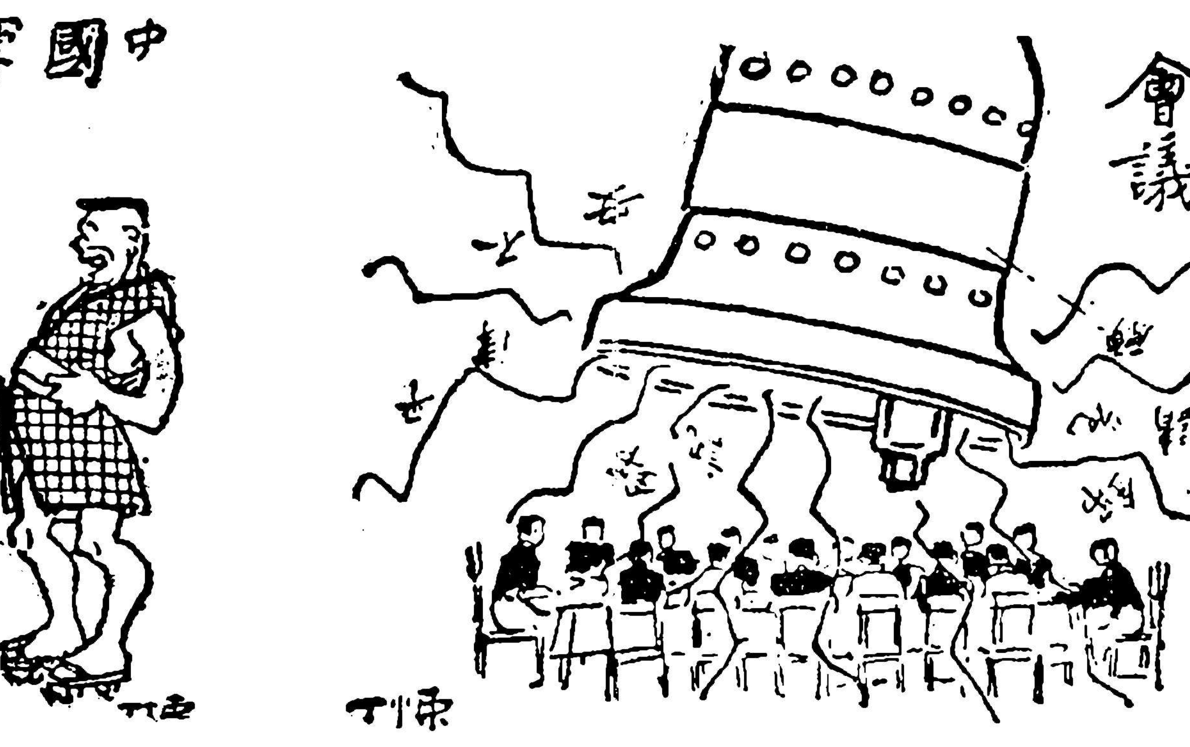
一・締盟兩國間若有依據通常外交手段不能解決之紛爭事件發生，可由和協委員會或依據其他和平方法，以解決其紛爭。條約有效期間爲三年，如欲更改，須於六個月前聲明。否則仍繼續有效二年。

俄波

波蘭京城一月二十六日電，俄波不侵略條約已由兩國外長簽署字頭，除該約全體被認爲無效外，應於三十日內批准。其主要條款如下，㈠雙方放棄用戰爭爲解決糾紛辦法。㈡雙方担保不與第三國締結任何不利對方之條約。㈢條約有效期三年，如欲更改，須於五個月前聲明。約文中最可注意點，爲波蘭放棄須蘇聯承認德波或波立(立陶宛)邊界。波蘭並聲明，非蘇聯與羅馬尼亞以及西鄰各國，締結類似條約，波蘭不批准該約。據莫斯科電訊，李德維諾夫對此事曾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氏頃間將赴柏林，轉道往日內瓦，李氏稱，與拉忒維亞及愛索尼亞所訂不侵略條約，於數日內將簽字。惟與羅馬尼亞談判，進行頗爲棘手。羅國要求須蘇俄承認其俾沙拉比亞領土，此事蘇俄不能視作討論根據，羅國亦不允在條約中加入一條，認此問題爲兩國間懸案，不得用戰爭爲解決方法云。

查前此蘇俄與鄰國各國，除日本及中國外，幾皆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與日本前亦有訂立不侵犯條約之議，日本以日俄皆簽字非戰公約，勿須再訂此約。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記者

自廿一年一月廿二日起
至廿一年一月廿八日止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日內閣議決，派大批軍艦赴滬，日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鹽澤向滬市府要求解散反日團體。

△滬市府為三友案及日僑打毀商案，提出抗議。

△蔣介石入京，汪精衛謁陵痛哭，勵志社商大政。

△段祺瑞談國難會議。

△吳佩孚到五原。

△財部向上海銀界每月借八百萬成功。

△總稅務司公布二十年關稅收支。

△義勇軍在興城與日軍激戰。

△國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白里安通告各國，照兩次決議担保。

△張景惠擬消滅吉林省府。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上海案通告國聯。

△上海形勢嚴重，市府開治安會議。

△日艦續到滬。

△國府緊急討論對日方針。

△國府敦聘國難會議人員。

△財部令關鹽署維持債信。

△興城仍危急。

△吉長誠允不屈服。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特委會決對外大計，內容未宣布。

△陳友仁以政策不行赴滬。

△孫科亦赴滬。

△日本在滬示威，華僑頓驚訝。

△東北偽國運動愈烈，日軍進圖熱河。

△吳佩孚抵包頭。

△馬占山部兩團抵江垣。

△上海三船火藥爆炸。

△中央大學教職員停教索薪。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行政院長孫科，外長陳友仁呈辭職，中央挽孫。

△汪精衛談外交方針，確保主權。

△國聯對滬局緊急討論。

△日本嘲笑國聯調查團僅能旅行。

△國府續聘國難會員三十八人。

△正太路合同屆滿，晉民擬收回。

△張景惠，馬占山平分黑省政權。

△中央臨時常會通過中執會組織大綱。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日領向滬市府提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

△滬日領勸各地日僑撤退。

△國聯行政院開會，顏惠慶指日破壞決議。

△政府又訓令顏使。

△遼西仍有戰事。

△滬民國日報停刊。

△熙洽軍馮占海李杜入哈，哈市大亂。

△國難會議展期二月十一日開幕。

△財長黃漢樑辭職。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日海軍謀占滬淞間。

△滬市府對日牒尚未覆。

△美國對滬事頗緊張。

△中政會決議設立外交委員會，撤銷特務委員會。

△義勇軍克錦西。

△中德簽訂鍊鋼廠草約。

△國聯形勢暗淡。

△熙洽取哈未得手，馬占山到哈晤張景惠。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大批日艦抵滬。

△日使重光返華。

△滬市府覆日牒，日本要求，完全承認。

△滬日軍佔淞滬路天通菴車站與我軍衝突。

△國聯行政院將閉會。

△美英為滬事協商勸華避衝。

△中政會臨時令決推汪任行政院長。羅文幹任外長，孔祥熙任財長。

△中常會決議懲戒陳友仁。

△訓令顏使提第十條。

△日軍入哈。

△汪蔣馮電閻錫山張學良入京。

△汴鄭一帶警衛軍奉調返京。





論評選輯

財政難關中之軍費問題

汪蔣昨已抵京，沈悶之中央政局，日內當有開展希望。現在內外形勢，困難綦多，危機四伏，任何人不敢爲當局抱樂觀。財政外交之立待解决者，尤予人以無限之隱憂。外交無論已；財政用爲撑持政局之要素，觀於昨日本報所載京訊內述各機關窮困情形，至於煤炭茶水之徵，無欵購辦，以視當年北京政府之窘相，殆猶過之。然而，試考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收入之豐富，實大過於北廷。最著者爲關稅之加增，公債之發行，皆北方財政家所未經享受者也。收入裕於從前，窮乏乃甚疇昔，此誠令人懷疑而莫解！查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政府開財政會議於南京。當局表示：裁減軍政費，計軍費每月一千八百萬元，政費四百萬元，當時已感於無術挹注。最近政局丕變，孫科任行政院長，據其本月十七日語本報記者：『特務委員會開會議决，政府採緊縮政策，政費減爲二百萬，軍費一千六百萬，在六個月內，黨政各機關均發薪五成。並由國府通令：凡非必要機關一律裁併，同時裁員，但政府每月僅收六百萬，不足一千二百萬，現希望銀行界於近一二月內籌墊一千萬，以資彌補。』此項借欵交涉，迄今未成。聞銀行界已允籌借八百萬元，而政府必以千萬爲請。所以然者；軍費一項，比較去年十一月財政會議原案，僅僅減削二百萬，故政府仍陷於困難境地。抑以軍政費兩相比較，一係由四百萬減至二百萬，一則由一千八百萬減至一千六百萬，使人感覺；『有槍階級，畢竟不可侵犯。』夫南京政府組織過大，機關過多，政費誠大有可減之餘地；然若竟驟去其半數，而於軍費則祗少十分之一强，相形之下，殊欠平允，且殊不易實行。據京訊；各軍代表，於十九日開會，反對縮減軍費，且赴軍政部請願，故何應欽有共體時艱之通電。政府果以二百萬元充政費，恐政界反對運動，亦將不免。就國民地位言：對於節省政費，裁汰冗員，取銷駢枝機關，當然絕對贊同。然而，對於龐大的軍費，仍予維持，實未見其可！良以現在中國軍費開支，章制紊亂，兩廣川滇黔等省軍費，非中央所得過問固矣。即河北山東等省，就地以中央收入，抵撥軍餉者，亦非國民所能知悉。此項中央負擔之軍費，祗不過全國軍費之一部分。以一兵每月十元計之：一千六百萬元，當有兵額百

萬，此數任何人皆知其不至如是，而消費之浮濫，侵蝕之不免，亦不難推測，依此爲例，合全國計之，浮濫之鉅，寧不駭人？竭全國民脂民膏，供養此有槍的羣衆，而其效乃猶不及東三省之山林豪傑，此非天下至慘至痛之事乎？雖然，吾人試更考近年一般士兵之生活，則大多數不過爲吃糧糊口之苦力團耳！一兵實際所得，供其口腹之欲，衣着之用，更能進而應仰事俯蓄之需者，又有幾何？國家負担如此其重，人民輸將如彼其多，而直接歸諸兵士之享用者，乃不足贍其家，養其身，此又非天下至寃至屈之事乎？夫中國軍費之弊，在於秘密而不公開，偏枯而不平允，既無涓滴歸公之習慣，又無甘苦均勻之美德，國民竭其力以養兵，兵則未嘗因受民之養，而充其一身之需要，民病而兵亦病，國家則兩者並失之，此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今則財政已到山窮水盡之時，若不由中央以身作則，從軍費上認眞核減，分釐公開，爲各省倡，則縱令取銷政府一切行政機關，亦終無以濟中樞窮困之急，彌全國土崩之禍，此當局所應澈底了解，速下決心者也！

要之，今日財政爲政府存廢所關，而軍費問題，又爲財政之主要命脈，政府於此，如無具體報告，使國民曉然於此一千六百萬元之支銷眞相，則社會對政府之籌欵方案，斷難表示同情與援助。其結果，不得罪軍人，即得罪民衆。得罪軍人，不過使政局不安；得罪民衆，則勢必使政府失其存在之根據。蓋黨治失敗，民衆之力漸張，衆口鑠金，政府終無力抵抗社會之非難也。

（錄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論滬局

日本於去歲秒占錦州，對東省野心，告一段落，而目光乃轉於沿海。兩旬以來，福州青島，各有擾亂，最近上海又告警。上海者，抵貨運動之大本營也。日本今日之政策，一方於東三省僞造獨立國，使中國政府不得再過問三省，俾進一步漸達完全吞併之目的。一方則欲以一切方法，威脅沿海沿江，終止中國抵貨運動。簡言之，「東三省吾占領，中國其他地方，則須暢銷日貨！」自日本言，此即問題之解決，不但反對國際干涉，且已無需中日談判。苟有談判，只談判如何使中國政府承認不過問東三省，同時取消抵貨運動而已。今之威脅上海，即壓迫抵貨之重要步驟也。

夫抵貨運動，變態之現象也。中國人民之抵貨，其意要在促日本實業界之反省，以間接中止日本之武力侵略。九一八以來，以上海爲中心之抵貨運動，誠極猛烈，日本貿易上，誠已受相當影響，然解鈴繫鈴，毫無困難，解決之法，易如反掌。一旦日本罷吞併之謀，遵循正軌，交還三省，同時兩國一般外交上成立新的諒解，則反日運動，自然終止。事實上形勢如此，假令日本猶具和平息爭之一綫誠意，自有可循之坦途，爲兩國計，豈不甚善。然而竟計不出此，數月以來之所表現者，竟爲對中國澈底之惡意與高壓。而事態至此，在彼實毫不讓與，其尙未大舉攻襲我全國者，徒以顧慮白種各國，至對於所謂同文同

種者，早完全視若無物，凡其決定步驟及範圍，並未將中國人民之利益感情體面人格置諸計算之內。既奪我三省，且偽造民族自決之論，欲脅迫三五卑屈無能之漢奸，使之詭稱獨立，以代其對國際掩飾；同時則威脅我全國曰：勿得反對日本之行動，勿得抵制日貨！近月來之情形，大抵然也。查青島上海之事，皆有日僑之聚衆行暴，然究極言之，一部僑民之行動，問題殊小，責任全在日本政府。夫當兩國重大糾紛，一部分人民間之衝突，於理於勢，本難避免，惟中國人民，自瀋變以來，皆持最大之忍耐，極力與日僑免衝，縱有例外，其事極少。而日方最近則大舉尋釁，如青島之燒市黨部，上海之燒三友工廠，此皆國際間稀有之暴動事件，而日本政府反進而更肆其威脅，則可見一切爲意計中之過程，其政府實負一切之責任。雖然，東亞大局，日本欲如何演，則如何演耳！中國人民，雖極願通常關係之恢復，但並不懼一切橫暴之相加。尤如上海，日本欲施威脅，儘可行之。中國國民經濟之衰枯，社會風俗之頹靡，政治改革之久而無成，其大半原因，即上海繁華所害。而上海爲輸入洋貨之最大口岸，依中國現在大多數人民生活程度，則除機器類外，一切洋貨，本非絕對必需。且各省現金，集中上海，全國產業不振，上海地產，獨漲價不已，此無他，有資產而志在苟安者，以上海爲可恃，而羣趨之耳。一旦日本在上海爲重大之挑釁，則足震動中國有產有力者，使知中國絕無可苟安之地，一切不可恃，惟四萬萬人團結奮鬬可恃！只此一點，精神上反大有造於中國矣。況中國與日本之問題，本爲世界問題之一部分；使中國竟對日本絕望之後，當然永久鬬爭，鼓勵世界愛平和講公道之人類，共同來解決。而上海則國際勢力最大色彩最濃之地，日本倘果欲悍然擾害東亞最大之國際市場，又何必不任其所爲！

×　×　×　×　×

國難會議

（錄一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國府近有通電，召集國難會議，中政會昨併通過行政院所擬會員名單聘任。此事發動於去冬，其正式在南京四全代會動議，係十一月二十二日，由蔡元培氏說明，謂：『在此國難期間，全國人民，亦不宜散漫，故黨外之優良人才，竊宜使其加入，充實力量。……擬召集一國難會議，組織國難委員會，容納各方有經驗之人才加入，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使全國人民與本黨共負責任。』比將原則通過。至十二月九日中政會議，議決國難會議組織大綱，其職責：(甲)『決定國難期內外交財政軍事及關於國難一切臨時設施方針；』(乙)『國難會議議決案，由中政會轉送國府執行之。』次日在滬之汪精衛氏又有國民救國會議之主張，通電全國，其言有云：『現在國難當前，前途如何，尚難逆料，言戰固須全國人民一致犧牲；言和亦須全國人民一致忍辱負重。爲應付國難，尤不可不求與人民合作之方法，否則，黨部政府，將與民衆日離日遠，何以自立？更何以對外？』其意旨與南京主開國難會議相同，惟汪更主張於國難完了之後，仍以此爲代表民意機關，長久存留，是爲較進步處。

要之兩說之動機，胥不外揭危局之眞相，求民衆之合作。在一黨專制訓政之下，大政付之公開，黨外亦邀參與，自不失爲黨治制度的一種改革；國民黨對民衆的一種讓步。吾人當時認爲動機可嘉，正宜導之入軌，故十二月十三日爲文贊許，惟謂：『遽欲以此組織，集合羣倫，解決外交，立紓國難，則其事未易望。』蓋以此事祇能開時局之新軌，促訓政之收束，如徒爲政府分担責任，輕減當軸過失，殊未見其可。此種見地，至今猶然；良以從黨治變到民治，如不訴之革命，出以暴動，則正不妨多闢過渡之途，力趨平和之路，國難會議，固其一道。且據孫科諸氏聲言：國民救國會議，俟國難會議開後，即行召集。查兩會有一大不同之點，即一係團體選舉，一係政府聘任。選舉者有代表之名而手續較緩。聘任者無票選之形而召集較易。由國難會議，促成國民救國會議之選舉，更進而加急還政國民之運動，非無益也。惟名單發表之後，除合肥段氏，已向本報記者表示無意赴會外，其他多數，似在考慮之中。誠以『國難』之名嚴重，律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固不容人表示消極，而事實之有無裨益，則要須視該會議之職權如何以爲定。萬一果如道路傳言，政府召集茲會，祇在輕卸重責，和緩非難，則以平日毫未與聞大計之人，孰肯於無可救藥之失策，臨時集會，專爲政府分謗。且期間短促，事前並無接洽，彼被邀約者相率愕然，不克遽定行止，夫亦人情事理之常。政府果有誠意，集會果利國家，則茲會之成，當無問題，吾人竊謂樂觀厥成，今日感想，仍復如是。易言之：政府果不使國人感於『共赴國難』爲徒勞，則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此會之有意義，有效率，自毋可疑。

抑此次國難會議有值得注意者，即名單之中，軍政舊人，固不在少，而少壯之學界聞人，政客鬬士，亦大有人在。如曾琦李璜兩氏，爲有名之國家主義派即中國青年黨領袖，與國民黨相抗爭者，十年於茲，其最著者也。此外反黨知名者，猶有多人，黨方既公開邀請，一變歷來深閉固拒態度，則此類人士之迎拒，殊令社會注意。本來各國政治，多尙開明，遞嬗政權，自有常軌，少壯之士，自見之途甚多，歷練之機會亦富，其在中國則大不然。國民黨有數十年之歷史，有較多之人才，雖然領袖破裂，全黨瓦解，幾等自殺，而社會因別無更善更大之政團組織，公衆遂不無優容維持之苟安心理。加以外交，財政，軍事，吏治，確皆陷於困難，著諸事實。國民黨當斯局而，固屬叢集愆尤，窮於應付，其他政治新人，丁此時勢，又豈易以空言博人信仰，以理論抹殺經驗？故爲公表理論，喚起同情，了解事實，增進閱歷計，非多方把握機會，研究實際政治不爲功。吾人因是主張；凡少壯人物，富有政治之興趣與抱負者，對於實際政治，應多方參與。國民黨主政之所以失敗，即由不明社會情況，不解實際政治，故反對國民黨者，同時宜注意國民黨失敗之原因。本此理由，吾人以爲祇須國難會議之職權，有可以藉手活動之餘地，則少壯有志之士，亟應利用時機，積極參加，使成有意義有效能之集會。縱令以後事實上，形格勢禁，無由運用，亦儘可於發表主張之後，號召同志，絕裾而去，

進退光明，並無所失。吾人猶憶北京執政府時代，開善後會議，四川代表張錚，因不滿政府，拂袖出會，一時尚得社會贊許。今之國難會議，較善後會議之組織猶勝，苟以公開鮮明之態度，爲堂堂正正之活躍，無論成效如何，終可予國民精神上一種新印象，使新舞台人物，顯露頭角，比較在局外批評，秘密活動，相去殊遠。要之，吾人所爲如此主張者，實以國事危急，政局沈悶，領袖坍台，人才破產，暴動革命，既非國家所能勝，選政清明，又非短期所可望，故以爲國難會議，苟有可用，則至少可予政界後起人才，以試驗之機會，此非關國民黨利害，實與未來建設國家問題亦有關係也。

××××××

國聯行政院第四次會議

（錄一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國聯行政院今日爲中日問題，再開會於日內瓦，此爲九一八以來之第四次集會。而其開會前之驚人消息，爲任職十餘年之秘書長德留蒙決上辭呈。

自日本以武力占瀋陽以來，中國政府迄今爲止之一貫的政策，爲信賴國聯，以本案之解決付國聯。此項政策，在今日幾受盡國民責罵，然由理論言，中日同爲會員國，而國聯本身，本負有依據約章處理各會員國糾紛之責任，是信賴國聯，請國聯解決，自中國對國聯之責任言，不爲過也。抑由事實言，凡世界贊成國聯事業，擁護國聯之和平主義者，無不努力欲使國聯依據約章解決中日問題，國聯秘書廳，即曾爲熱心之盡力，故中國政府之信賴國聯，亦以國聯方面嘗慨然接受，願爲和平正義之保障故也。然而結果則如此矣。

德留蒙氏果辭職，即不啻國聯失敗史之宣告，吾人信其於世界輿論上定有甚大之反響。何則？德留蒙氏者，忠實擁護國聯事業之人也。自九一八以來，國聯秘書廳，以德留蒙氏指導之下，努力於正當合法之解決。彼等豈於中日間有所左袒哉？誠以各國之入國聯也，皆付誓約遵守約章，相互間不爲武力之侵犯，苟有糾紛，依法謀和平解決。此等條文，非爲中國而設，乃爲一切會員國尤其一切弱小國家而設。此誠歐戰後除美俄以外，其他國家相互維持世界平和之總樞紐也。今日本以武力占據同一會員國中國之廣大領土，且侵犯行動，日進不休，此而不能制止，從此弱肉強食完全恢復歐戰前之舊世界，是國聯本身當然失其存在，此事實問題，毫無曲解餘地者也。夫犖犖數強國，其相互間本不需國聯，最需國聯者，爲一般武力薄弱之國家。故以法律誓約之力，保障弱小，防制侵占，藉以維持世界和平者，乃成立國聯之基礎的理由。今國聯對日本之侵略的武力行動，不能制止，則當然對此後任何強國欺凌弱小之事，不能制止。然則數十國家入國聯何用？國聯本身之存在，又據何理由？此亦至明之理，無從諱掩者也。凡擁護國聯愛好和平，如德留蒙氏者，其心理絕非對中日兩造有所袒護，其於日本在中國東省之利權權利如何，亦絕不干預，彼等只主張一語，曰：武力的侵略必須停止而已。此固當然必然之正當主張，然並

此而迄不能達，且事實向相反之方向以疾趨。夫九月三十日之決議，迄今有效者也，而日本行動，實與之相反，在九月三十日僅占至長春吉林耳，迄十一月行政院第三次會議正開會中，則攻占毫無條約權利關係之黑龍江省，而第三次會議甫閉會後，則攻占中國遼寧省府所在地之錦州。國聯愈決議，日本愈進兵，對中國固為侵犯領土主權，而對國聯，豈不等於日唾其面而批其頰乎？夫國聯約章，本有完全之統系，苟會員國堅決違反會章，邏輯上當然依多數之決議，行使第十六條之制裁。此中國政府在本屆會議所預備提請者，然觀德留蒙氏之決計辭職，自係見各主要會員之不能貫徹會章，憤慨之餘，不欲坐看國聯精神的滅亡，故以一去表心跡也。

吾人敢正告國聯各關係國，尤其各領袖國與對國聯合作之美國，曰：國聯能否處理此問題，必須明白表示，不能者，不相強，但不得再空言粉飾。蓋東亞之危機，日益增重，日本在十月會議時，提議五項，其責中國也，謂不尊重條約，而今日則日本軍人堅決主張製造偽獨立國，欲劃去東三省。以前只否認撤兵之限期，今則將事實上吞併東三省之全土！且顯欲侵犯熱河省！事態如此，不惟法律上根本抹殺國聯，且政治上掀翻國際均勢！在中國固死活問題，在世界亦治亂關鍵。今日者，歐洲多事，經濟緊張，日閥所乘者亦在此，然東亞問題之重大，絕不下於歐洲。各國今日，倘事實上不能為有力之干預，促日本就軌，則禍端大啓，期年之後，其火燄將延及全球！世界人士，連日本之有遠識者在內，凡不甘心助長蘇聯共產國際之成功者，今日亟應有以挽回之。德留蒙氏之辭職，又不啻對世界之一警告矣。雖然，中國人無意強國聯領袖國以難能也，不能，應言之；此番倘仍以敷衍面目為惟一之手段，則絕對不敢聞命矣！

（錄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對日方針究將如何？

汪蔣兩氏入京以前，南京盛傳對日絕交之說，且傳孫科陳友仁將以去就力爭。及汪蔣入京，首都消息，似多不以絕交辦法為然。蓋從事實之利害立言；而非以理論之是非為標準者，昨日京電，陳友仁已遞辭呈，孫科繼之，陳氏前在粵府外長任內，有日本之行，頗受社會猜疑，今茲以主張強硬，不見採納，退出政府，例頗合於政治家持政見為進退之風度。實則，謂陳赴日游說，便是賣國，固不免於深文周內，而因其標榜絕交，遂謂為意在洗滌浮言，其觀察亦殊淺薄。大凡政治家在危疑震撼之秋，擔任國事，要當為國家百年大計，民族整個利益打算，個人之得失，不宜縈懷，世俗之毀譽，何足置意，陳氏果自愛其政治生命，度不至藉口於鮮有可能性之政策，而絕裾以去，意者別有其不能合作之原因在歟？觀於孫科之相隨以行，概可知也。

夫對外之事，不外戰，守，和，而三者互為牽連。不能戰則不能守；不能守則不能和。今戰守問題，事實表現已多，有識之士，業能了解，則和之不易言，夫亦何待申述。然而，日寇深入

，三省不守，熱河岌岌可危，上海頻驚風鶴，救急之策，豈可再緩？吾人自日禍披猖，迭次著論，主張利用國際形勢，速定大計。九月三十日第一次國聯行政院决議之時，國際形勢，最於日本不利，中國此際，不知運用國際力量，著手交涉，乃全身靠人，一籌莫展，對內更務爲譁衆取寵之壯言，以收『內交』之作用，卒至機會屢失，每况愈下，國聯之權威，連帶掃盡，本身之弱點，暴露無遺，吉江淪胥，遼西終失，日本軍閥，氣燄益張，滿蒙僞國，運動益亟，其軍民之直接行動，浸及東南，至此始議變通應付，抑何晚乎？抑戰固甚難，和亦豈易，吾人亦既屢言之矣。現在日閥野心方熾，慾望無窮，三省路權，已經攫得，傀儡政府，志在必成，我即祈求平和，彼且昂頭不顧，將欲戢彼兇橫，仍須藉助於世界輿論。應如何喚起國際注意，尚須從新努力，而環顧世界大勢，洛桑會議，糾葛方多，裁軍問題，內幕複雜，歐美可分而不可分，美國可信而不可信，要其運用之際，根據於各自本身之利害者，恆占十之七八，收功於口舌文字之呼籲者，僅有十之二三；今者，人方自顧不遑，則可以爲我助者，自必大有限度。謂宜趁此國聯開會之時機，自動宣布對日外交之基本綱要，主旨皎然，同情必集，於是賴國聯會議之周旋，與日方代表共商政治之原則，不占領土，明申誓約，滿蒙獨立，根本否認，先求行政主權之無虧，乃有善後交涉之可講，大綱在歐議定，細則不妨於京滬商量，失地收復，可期實現，此其一。現代國家，外交內政，息息相通，以外交問題，供國內政爭，固不僅中國爲然。然中國對日外交，已瀕困境，任誰當國，難策萬全，况値機會一誤再誤之後，敵燄方張，友援束手，益非對對日交涉於一切內爭之外，用全國一致之力，循害取其輕之路，多方磋磨，期得一當。假使政府對內有力，則對外有信，有約必行，一諾即辦，外人觀感，爲之一振，折衝樽俎，或較易行，此次孫陳辭職，深盼勿牽動大局，此其二。交涉藉令可爲，抗爭仍須整備，蓋局面壞至如此，彼邦政府，能否控制軍閥，回復外交常軌，希望實已甚少。萬一軍警路權，悉被剝奪，經濟命脈，全屬他人，則有名無實之廣土衆民，得不償失，計惟有不甘妥協，永矢鬬爭，凡此决心，必當堅執，此其三。此次之事，日閥外抗列强，內制政黨，所恃者厲辭日本輿情，統一彼邦政論而已。近自僞國運動，歷久無成，華人反日，影響深刻，日本一般輿論，似已漸覺併吞東三省，不能如軍閥理想之簡單，而反日抗日，組織異常宏大，利害異常悠久，理智稍復，感想必變，喚起日方正確之理解，即爲恢復外交常態之工具，此等民衆愛國運動與國民外交工作，宜由民間經濟界新聞界等加緊努力，分途並進，不尙虛聲，惟務實際，表現努力，以促日方覺悟，如能因此使日本軍閥與多數國民，了然於中國之不可以終欺，則軍閥悔禍，民衆明瞭，以後交涉易上正當之路，此其四。以上四點，至少爲今後對日外交之基礎方案，政府國民，果能本此奮勉，縱令談判無功，亦不致加重惡化；即使一時寡效，終必能有裨事實。要之，無計劃而空言主戰，吾人固不敢贊成，無定見而苟求妥協，吾人更堅决反對，[illegible]穩紮穩

打」，謀定後動，國民至此，益不得不渴望當軸之善決大計矣！

× × × × ×

結果必相反

(錄一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既占領東三省，乃進而壓迫排貨，方直衝上海，旁及各埠，豈不曰排貨一息，由日本言，已爲問題全部之解決乎。雖然，結果必相反！

日本武力侵占我領土，蹂躪我主權，而我僅言經濟抵制，此本無聊之甚。而抵制猶賴於大都會抗日會之指導，有時且有强制或處罰之事實，此更無聊之尤。雖然，此論中國自身之立塲則然耳。若夫從日本立論，以有約友邦，作侵略行爲，占土不還，用兵不息，抹殺中國主權，並危害中國生存；當此之時，不惟不覺悟悔禍，反欲高壓中國人民之抵貨行動，而集矢於各處抗日會，以爲此會一倒，則問題全終，於是日本一方得使我東三省受其政治的支配，一方仍安然使我全國作其商貨的尾閭，此種態度心理，勢必使中國一切人民，從前尚不熱心抵制者，亦必趨於抵制。三五都會有形的抗日機關，縱令取銷，而全國千餘縣自動的抵制，必更猛烈。以理言，以勢言，皆必然如是者也。

吾人敢正告我全國各縣各界同胞：夫消極抵制，本不可視爲救國禦侮之惟一方法；然日本强暴如此，是最小限度，吾民要不能無全國一致的抗議之表示。抵貨運動者，抗議之表示也。然此種表示，原則上應人民自動；假令此消極的抗議，尙必須待都會抗日機關之指導，始能進行，則中國人民之無能力，無決心，可謂達於極點，是中國只値得滅亡而已。又假令此抵制運動，一旦抗日會受高壓之後，便瓦解而無蹤，則中國人民尙配作何等積極的救國事業？是亦只有坐待滅亡而已。是以在日本未壓迫之前，消極抵制之應重視與否，乃相對的，在其今日既壓迫之後，則重量反增，大勢所趨，全國各縣將自由的自動的作普遍之小組織，既不受黨部指揮，亦無須都會領導，從一切消費者起自動進行。將見三五都會之機關，縱受摧殘，而數萬數千之團體，自行成立。萬一官廳屈服，亦無奈人民自動。彼印度在受人統治之下，廿地尙能領導印民，抵制英貨，中國無論如何，是獨立國，豈並印度人之決心而無之？抑事有可能不可能者，經濟抵制，則大部分可能之事也。第一敎勸全國提倡節約與刻苦！凡非必要品之消費，一概自動禁絕。一方獎勵固有手工業及一切土貨，此中可發見無數代用品。且第一須節約物資，一致作簡單生活。不問商人販不販，一切消費者可以自動的不買不用。如是則雖飛機大砲所不能干涉，雖地被占領，亦無如此抵制何也；夫吾民救國禦侮，賴於積極的準備與鬬爭，原不僅恃夫經濟抵制。且果命中日能恢復合法的通常關係，則又何須乎經濟抵制。然今日局勢，日本不交還三省，而壓迫抵制，且以爲抵制運動之中心，在抗日會，故全力壓迫抗日會。吾民至此，勢不得不於事實上充分表示，使有以證明日本觀察之謬，與吾民之不可欺。進而藉全國各縣强烈的抗議之表示，以

促日本人民之覺醒。此則今日以後之抵制運動，竟成救國雪恥之要著，將為中國人民是否能掙扎生存之重大試驗矣。

吾人深信我全國各界，定具有此種同一之認識，故可斷言抵制運動，事實上將依前述之方向而趨，數月以後，日本定可覩其結果。此無他，欺人太甚，勢必至於此也。抑三五都會之抗日會，或因其中一部分辦事人之不誠，或因其方法之不善，一部商界，嘖有煩言，社會一般，亦有異議。故若日本對華和緩，恢復常軌，則該會生命，定不能長。今者日本刧持滿洲，製造偽國，心中無中國，目中無世界；同時則以巨艦飛機威脅上海，迫其取消抗日會！是乃畀該會以新生命，且將親手造成中國一千數百縣無數之抗日會！反使抵制運動更普遍化，深刻化，與合理化！天下事往往有結果與其預期相反者，此亦其一例也。然則日本之高壓，寧可感矣！

（錄一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禍福相倚決無悲觀

中國年來之水災，共禍，外患，皆為空前酷烈。近日內外情勢，更多空前未有之怪劇，一若專與中華民國過不去者，則尤堪驚悸。從政治言：將為人所倒而去，恰恰一月，又為倒之者請之以來。怪矣！在位之時，依違衆論，徘徊不決，下野之後，始明白表示，反對絕交，相去未久，態度迥異。則更怪矣！既復來矣，國難益亟，政象益劣，果有擔當，宜抒偉抱。乃仍長慮卻顧，發議提議，則尤怪矣！孫科之任行政院長也，一月五日招待新聞記者，聲明：行政院並不完全似同責任內閣，不能單獨決定方針。如最困難的外交問題，在行政院本身無權可以決定，須完全聽命中政會，又謂：三常委不來，政府無司機之人。以行政院長而作此不負責任之言。怪矣！既是聽命常委，有何以政見為去留之可言？常委三人，來者已二，秉承有自，責任無關，外長求去，乃與連帶。則更怪！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中全會因吳稚暉之一言，憤憤去滬，一月二十四日因陳友仁之掛冠，又復離京，閉門謝客，拒見要人，而卻與英國領事談話一小時，身肩黨國重任，悻悻易怒，乃如婦人女子，則尤怪矣！一月之間，中樞從有主變成無主，從無主變成有主，京滬僕僕，祇聞『勸駕』之聲，今又以『挽孫』聞。此何異小兒拌嘴，啼笑無常，當軸如此，國其何堪？從外交言：不戰不和，一味拖挺，怪矣！領袖合作，中樞有主，對日大計，如何不決？況國聯開會，代表登場，訓令已頒，主張又變，日內瓦再度請訓之電到來，外交部並復電之人已不在。則更怪！遠之有國際會議，鵠待決定方針，近之有上海問題，立須籌謀應付，乃外長既不定人，復令築室道謀之外委會，重新組織。則尤怪矣！人方以海空著著進攻，我乃竟無專人肆應，兒戲國事，何以自解？就日本言：東北侵畧，鐵騎四出，飛機炸彈，極盡兇惡，利用無恥之漢奸，妄思政權之建設，義軍盈野，應付為窮，祇知强攫權益，不顧如何消化，怪矣！已得南滿，猶圖北侵，吉省本可苟安，偏欲助熙統一，士肥原新任駐哈特務主任，不

曾爲北滿植造亂之原，糜爛地方，加工製匪，有害於華，無利於日，則更怪！恫嚇青津，猶可曰掩護滿蒙暴行，今大舉南犯，海艦戰機，如臨大敵，小題大做，藉辭求逞，此何異暴發戶新製冠裳，必以招搖過市爲快，實則富人見之怒目，貧兒對之竊笑，褊淺鄙陋，則尤怪矣！中國對外，本無戰備，抗日自衛，不限用兵，日本雖全軍動員，傾國來犯，勝敗之數，仍別有在，然則海空軍之威迫東南，除增進國際上之憎惡忌懼以外，於中國無損，蓋上海之淫靡繁華，本非中國所需要，藉日本之力摧毀之，毋寧爲中國老百姓之所歡迎！

就國際方面言：其初國聯表示扶持正義，譴責日本，第一次理事會的十三票對一，何等威嚴有勁？迨至日方悍然不顧，立即軟化放任。美國則自始不敢獨任艱難，諉之國聯出馬，直至東北侵略完成，方以通牒否任其「事實」。怪矣！日本既侵東北，轉而侵擾津青，進犯上海，國聯至今尚欲「勸告雙方」，不知將勸中國屈辱到何地爲止？至於美國，則近來對日忽硬忽軟，莫可捉摸，令人不敢置信，則又怪之尤怪者也。

雖然，吾國民其識之！禍福相倚，決無悲觀。夫革命乃艱危之事業，建國係煩苦之工作，並世諸强，誰非經多年之努力，合全國之心血，苦鬥尅制，僅得自立。中國下有非人生活之無敎羣衆，中有浪漫懈惰之士族社會，上有腐敗貪汚之統治人物，標語口號，不能撒豆成兵，空論宣傳，難敵飛機大砲，丁玆空前日禍，直可將中華民國之眞力量，眞分兩，赤裸裸秤衡表現，打破社會上虛矯妄誕之積習；而領袖之有能，無能，有識，無識，有力，無力，有勇，無勇，有無責任心，有無愛國念，尤不曾置諸洪鑪之上，一一經過化驗，領袖滔滔，滾滾以去，輪迴淘汰，毋寧可慶。至於國聯之主持，友邦之援手，本出懦者之用心，久成國人之迷夢，經玆打擊，面具揪開，自助天助，眞理益著，既祛依賴之心，斯啓自强之志，彼日本軍閥盡量撕毀國聯權威，暴露外交虛僞，挑動世界反感，化友爲敵，正不啻以害我者而敎我，助我。且也，日閥迷信武力，蘊蓄多年，今其發洩已酣暢淋漓矣，而中國則反感普遍，心理動員，形式雖似經戰敗，精神則大起抗爭，即令彼能席捲東北之土地，亦決不能奴化三千萬之人心，能屈服一時之政府，亦終不能壓倒四萬萬之吾民。故吾人敢大聲疾呼曰：無能力無誠意的領袖儘請走開！望國聯望友邦的心理，一齊拋棄！日閥之威有盡，吾民之力無窮，長期鬥爭，從玆開始，精神抗戰，本無限制，速自動組織，速深入內地，發揮廣土衆民之權威，必使仇我者得地不能用，有權不能使，獲利不能享，夫然後感覺我人致訓之深刻與悠久！

（錄一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國風社選

移居一首 叔通

巷居十六年今始見天日東西間以籬隣家素心密莳菊及良辰扶疏晚香溢飢雀時一鳴相狎不吾怵葉落知送秋未覺有蕭瑟尋步足迴旋是亦養生術世事總混茫昊宰倘矜恤取適委自然庶幾百憂失苦憶在山中視此尤曠逸飲河戒滿腹就將於願畢

幼梅以六四初度詩見示即用其均賦贈 什公

沽上吟人盛一時眼中此老最嶔崎繩床經卷安禪地藤杖芒鞵濟勝資學易原摶周邵祕養年無過白蘇詩平生亦有賡酬興賦就梅花酒不辭

挽彊邨 槐廬

廿年同抱憂生感一別曾無再面緣始亂忍思庚子歲抗心待續癸辛編獨居深念終成瘁竟死何悲亦信天遺墨刳肝留語業祇應有淚澈重泉

秋草 太玄

紫塞風高百卉腓鹿場雖認舊時圍斷冰胡馬蕭蕭渡衡雪王孫緩緩歸伏莽自隨寒吹起飄蓬還入陣雲飛松山不改青袍色感逝能無泪滿衣

江南風物轉淒淒一望平蕪落日低逐肉尚誇鷹眼疾採香贈遺蝶魂迷荒臺宿雨前朝寺衰柳寒烟十里隄春水漾波相送地不堪迴夢舊青溪

極目金臺夕照蒼青青千里盡經霜上山非復蘼蕪路過闕空看薜荔牆餘燼已憐螢火盡寸心仍託卷葹長門階徒倚尋啼碧不爲離人自斷腸

荒徑迷離庾信園酒餘籍坐自成暄春池入夢猶生意霜野成游祇燒痕共向疾風標勁節終迴寒日照陳根疏籬只有啼螿伴欲和新詩已斷魂

石遺買宅吳門胭脂橋畔賦賀兼簡松岑　纕蘅

浮家。眞爲避兵來。笑口因君得暫開。（用君曩歲避兵上海答古微詩意）花竹料量宜晚計。江山彈壓要詩才。討春好買橫塘棹。衝雪新探鄧尉梅。子美方回先例在。遙飛一醆賀蘇臺。（蘇子美賀方回均僑吳）

蕙農見和秋草四律同味雲韻疊均奉酬　子威

蕭條。臯壤哭陳根。一夜西風鎭打門。衆卉不芳酣暮色。萬山全瞑送秋魂。芟難淨盡新愁積。歸尙留連舊夢溫。俯瞰平原鷹眼急。枯荄斷梗了無痕。

胡笳侵曉警巖霜。莽莽關雲一片黃。隴畝無人驕燕雀。戎夷內徙識魚羊。商將出處羞偸活。門罷輸贏忍散場。驛道經過生意盡。不堪殘曲唱伊涼。

王孫歸去已無家。輕騎倉皇蹴亂沙。縈骨方憐新引蔓。依牆難覓舊栽花。蓬山密簡通靑鳥。榆塞孤軍散黑鴉。憑軾有人觀戰處。荒郊碾破使臣車。

卷葹不死不甘枯。培植根苗土也無。荒葛崩榛迷去路。盲風怪雨逼平蕪。霜威絕徼胡雛嘯。野燒陰山夜獵圖。此後郊原驚改色。欲譚往事總含糊。

奉和纕蘅先生移居詩韻　雨僧

凋殘。雅化水流東。盛世難期日再中。新脚元和行陣異。舊風正始瓣香同。名山道遠功無盡。藝苑身藏境自空。喜見文星佳宅聚。畫圖題卷仰諸翁。

卜算子　憶菊效白石道人梅花八詠　閏枝

宅慣住。詞人花亦如高士。歷歷吟秋迹已陳。餘響歎難繼。耐久戀寒枝。留待梅開未。最念淸醪伴獨斟。虛幌長宵倚。（四印齋王半塘朱彊邨所居庚子秋詞即成於此余繼彊邨居之數年甲辰秋購菊多而佳會有騎省之感寒窗獨對賴慰岑寂此況至今不忘）

花事豔豐臺。秋菊踰春芍。一騎尋秋昔未來。孤負陶家約。花蒔看花期。晚節思高躅。若是西臺作記人。一琖寒泉酌。（豐臺馮園星巖中丞家別墅也藝菊有名予嘗與友期往觀未果自中丞殉節後羣從或遷徙近未聞談此園花事者恐非復昔狀矣）

寂寞厭東籬。選勝謀秋餞。酒暖燈明歛菊屏。花影同人淡。投轄故人稀。難覓黃壚伴。舊日何戡也白頭。芳事長安換。（舊日伶家花事以熙春堂爲最己丑庚寅之間徵歌貰酒排日爲歡今舊侶僅存二三人耳）



凌霄一士隨筆

曾國藩撰江忠源神道碑。其銘詞起句云。「儒文俠武。道不並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語意極雄健。忠源故湘軍將帥中最有奇氣者也。其於道光丁酉捷鄉試後。公車入都。過國藩。款語移時去。國藩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斯節屢見諸家記載。薛福成代李鴻章所擬奏陳國藩忠勳事實疏稿。亦援此以為國藩知人之明之一證。而據歐陽兆熊筆記。則預言其死難者。更有其人。兆熊云「忠烈少時遊於博徒。間亦為狹斜遊。一時禮法之士皆遠之。予獨決其必有所建豎。故吳南屏集中與予書頗以為怪。忠烈用兵以畧勝。在中興諸公之右。至今名滿天下。初至京師。人未之奇也。惟黎樾喬侍御一見即言此人必死於疆場。人亦不之信。亦不知其以何術知之也。其下第回南時。三次為友人負柩歸葬。為人所難為。曾文正公以此賞之。令閱儒先語錄。約束其身心。忠烈謹受教。然其冶遊自若也。」兆熊與忠源為鄉試同年。又國藩之友。其言亦似非無故實者。而獨以此屬諸黎氏。或黎語猶在曾前耶。意者忠源英銳之氣。呈於眉宇。人遂料其必有奇節耳。復按曾撰神道碑有云。「嘗從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是忠源於厝火積薪號為承平之時。即先衆而憂亂作。其始國藩

猶疑其誕而戲詰之。國藩故最好詼諧者。死於節烈之說。或亦以詼諧出之。未可知也。

兆熊門謂早知忠源必有建豎。蓋亦可謂知人者。又據所記。忠源之得拔貢。即緣其力。謂「道光丁酉。予爲新甯教諭。江忠烈以諸生應拔萃科。四試皆名列第二。批首陳某富人子也。文賦俱佳。四試皆第一。時學使蔡春帆廉子。將前列恐給各屬校官評閱。予謂若論試卷優劣。懸殊。若求眞材。恐尚須斟酌。學使怫然曰。然則有鎗替乎。予謂鎗替之有無不可知。今亦不必深究。惟是風簷寸晷中。雖邵陽新化。無此佳卷。何況新甯僻陋之區。因誦其賦中名句。且云。江本寒士。陳係富人。卑職此中空洞無物耳。遂以此定甲乙。是科與予同中鄉榜同上公車。新甯自國初以來無中式者。人謂之破天荒。而陳某至省以八月初八日納妾。竟不入場。學使聞之。猶以予言爲不謬云。」此爲關於忠源之一段軼聞。其事亦頗可傳。

與忠源同里相善嘗佐其戎幕繼起而爲名將之劉長佑。其童試入學。亦在丁酉。兆熊云。「是歲劉蔭渠中丞。年方十六。亦爲童子試。（按朱孔彰所爲長佑別傳。謂年十四補弟子員。與此稍異。）坐堂號。予與其尊人寶泉翁來往頗密。因索閱其卷。詩中出韻。爲易數字。令塗改。學使適出見。問胡爲者。予不敢隱。即捧卷呈覽。中丞則觳觫立於堂下。學使見其文理通順。年又最輕。一笑置之。竟入學。後於己酉得拔貢。隨忠烈帶勇至長沙守城。爲司文案。予與忠烈論向利優劣。其覆書即中丞代筆也。然與予無一字來往。迨後事歷封疆。厚[illegible]故人。予更不欲以書干之矣。」蓋頗不慊其對故舊之冷落焉。如所云。當時之一生一童。異日爲開府建牙。勳業爛然之一撫一督。均經其拂拭扶持於未遇。宜其娓娓道之也。所記蓋成於國藩已卒長佑罷直隸總督後起川廣東巡撫。調任廣西巡撫。而未遷雲貴總督之時。故稱國藩以謚而以中丞稱長佑

國藩率幕僚起早。黎明即會食。李鴻章大爲所窘。其事已見薛福成「庸盦筆記」矣。兆熊記曾幕會食事云。「文正守其王父星岡先生之教。未明求衣。明礮一響。即布席早餐矣。在東流幕中。與予及李肅毅程尙齋都

轉李中夫方伯共飯。羣以爲苦。文正亦知之。嘗笑曰此似進場飯攻竟安處後。予以九月朔歸家。置酒爲餞席間從容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能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爲諸人求免進場飯。文正笑頷之。故予以書調肅毅云。從此諸君眠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爲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食一祝我乎。肅毅覆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齋中夫皆須自起爐竈。恐不免向先生索飯錢耳。此雖一時戲謔之語。當時情事。亦可想見」不慣起早之人。驟令進餐。確是苦事。兆熊以豁免居功。亦固其所。與福成所記。可以參觀。曾幕之小史料也。又吳永述鴻章談在曾幕時事有云。「我老師實在利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鐘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祇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朦朧前去。過卯。眞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爲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辦事。亦能起早。纔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又云」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捋鬚。穆然端坐。若無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這眞被他擺佈苦了。」一見甓園居士（劉焜）筆述「庚子西狩叢談」亦曾幕小史料之選。大可彙閱。國藩之爲滑稽之雄。鴻章所談。尤足見其一斑。

朱孔彰所爲席寶田別傳。謂「弱冠補縣學生。食廩餼。與劉公長佑行學嶽麓書院。時承平久。亂機萌芽。官吏晏然不治事。公嘗拊髀歎曰。安得及時取縣令爲吐腹中志願乎。劉公笑曰。君志願不易。長佑錄錄。幸竊教官。畜妻子足矣」異日以湘軍名將爲封疆方面之大員者。未遇時。志不過縣令教官而已。當長佑童試時。見歐陽兆熊以縣學教諭執事於學使之前。殆不勝雲泥之感。而歆羨不置歟。沃丘仲子（費行簡）「徐世昌」謂「壬午中式順天鄉試歸。朋從讌於相國寺。酒酣各言志。至氏。擎杯笑曰。他日或大挑。或議叙。或幸成進士。爲

即川。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廣納食客味其言彼時志特在溫飽初不望有後來若是之事業也」與劉席事有相類處長佑官至總督贊田官至藩司世昌則官至大學士入民國復爲大總統彌覺顯矣（豫省有金杞縣銀太康之稱州縣中最爲美缺）。

辛亥革命軍起事後淸江浦新軍譁變兵竄徐州一帶時官徐州道者爲林開謩懼其擾民因從權招撫編成三營。申明約束與所統駐徐防營一體待遇。未幾忽有新軍六人以搶刧被執解送道署開謩一見即曰此非吾收編之新軍也吾新軍皆守法者烏有是乃下令斬之而以他處潰兵徇於衆時官紳莫喻其指謂道臺何以不察旋知新軍三營以六人被執人人自危已洶洶欲動及聞以潰兵正法乃帖然地方得以無事始服其應變之智。

勘誤

二期十三行「金滕」誤「金縢」

四期二頁下五行「作討日本檄文」誤「上書言對日本作戰事」

棄地謠

（朱紹穀）

莫捐遼以東，屏藩千里披雄風，莫捐遼以西，畦町萬頃哀黔黎，遼東遼西捐不得，蠶食瞬及河之北，貔貅百萬何所爲，寇讎酣睡臥榻側，一寸山河一寸金，誰使版圖遽易色，君不見龍江崛起馬將軍，孤軍抗敵身許國，又不見南天袞袞諸名公，方爭法統黨統辯典則，按兵不發寇逾逼，吁嗟乎朝議猶云必量力，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 (三十)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二十八章

（一）

八月裏婦女會舉行晚餐的時候，甘莉聽見棻若說起「伊莉莎貝。」

甘莉近來很悅意棻若，因爲她格外地親暱，她顯然追悔從前的態度，見面的時候，棻若常拍她的手，問起點兒。

耿尼柯講，他很有些替棻若抱屈；她是一個富有感情的人，但是達雅待她太刻薄了。大家在湖濱游泳的時候，他對棻若常是很體貼。甘莉也贊成他這種同情，所以她更和棻若親近。

棻若講，「你們聽見有一個少年，叫做「伊莉莎貝」的嗎？他在納特，希克斯的裁縫舖裏工作。我猜他一星期的工資還不滿十八元，啊，他完全像個女人！講話很溫雅，裝飾也很整潔，他住在葛蕾公寓。最奇怪的，他不過是一個瑞典籍的縫工，叫做伊律克·瓦伯。他曾經在明尼市學習手藝——他們說他的手藝很不壞。他常自命是個城裏人。有人講，他還自命是詩人——手裏時常拿着書本，像是閱讀似的。茂德·克斯姑娘講，她曾經在跳舞的時候遇見他，他問茂姑娘可喜歡花草，詩歌和音樂？神氣倒有些像一位參議員；茂姑娘也頑皮不過，哈！哈！她一直誆着他，讓他講下去，你們猜他說出些什麼？他講，他從來沒有在這鎮上找着一個有智識的伴侶。哼，他，一個瑞典縫工！他們講，他簡直是一個女孩子。所以一班人替他起這個諢名，叫他做「伊莉莎貝。」他們常問他看什麼書，故意和他纏繞，戲弄，他似乎總是不覺得。想起來眞是好笑！」

大家聽着笑了，甘莉也跟着笑了。葉爾德太太講，伊律克曾經和他的房東葛太太講，他頂喜歡設計婦女的新衣樣。狄大夫的太太講，她也看見過他，長得很俊秀。銀行家高吉林的太太反駁這個話，她曾經仔細地瞧過伊律克。她和高吉林坐在汽車裏，經過麥克葛羅橋的時候，曾經碰見「伊莉莎貝。」他穿的衣服難看極了，腰裏瘦小得和女人家一般。坐在一塊石頭上面，聽見他們的汽車走過，趕緊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書，裝做閱讀的樣子。實在並不怎樣好看，不過像高吉林講的，有一些女人樣兒。

在男客加入聚餐的時候，大家也談到伊律克。達雅尖聲尖氣地講，「啱名字叫伊莉莎貝，是一位著名擅長音樂的縫工。諸位，學得像嗎？我能够多吃一塊夾肉麵包嗎？」他並且講到年青人拿「伊莉莎貝」打趣的事。

甘莉講，「達雅，你理過髮以後，更外漂亮了！」大家聽了都拍起掌來。耿尼柯很是得意。

她決定那一天從希克斯的舖子走過，看看這個人的模樣。

（一一）

星期日早晨，甘莉去浸禮會教堂禮拜，她和耿尼柯，黑兒，史舅夫婦坐在一排

雖然時常有貝舅母的嘮絮，耿尼柯夫婦去禮拜堂的時候很少。耿尼柯常講，「的確，宗教是一種良好的力量——一定要有宗教纔能够維繫下層階級的秩序——實在，這是能吸住人的一種勢力，叫他們尊重個人的財產權。這種神道學說是對的；有許多年老的聰明人，想出這一切，他們的智識，遠在我們之上。」他相信基督教，但是沒空去仔細研究；他也尊敬教會，但是不常去禮拜；他很奇怪甘莉缺乏信仰，但是不明白她缺乏的是那一樣。

甘莉本人，對於神道一向持着一種不可思議的見解。她對於一般人的信仰，感覺失望；她以為二十世紀美洲人相信的基督教，簡直和波斯拜火教，是同一的落伍，而且基督教還不及拜火教來得有聲有色。不過有時在教會聚餐的時候，她覺得會衆確有互相親愛的精神。在她小的時候，她生在聖保羅市法官的家庭裏，都會的生活，對各種教派，似乎並不重視，但是在歌佛原，它還是社會上一種最強的勢力。

在這個星期日，她聽說齊牧師的講題是，「美國人，你怎樣解決你的問題！」甘莉覺得，自從大戰以來，各國工人表現出有管理工業的傾向，俄羅斯對庫仁斯基的統制，有採取左傾革命的趨勢，婦女參政的潮流，盛極一時，齊牧師的講題，範圍是很廣的。甘莉特地率領了一家人，跟着惠舅去聽講。

因為天熱，會衆的裝束很是隨便。男人家頭髮刷的很光，臉上修得一根毫毛都沒有，大家去了褂子，伸口氣，把胸衣的扣子也解下幾個。寬胸脯，披着白色外衣的女人們，汗從脖項上淌了下來，眼睛上戴着寬邊眼鏡，似乎按着節拍地揮着芭蕉扇。怕羞的男孩溜到後排坐位上格格地笑着。膚色雪白的女孩，和她們的母親在一邊坐。

這所教堂一半像穀倉，一半像鄉下人的廣廳，牆上貼些棕色的糊壁紙，掛一些聖經語句。講台上有漆過的橡木座位，新的紅毯毯和三張大椅。

甘莉今天很和氣。帶着笑和認識的人鞠躬。她跟着大衆唱歌：

「日曜之辰何光明！

會衆齊集共歡欣，

屏絕人慾諸思想，

不使罪慾汚我身。」

唱完，在一陣衣裙綷縩的音聲裏，各人都坐了下來，聽牧師講道。他是一個瘦長身材，年紀少壯的牧師。穿一身玄色衣服，帶一隻淡紫色的領結。他合上了聖台上面的大聖經，把一週以來的事件簡略地報告一回，然後開始講道。

按照齊牧師的意見，美國所有的問題，只有摩蒙主義——一夫多妻的信仰——和禁酒：

「諸位，切莫受搗亂份子的欺騙，他們相信由工會和農會，規定一切的工資和物價，摧毀我們的創造力和勤苦的習慣。諸位要知道，隨便那一種運動，沒有道德的背景，是絲毫沒價值的。一般人力竭聲嘶提倡的所謂「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和「科學」，並沒有什麼意義，不過是無神論的變形。還有摩蒙主義，這是一件可怕的問題，我們對這種眼面前的罪惡，沒

注意到，這眞是很可怪的事——國會裏把持總的光陰消耗在討論沒有結果的財政問題上，其實那是財政部的職權，但是他們却沒想到通過一種法律，把相信摩蒙主義的人驅逐出境。

「話又說回來了，有許多年青的姑娘們，對於她們所穿的絲襪，比聽母親的訓誨，或是學習烘麵包，還要注重，有許多姑娘們聽摩蒙主義的宣傳——前幾年親自在杜舒斯街頭上，聽得他們演講，維持法律的地方當局，並沒有出面干涉……」

講到這裏，甘莉似乎從夢中驚醒。

她用三分鐘的時間，注意對面坐的一位女子；她的面容很憂鬱。甘莉想這女子是誰。她曾經在教堂聚餐會裏看見過她。她奇怪在這鎮上三千人當中，有幾多人是她認識的；有幾多人認她們的讀書會和婦女會是高不可攀的社交界；有幾多人在比她更煩悶的環境裏，用更大的勇氣在那裏向前幹。

她瞧瞧手指。念了兩段詩歌。搔搔發癢的手指。把黑兒的頭擱在肩上，他因爲閉着睡着了，她又瞧詩歌的弁言，封面和出版的所在。

掉過頭去看看會衆。她很願意和潘老太太招呼。眼前突然地覺得一亮。

在兩排後面，有一個陌生的年青男子——琥珀色的鬈髮，低額角，很好看的鼻樑，光潤的兩頰。尤其是他的嘴唇，彎彎地，上唇短一些。穿一件棕色的衣服，藍結，白色的綢衫，白佛蘭絨的袴子。瞧他那副裝束，叫人聯想到避暑的海濱，網球場，和超乎大街以外的一切。

是明尼城到這裏來有事的商人嗎？不，他有些不像。是一位詩人，濟慈在他的臉上，還有雪萊，決不像一個商人。

他帶着暗笑的神氣，分析齊牧師的舉動。甘莉對於這個外來的間諜，來聽這牧師不堪入耳的講道，覺得很有些害臊。她覺得對於這市鎮，自己應該負責。她憤恨他來窺探他們的秘密。她的臉上紅漲起來，不願意再瞧了。

她願意和他會會，談一小時話。正是她心中渴望的人。她心裏描想，走到他面前講，「我恨透這村鎮了。能不能告訴我一些關於紐約的一切嗎？」她想叫耿尼柯找那人到家晚餐，但是耿尼柯一定不會答應。

她給自己一個警告，大概她的想像未免太誇大了；青年人不一定備有一切的美質。他的外表太漂亮了，太光滑了。有些像電影演員。大概是一個兜攬生易的售貨員吧！看他的相貌，又有些不像。

禮拜完後，她和耿尼柯搭着肩走了出來。

納武，希克斯的兒子，小胖子，拿手拍拍那棕衣的少年，上前和他打攪。

甘莉心裏異常失望。這外來的使者原來就是伊律克，「伊莉莎貝」，一個縫工的學徒！

（三）

甘莉夫婦在史舅家用餐。她向耿尼柯講，「啊，維爾，我們今早在禮拜堂裏看見那穿白佛蘭絨袴子的少年，是不是他們講的瓦伯嗎？」

「一些不錯。他穿的那套衣服，不是很整齊嗎？」

「唉，他是那裏人？似乎住慣城裏的

。是從東部來的嗎？」

「東部嗎？他嗎？他是這裏正北的人。我和他的父親，亞篤夫。瓦伯，有一些認識。他是一個舊式的瑞典老農。」

「啊，眞的？」她不經意地講。

「相信他曾經在明尼市住過許久。是在那裏學的手藝。我說，從某方面講，他很是聰明。他看的書不少。蒲洛克講，他從圖書館借出的書，比旁人多。嚇！在這一點他倒有些像你！」

史舅夫婦和耿尼柯都笑了起來。史舅講，「你們講那個在希克斯舖子裏做工的小子嗎？那眞是綉花枕。一個年青的人，應該去打仗，或是像我年青時候一般，下地耕種，總是這裏。這種沒長進，做娘們的活計，走到外邊，却一搖一擺，又像一個戲子，眞叫人看見頭疼！哼，我年青的時候——」

甘莉瞧瞧桌上的刀，想這倒是很銛利的，可以拿來把史舅宰了。呦，這樣一搠，再省事沒有， 報紙上的標題多嗎可怕啊！

耿尼柯講，「啊，那倒不必去怪他。我相信他曾經驗過身體，準備去投效。因爲靜脈膨脹，所以沒能及格。我想，他那樣的人，也不配上戰場。」

「維爾，別這樣講！」

「眞的，他不配。他的樣子太姣嫩了。據說，他曾經和理髮匠斯那弗林講，恨沒學會披霞娜。」

「你看，眞奇怪，在這裏鎮市上，大家多嗎互相的熟習？」甘莉講。

貝舅母道，「對呀，眞奇怪。在都會住的人，犯了種種的不法，都沒人知道，但是在這裏却不行。今天早晨在禮拜堂，曾經注意到那小子。雷太太給詩歌他看，他搖搖頭。在我們唱詩的時候，他植立在那裏，像一根木棍，嘴唇動也不動。大家說他懂禮，我看這樣懂禮的人，也可以算了！」

甘莉又瞧瞧刀子。雪白的桌布上，染上些血滴，也許是很鮮艷的。

她又想，「你這傻瓜！神經質的傻瓜！三十歲的人還在胡想。……天呀，我眞是三十歲？他看上去還不到二十五。」

(四)

住在白孀家有一位芬。穆林斯姑娘，年紀二十二歲，在高等學校裏教英法文和體育。芬因爲要參加假中六星期的師範班，所以來歌佛原很早。甘莉曾經在街上碰見她，聽見人們講起她，正和講伊律克一般。她的身材很長，模樣也很漂亮，但是舉止有些輕佻。不問她穿一件低領的衣服，或是穿一件學校的黑制服，總顯出窈窕的丰姿。守舊的太太們看着他的裝飾，表示不贊成的意思，時髦的太太們又覺得有些妒忌。

甘莉夫婦在星期日下午，坐在屋旁草地上帆布椅子裏面，看見芬和喜兒說笑。這時喜兒雖然還沒有從高等學校卒業，他是已經成功一個青年，比較芬只小兩三歲。喜兒有事上街去了。芬坐在白家庭前，拿手托着雙頰。

「她似乎很寂寞，」耿尼柯講。

「是的。想跑過去和她談談。在達雅家曾經和她見過，但是沒有去訪問。」甘莉從草地走過，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她向芬招呼道，「喂！冷靜嗎？」

「對啊！」有些着惱地答。

甘莉注意她。「親愛的，從你的聲音裏知道你是冷靜了！我工作的時候，也常覺疲倦——曾經在圖書館幹過。從前那裏用功？曾經進過卜羅蓋書院。」

「我進的是明尼大學」，芬高興一些答。

「你們學校裏一定很有興趣。卜羅蓋太古板了。」

「在那裏圖書館任事？」

「聖保羅大圖書館。」

「眞的？願意回到都市裏去！這是教書的第一年，眞覺得乾燥。學校的生活眞有趣：演劇，籃球，和跳舞——頂悅意的是跳舞。在這裏，除去上體育班，或是帶學生們比賽籃球，簡直不敢走動。他們不管你教書使勁沒有，只要循着刻板文章的幹。師範班已經叫人頭疼，但是尋常上課，更是厲害！要不爲來不及在城裏找事，一定要辭職不幹。一冬沒有敢去跳舞會一次。倘然依性子的話，一定不知道要引起人家怎樣的批評！啊，不應該這般講。我這人就是這般隨便！」

親愛的，不要多心！雖然結過婚，並且要照料家務。但是仍舊覺得年青，也喜歡拚命地跳舞，我們毋寧是同情者。」

芬表示她的感激。甘莉問，「在學校裏演劇嗎？曾經在這裏發起一個小劇院運動。表演得太萬難了。讓我講給你聽：」

兩小時以後，耿尼柯走過來，「喂，甘莉，回家吧，明天還有許多事。」她們兩個人，正在談得起勁。

（五）

常在路上遇見伊律克。當她和耿尼柯在黃昏時分坐在汽車裏游行的時候，看見他坐在湖邊，手裏拿一本薄薄的冊子，無疑是詩集。注意到他，也有喜歡散步的習慣。

甘莉心裏想，她是一位法官的女兒，嫁給一位醫士，當然不應該結交縫工。而且她對男人家向來是不假詞色的……就是對卜雷肯南罕也不是例外。又想一個三十歲的女人，和二十五歲的小夥子一塊混，更是笑話。在星期五，她替耿尼柯拿一條褲子到希克斯成衣舖去燙，希克斯在舖子後面。伊律克正坐在一架縫機上做活。

她看出他的一雙手和臉子太不稱了，又粗又厚，那是使針和熨斗的成績。在舖子裏工作的時候，他還是講求修飾，穿一件綢衫，繫上鵝黃的領巾，和穿一雙細削的黃皮鞋。

她簡單地問，「有空把這條褲子給燙平？」

仍舊坐在機前，把手伸過來講，「幾時要？」

「哦，星期一。—」

她正預備走出。

「您貴姓？」在後面問。

拿褲子擔在臂上，這時他已經站了起來。

「耿。」

「耿、哦，您是耿大夫的太太嗎？」

「是」，她站在門口，這時她要瞧伊律克的心，已經冷淡。

「聽茂姑娘講，您曾經導演一齣很有趣的劇本。我很想參加小戲院，表演歐洲的劇本，像巴蕾的那樣怪異的劇本。」

甘莉拿出太太們向店員點頭的習慣，一面想，「伊律克倒是一個埋沒的濟慈吧！」

「您今年秋天還要組織戲劇俱樂部？」他問。

「這倒是很可以考慮的。有一位新來的教員，芬姑娘，或許也有些天才。讓我們三個人做基本會員，再添上幾位，或許可以認眞表演一個劇本。對表演有經驗嗎？」

「在明尼市的時候，曾經參加過一個俱樂部。有一位會員很精於內景的佈置——他或許帶一些女性，但是一個眞正的藝術家，曾經表演一個精緻的劇本。因爲工作忙，自己還要研究一些書本，並且天資不高，不過對於表演是很有興趣的。倘然您不要我扮演，也很願意替您設計。」

知道他在扯淡，要表示不是一個尋常的縫工。他講：

「我想有一天能積一些錢，脫離這種活計。想到東部去，在大成衣公司工作，在藝術方面下一些研究工夫，做高等的設計員。你想這種夢想可以達到嗎？從莊地長大。後來學了手藝！您想我能夠成功嗎？」茂姑娘講，「您是個學識淵博的人。」

「曾經胡亂地念過些書。告訴我，有人笑你這種夢想？」

他似乎年紀已經有了七十，沒有性的關係，比較秀紋還要老練。

「是的，他們常嘲笑我，在這裏和在明尼市一樣。他們講，縫級是娘們的工作。(但是我曾經有意去參戰！他們不要我！但是我曾經嘗試！）也想替公司兜售貨物，做一個游行售貨員，但是對於這種事總不大接近。還是喜歡研究服裝的美術。」

「對呀！管那些人議論！大可以不必這樣，讓我這種陌生的人，來替你下個判斷。」

「但是——在一方講，您不能算是一個陌生的人。茂姑娘——應該說克斯姑娘——常向我提起。想到府上去拜會。但是不敢冒昧。有一晚從您門口走過，您正和大夫在院子裏正談得高興， 沒有敢驚動。」

倚老賣老地，「要練習，倒很願意帮忙。我有教人的天性：相信我是無望的老成了吧。」

「不見得！」

她鄭重地講：「好，我們組織戲劇俱樂部的話怎樣？今天晚上八點，到我們家來。把芬姑娘約來，大家談談。一

（六）

「他絕對沒有「幽默」的意識。還及不上維爾。但是他有——什麼叫做「幽默」的意識」？是不是因爲他缺少一種拍肩說笑的樣子，這裏所認爲「幽默」的表現，，不過——這可憐虫，他想出話來和我攀談！這孤寂的可憐虫！倘然他不受希克斯那種人的壓迫，他能夠有出息？

「他是濟慈——他能够感覺到柔美的事物。「爛漫的斑紋，富麗的彩色，和虎蛾的深絳粉翼一般。」濟慈，在這裏！一個淪落的天才，憑空掉到這裏大街上來。人家嘲笑他，肚子也笑疼了，叫他自己也懷疑，不敢再騖高遠了，歌佛原有十一英里的水泥道，……不知有幾多是用濟慈的墓碣做成？」

（七）

耿尼柯和芬姑娘很親昵，說笑着，講他最會討標緻的女教員的歡心，又講，倘然校董會不贊成她跳舞， 可以去替他辯護。

對於伊律克，却是兩樣，輕率地和他握一握手，

希克斯在社交上是有地位的；他住在這裏多年，又是一位掌櫃；但是這小夥子不過是他的雇工，這鎮市裏平民化的原則，並不是胡亂適用的。

耿尼柯雖然也參加討論組織戲劇俱樂部，但是他楞坐着，打着呵欠，瞧瞧芬的踝骨。

芬要發表她的意見；甘莉每次想到「康楷基女郎」的表演，就覺得索然；伊律克看的劇本很多，但是異常的粗疏。他講話帶着水音，但是用字却不很確當。書上十分之一的字，常被他拆錯；但是很明白它們的意思。他的主見堅定，但是態度却又很是羞怯。

他主張表演柯克和葛拉斯貝爾女士合編的「禁絕的願望」，甘莉却反對他，他用藝術家的想象講，「我對於布景，想竭力講求單純。在台後安一個大窗戶，用蔚藍色襯托着，窗外只露出一根樹枝，代表外面是一所花園。當中放張餐桌。設色要竭力講求藝術化——橙色的椅子，橙藍兩色的桌布，寶藍色的磁器，再襯上一片黑色背景。我還主張表演滕尼生，約西著的「黑面具」。我沒看見過這劇本的表演，但是它的收場太好了，最後女主角發現那男子的臉，被轟去了，哇的驚叫了起來。」

「你講的太好的收場，就是這樣？」耿尼柯講。

「這太殘酷了！」誠然喜歡藝術，但是不喜歡殘酷的表演，」芬姑娘講。

伊律克很失望；瞧着甘莉。甘莉也在點頭。

到末了，談話沒一些結果。

（本章已完）

中國有多少汽車？

王君

國別	所有汽車總數	按照戶口分配每若干人有汽車一輛數
美國	一九，九四五，三四七	六
英國	八一五，九五七	五五
法國	七三五，〇〇〇	五三
德國	三二三，〇〇〇	一九三
意國	一一四，七〇〇	三四六
瑞典	八〇，四九八	七五
西班牙	七六，〇〇〇	二八五
印度	六九，一二七	三，五七三
丹麥	六六，五六七	五一
瑞士	三七，五〇〇	一〇四
日本	三二，六九八	一，八〇九
蘇俄	一八，五〇〇	七，五〇二
中國	一三，六八〇	三二，八七一



附錄

國難會議秘書處規程

（一月十九日行政院公布）

第一條　本處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行政院呈請國民政府特派之。

第二條　本處一切事務由主任綜理之，副主任勷助主任處理本處一切事務，如遇主任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主任代行其職務。

第三條　本處設左列各科，分掌事務。

（一）總務科。掌管印信會計庶務收發保管文件及不屬於其他各科事務，

（二）文書科。撰擬文件函電及會議之準備與紀錄事項，

（三）招待科。掌管招待各事項。

第四條　科各設總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書記若干人，由行政院調用各機關人員充任之。

第五條　本處各職員承主任副主任之命，受所屬長官之指揮監督處理主管事務。

第六條　本處如需用專門人員時，得由行政院向各機關調用之。

第七條　本處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規程由行政院以院令公布施行

國府委員會會議規程

（一月二十三日國府公布）

（一）本規程依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內定之。

（二）關於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事項除國民政府組織法中別有規定外，悉依本規程行之，

（三）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由國民政府主席召集之。

（四）國民政府委員會有三分一以上之人數認爲必要開會時，得請國民政府主席召集之。

（五）國民政府委員會議，以在京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席爲法定人數。

（六）國民政府主席公出時，由出席委員公推一人爲臨時主席。

（七）國民政府直屬各院部會長及五院所屬各部會，得隨時通知列席於會議。

（八）國民政府文官長參軍長及文官處兩局長得列席於會議。

（九）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國民政府會議修正之。

（十）本規程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全國財委會組織大綱

（國府一月十二日公布）

第一條　國民政府爲整理財政，並實行財政公開起見，設立全國財政委員會。

第二條　本會對於政費審核中央及地方財政之收入及支出，軍費應以關於國防及剿匪兩項用度爲限。

第三條　本會得拒絕因內戰之一切負擔。

第四條 本會設委員長一人，以行政院院長充之，委員三十五人至四十五人，以政府人員及金融界工商業界領袖經濟學者暨有經驗之專家充之。

第五條 本會之職權如左，

㈠整理財政。

㈡審核預算。

㈢審核公債之發行。

㈣稽核報銷。

㈤公布收支賬目。

第六條 本會設常務委員七人至九人，處理本會日常事務。

第七條 本會定每兩星期開會一次，由委員長召集之。

第八條 本會常務委員應於每次開會時，將經辦事務報告本會，審查討論。

第九條 本會設秘書處，其組織另定之。

第十條 本會及常務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大綱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廣東三機關組織條例

（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廣東聯席會議議決）

(一)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組織大綱

第一條 本執行部依據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十次決議案組織之，指揮監督及整理西南各省市黨務。

第二條 本執行部管轄之區域，暫定爲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五省。

第三條 凡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之在執行部所在地者均爲執行部委員，並推定五人至七人爲常務委員，組織常務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

第四條 本執行部常務委員會設秘書處及左列各組，

一・組織組。

二・宣傳組。

三・海外黨務組。秘書處及各組條例另定之。

第五條 本大綱由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決議施行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執行部所在地之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修正之。

(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

第一條 國民政府依據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案，設西南政務委員會，直隸於國民政府，監督指揮西南區域內左列行政事宜，

一・內政。

二・軍政。

三・財政。

四・交通。

五・實業。

六・教育。

七・司法行政。

第二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管轄之區域，暫定爲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福建五省。

第三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經政務會議之議決，得增置或裁併各機關。

第四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設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七人，特任，並指定五人至七人爲常務委員。

第五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設秘書廳，置秘書長一人，簡任，秘書五人至七人，簡任或荐任，科長三人至五人，荐任，科員書記官若干人，委任。

第六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設審計處，置處長一人，簡任，審計五人至七人，簡任或荐任，協審稽查若干人荐任。

第七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得設專

門委員七人至九人，簡任或荐任。
第八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每星期開政務會議兩次，以常務委員輪流主席。
第九條　左列各事項應經由政務會議議決行之。
一・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之任免。
二・省與省間不能解決之事項。
三・關於預算決算事項。
四・其他依法令或常務委員認為應付議決之事項。
第十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對於管轄區域於不抵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發布命令及單行規則。
第十一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政務會議議決各案，應呈國民政府察核，並咨行政院備案。
第十二條　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與中央各院部權限發生爭議時，呈由國民政府解決之。
第十三條　秘書長審計處長均得列席本委員會政務會議。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政務會議規則及秘書處審計處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呈由國民政府修改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三)國民政府西南軍事分會組織條例。
第一條　為鞏固西南國防及剿滅共匪起見，在廣州設立西南軍事分會，直隸於國民政府，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指導之下指揮西南各省陸海空軍一切事宜。
第二條　西南軍事分會設委員長一員，由國民政府特任之。
第三條　西南軍事分會由國民政府遴選負有軍事重責及富有軍事學識經驗者若干人特任為委員。
第四條　委員長負所轄各省軍令全責，委員對於委員長關於國防及剿共事宜有襄助建議及備諮詢之責。
第五條　西南軍事分會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其開會時間由委員長於分會所在地召集之。
第六條　西南軍事分會之編制及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七條　本組織條例遇有應行修正時，由西南政務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修正之。
第八條　本組織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臨時常會議決)

第一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全體中央執行委員七十二人組織之，
第二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以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推選常務委員九人組織之，執行全會事務。
第三條　關於黨務方案與法規之決定，人員之任用與更調，及黨費之支配等，由常務會議決議行之。
第四條　常務委員會之下，設秘書處，組織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海外黨務委員會，分別處理所屬事務。
第五條　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由常務委員兼任之，各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就中指定主任委員一人，總理事務，副主任委員一人，襄理事務，均由常務委員會選任之。
第六條　常務委員會會議時，秘書長及各

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應列席。

第七條　常務委員會於必要時得設特種委員會。

第八條　各處會組織條例另訂之。

各委員會組織通則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臨時常會議決）

第一條　各委員會會議，以在京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舉行之，如不足開會人數時，主任委員得會同到會委員，對於緊急事項，臨時處理。

第二條　各委會每星期至少舉行會議一次，遇必要時，主任委員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三條　各委員會之决議案，及中央常務委員會交辦之事件，由各該委員會主任委員分別執行之。

第四條　各委員會於不抵觸中央法定範圍以內，得訂定法規並發佈命令。

第五條　各委員會間爭議事件，提請常務會議決定之。

第六條　各委員會會議，以各該主任委員為主席。

第七條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行其職權。

第八條　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會務及工作人員，有指揮監督之權。

各處會組織通則

（一月二十五日中央臨時常會議決）

第一條　各處會設秘書一人至三人，承秘書長或主任委員之命，襄理各該處會事務。

第二條　各處會之下，得因其性質，分別設科，以下得設股，每科置科長一人，每股設總幹事一人，負責處理各該科股事務。

第三條　各處得因事務之繁簡，酌設幹事助理幹事及錄事若干人。

第四條　各處會秘書科長之任用，均由各該處會决議，由主任提請常務會議通過任用之。

時局重心中之「澄廬」與「蔣莊」

（樊迪民）

西湖周圍三十里。三面環山。一面接市。乃極妙一幅天然畫圖。近年力事建設。湖山愈見美觀。是以六橋雙堤。與夫園林點綴。儼已成為世界之樂園。自蔣汪蒞杭以後。向為遊息之地之蔣莊與澄廬。近且日見於報章。為世人所注目矣。

□澄廬　澄廬在湖濱省立民衆教育館公共運動場中山台之旁。交通極便。為湖上別墅中之建築最精美閎麗者。乃武進盛氏別業。民十七以後。盛氏產業。俱為沒收。故澄廬即為浙省政府收管。先為黃埔同學會會址。繼何敬之主浙。乃為何之寓邸。近年來。屢為大人先生之臨時寓所。今則蔣汪均寓廬中。廬之外表。完全為乳白色。湖石一望。即見高大洋樓。在綠樹蔭中。巍然矗立。廬內木料。完全以柚木製成。階前羅列雲母石之祼體石像甚多。布置均屬歐化。非若舊有園林之古氣盎然也。

□蔣莊　蔣莊在六橋之「映波」「鎖瀾」二橋之間。瀕小南湖。本為廉南湖吳芝瑛夫婦之別墅。名曰小萬柳堂。夫婦偕隱於此。已為十餘年前事矣。及後廉氏北去。諸多失意。乃歸上元蔣氏。稱曰蘭陔別墅。主人為曾農髯之高足。花港觀魚紅櫟山莊。均在其旁。結構甚精雅。樓台亭閣。極饒雅趣。而四周柳絲垂垂。烟水空濛。搖濛湖中。每屆晨光初啓。曉烟朝霧。不啻置身縹渺中也。蔣氏每來杭。輒庽此中。以同姓之故。人皆以為係蔣氏別墅。其實蔣乃借寓者也。今者蔣氏雖庽澄廬。但有人云夜間仍庽於是。蔣夫人宋夫人孔夫人。時常於此處蕩小舟。容與中流。至饒逸興也。